



民国国学文库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顾炎武文



司马朝军 校订

唐敏果 选注



民国国学文库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顾炎武文



唐敬杲 选注
司马朝军 校订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顾炎武文

GU YAN WU WEN

唐敬杲 选注

司马朝军 校订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顾炎武文/唐敬杲选注；司马朝军校订.—武汉：崇文书局，2014.8

（民国国学文库）

ISBN 978-7-5403-3455-0

I.①顾... II.①唐...②司...③王... III.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35356号

民国国学文 库顾炎武文

出版发行：崇文书局

地 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

印 制：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45×210 1/32

印 张：6.75

版 次：2014年9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3-3455-0

定 价：16.80元

法律声明：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，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：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

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人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宋。丛书凡60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20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30册300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己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言

一、亭林光生的家世

顾氏的先世住在吴郡，为江东四大姓之一。五代时迁居滁州。南宋时有名庆的，从滁州迁居海门姚刘沙（今崇明县）。庆的次子伯善，又从姚刘沙迁居昆山县，就世世住在昆山县的花浦村；其后又移家千墩地方。

从伯善传十一世到济，是先生的高祖，字舟卿，号思轩，明正德间的进士，历官行人、刑科给事中、江西饶州知府，著有《谏垣疏》一卷。曾祖章志，字子行，号观海，嘉靖癸丑的进士，官做到南京兵部侍郎；性极清介，独爱藏书，往往出俸购买（见《钞书自序》）。本生祖绍芳，字实甫，号学海，万历丁丑年的进士，官做到左春坊左赞善，著有《宝庵集》十二卷。《静志居诗话》称他“工于五律，不露新颖矜练以出之，颇有近于孟襄阳、高苏门者”。嗣祖绍芾，字德甫，号蠡源，是章志的次子，太学生。他天才俊逸，工诗古文，奇奥秀拔，在太白、长吉间；尤善于书法，极为董其昌所称许（《昆新合志》）。《钞书自序》说：“先祖书法盖逼唐人。性豪迈不群；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，今散亡之余，犹数十帙。”本生父同应，字仲从，又字宾瑶，官荫生。“清修笃学，负东南重望”（《檐园集》）。性极阔达，好施与，死的那天，戚友哭他，几于罢市。善于诗文，著有《药房》《秋啸》等集（《苏州府志》）。他的诗“词澹意远，有白云自出，山泉泠然之致”（《明诗综》引王平仲语）。嗣父同吉，早卒。嗣母王氏，是太仆赤卿王宇的孙女，诸生王述的女儿。她是一个烈性的奇女子，十七岁未婚守节；明朝亡后，她又不食殉国；性极孝，尝断指以疗姑病。《先妣王硕人行状》说：“……昼则纺织，夜观书，至二更乃息……尤好观《史记》《通鉴》及《本朝政纪》诸书，而于刘文成、方忠烈、于忠肃诸人事，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……有畝田五十亩，岁所入，悉以散之三族。”先生的性行学业，最得力于他的嗣祖和嗣母，看了《三朝纪事阙文序》《钞书自序》《先妣王硕人行状》，可以知道。

二、亭林先生的行传

先生初名绛，字忠清。明朝亡后，他就改名炎武，字宁人；又曾叫做圭年，别号蒋山傭。学者们称他做亭林先生。

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是宾瑶公的次子。在他嗣祖蠡源公、嗣母王硕人抚育教诲之下，抵于成立。他自幼情耿介，落落有大志，不与人苟同。相貌极为怪异，瞳子中白边黑；尝和同里归庄共游复社，人称他俩为“归奇顾怪”。他少年时，和诸文士做诗会文，在文坛上蜚其声名。《答原一公肃两甥书》有曰：“追忆曩游：未登弱冠之年，即与斯文之会，随厨俊之后尘，步杨班之逸躅；人推月旦，家擅雕龙”，就是他那时的自述。又鉴于国事日非，便留心经世之学，遍览二十一史、明代十三朝实录、天下图经、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钞之类一千余部，凡关于民生利病的，分类录出，旁推互证，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书还没有成功而明乍倾覆，清兵下江南，先生纠合同志，起义兵，守吴江；但终于失败了！他的母亲对他说道：“我虽妇人，身受国恩，与国俱亡，义也。汝无为异国臣子，无负世世国恩，无忘先祖遗训，则吾可瞑目于地下！”（《先妣王硕人行状》）就绝粒十五天而死。这种悲壮激烈的教训，永远留在他的心坎中，他半生奔走流离、可歌可泣的生涯，就是这样决定的。明年，隆武帝在福建即位，遣使召先生做职方郎，他因母未葬，没有去。适有仇家叶姓欲陷害先生，他就扮作商贾模样，出游江、浙一带。

先是，先生有一世仆叫做陆恩，见先生出游家落，叛投叶姓；受叶姓的唆使，欲告先生通海（当时和鲁王、唐王通的，叫做“通海”）。被先生捉住，投下海去。叶姓就讼先生，并以千金贿太守，欲把先生非法杀害。有替先生求救于钱谦益的，谦益欲先生称门下，那人知先生是断然不肯的，就私写一名刺给他。先生知道了，急索还名刺；不得，就揭文自白。在这样生死关头，还是不愿稍损他的节概，也可以见得先生耿介之一斑了。其后，由路泽溥诉于兵备使者，狱才得解。

狱解之后，他就浩然去乡里，北游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一带，察看形势，交结豪杰，并在冲要之处从事垦田，以图恢复。曾五谒孝陵（南京明太祖墓），六谒思陵（北京昌平明怀宗墓）。最后，他定居于陕西的华阴。他说道：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他邦所少。而华阴，绾穀关、河之口，虽足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人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遥；若志在四方，亦有建瓴之势。”在华阴，他置田五十亩自给；他处开垦所人，另外存储，以备恢复之用。然而这件事，终于没有成功。王不庵说道：“宁人身负沉痛，

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，奔走流离，老而无子。其幽隐莫发，数十年靡诉之衷，曾不得快然一吐，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，其辱已甚！安得不掉首故乡，甘于客死？”这是多么可痛的事呵！

先生的旅行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，两匹骡驮着书跟在后面。到了险要的地方，便找些老兵退卒，问他们长短曲折。倘若和以前所耳闻的不合，便就近到茶坊里，打开书对勘。倘若经行平原、大野，没有可以留意的地方，便在马上嘿诵经书的注疏。又欢喜金石文字，凡走到名山、巨镇、祠庙、伽蓝的地方，便探寻古碑遗碣，拂拭玩读，钞录大要。他著作的资料，多从旅行时实地勘察得到，不是一般作家闭门造车可以比得的。

清廷因纂修《明史》，特开博学鸿词科，朝中大臣屡欲推荐，先生都以死坚拒。有来求墓志碑铭的，先生谢却之，说道：“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，不足为也。韩文公起八代衰，若但作《原道》《谏佛骨表》《平淮西碑》《张中丞传》后诸篇，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，岂不诚山斗乎？今犹未也！”先生甥徐乾学兄弟，替先生买田置宅，屡次请先生归养，先生不肯。他的夫人死在昆山，亦只寄诗挽她。

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正月初九日，卒于山西曲沃韩甸公家，年七十岁。无子，立侄衍生为嗣。从弟严，奉他的丧归葬昆山千墩地方。弟子潘耒，将他的遗书刊行。

三、亭林先生的著作

《日知录》三十二卷，《补遗》四卷 此为亭林一生精力所集注的著述。他自己说：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”（与《友人论门人书》）；又说：“自少读书，有所得，辄记之。其有不合时，改定；或古人先我而有者，则遂削之。积三十余年，乃成一编。”可以见它的重要。大约，前七卷是论经义的；八至十二卷是论政事；十三卷论世风；十四、十五卷论礼制；十六、十七卷论科举；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；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；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；二十六卷论史法；二十七卷论注书；二十八卷论杂事；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；三十卷论天象术数；三十一卷论地理；三十二卷杂考证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道：“亭林学有本原，博瞻而能通贯。每一事必详其始末，参以证佐，而后笔之于书，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；非如杨慎、焦竑诸人，偶然涉猎，得一义之异同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。”黄汝成集释本最好。

《音学五书》三十八卷 此书凡分五部：一、《古音表》三卷；二、《易音》三卷；三、《诗本音》十卷；四、《唐韵正》二十卷；五、《音论》三卷。其《自序》说道：“此道之亡，盖二千有余岁矣。炎武潜心有年，既得广韵之书，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。于是，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，据古经以正沈氏、唐人之失……自是六经之文乃可读。”又《与人书二十五》说道：“某自五十以后，于音学深有所得，为《五书》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。”可见这书也是他的得意之作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一百二十卷 此书是取史书、实录、图经、说部、文编、邸抄凡有关于国计民生的，随读随录；并以游历时实地的观察斟酌损益，凡二十年得到的结果。规模极大只可惜没有成为定稿。

《肇域志》一百卷 这书是《利病书》的副产品，于考索利病之余，参合图经而成的。没有刻。

《金石文字记》六卷 亭林性好金石碑版的文字，到处搜访。说：“在汉唐以前者，足与古经相参考；唐以后者，亦足与诸史相证明。”此书所录汉以后碑刻共三百余种；每种各缀跋语，述其本末、源流，辨其伪误，极为精核。

《求古录》 此书所录，上自汉《曹全碑》，下至明建文《霍山碑》五十六种，均为当时拓本、文集所没有的。所录都是全文，并加以注释、考证。

《石经考》一卷 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说道：“炎武此书博列众说，互相参校。其中，如据《卫恒书势》以为《三字石经》非邯鄲淳所书；又据《周书·宣帝纪》《隋书·刘焯传》以正《经籍志》自邺载入长安之误，尤为发前人所未发”。

《左传杜解补正》三卷 这书是博考古代各种书籍，以补正杜预《集解》的阙失的。有张又南刻本。

《九经误字》一卷 这是根据《石经》及各种旧刻，以勘正监本及坊刻本的误字的。

《韵补正》一卷 这书取宋吴械《韵补》，于古音叶读之舛误，今韵通用之乖方，各为别白注之，以见其得失。

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二十卷 此书所录为历代建都之制。前二卷为总论；后十八卷详载城郭宫室、都邑、寺观等建置的本末、事迹。征引考据，极为精博。

其他的书，有《五经同异》三卷，已刻；《唐宋韵补异同》，未刻；《昌平山水记》二卷，已刻；《营平二州史事》六卷，未刻；《营平二州地名记》一卷，已刻；《北平古今记》十卷，未刻；《建康古今记》十卷，未刻；《京东考古录》一卷，已刻；《山东考古录》一卷，已刻；《岱岳记》八卷，未刻；《万岁山考证》一卷，未刻；《海道经》，未刻；《官田始末考》一卷，未刻；《谿觚》一卷，已刻；《下学指南》一卷，未刻；《当务书》六卷，未刻；《菰中随笔》三卷，已刻；《救文格论》一卷，已刻；《亭林杂录》一卷，已刻；《经世篇》十二卷，未刻；《弗录》十五卷，未刻；《二十一史年表》十卷，未刻；《熹庙谅阴记》，未刻；《圣安纪事》二卷，已刻；《明季实录》，已刻；《十九陵图志》六卷，未刻；《顾氏谱系考》一卷，已刻；《亭林文集》六卷，已刻；《亭林诗集》五卷，已刻；《亭林余集》一卷，已刻；《亭林佚诗》一卷，已刻；《诗律蒙告》一卷，未刻。

四、亭林先生的思想

亭林先生是清代学风的开山祖师。我们看了上面所举的著作，可以见得他的研究方面和所以影响以后学术的一个大概。

他生在那学者“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”的时代，眼见得那一班道学先生空谈明心见性，把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断送了，于是他首先起来反抗。他说道：

刘石乱华，本于清谈之流祸，人人知之。孰知今日之清谈，有甚于前代者？昔之清谈，谈老庄；今之清谈，谈孔孟。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；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。不习六艺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综当代之务，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，而曰“一贯”曰“无言”，以“明心见性”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股肱惰而万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国乱；神州荡覆，宗社丘墟。（《日知录》卷七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）

又说：

以一人而易天下，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，古有之矣：王夷甫之清谈，王介甫之新说；其在今日，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。孟子曰：“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”拨乱世反诸正，岂不在后贤乎？

他既认定了王派明心见性的学风，是“神州荡覆，宗社丘墟”的原因；于是，提出“经学即理学”一语，教学者反求诸古经。他说道：

愚独以为“理学”之名，自宋人始有之。古之所谓“理学”，经学也，非数十年不能通也；故曰：“君子之于《春秋》，没身而已矣。”今之所谓“理学”，禅学也；不取之五经，而但资之语录，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……《论语》，圣人之语录也。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，此之谓不知本矣。（《与施愚山书》）

这就是清朝考证学的先声。

他以为学问只在日常行为极平实处，就是所以致用。他说道：

窃以为圣人之道，下学上达之方，其行在孝悌、忠信，其职在洒扫、应对、进退；其文在《诗》《书》《三礼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；其用之身，在出处、辞受、取与；其施之天下，在政令、教化、刑法；其著之书，皆以为拨乱反正，移风易俗，而无益者不谈……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，必归之有物有则，五行五事之常，而不入空虚之论。

在这极端实用主义的学术观上面，他提出“博学于文”、“行己有耻”两个标准。说道：

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“博学于文”；曰“行己有耻”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，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，皆有耻之事也。“耻之于人大矣”，“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。”（《与友人论学书》）

他把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都当作学问的事情，是前此空谈心性、学非所用的玄学的反动；也可以见得他所谓“文”并非辞章之谓，乃一切事物的条理。所以说：

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行与天道，故曰“吾无隐乎尔；吾无行而

不与二三子者”。（《日知录》七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）

因为他把文解作一切的事理，所以他对于天文、地理、河漕、兵工之事，莫不精究。他说道：

多闻则守之以约，多见则守之以卓；少闻则无约也，少见则无卓也。

不幸而在穷僻之域，无车马之资，犹当博学审问，古人与稽；以求是非之所在，庶几可得十之五六。若既不出户，又不读书，则是面墙之士，虽子羔原宪之贤，终无济于天下。

（《答友人论学书》）

就是说，非博学多闻，决没有精卓的识见；不出门游历，又不博览群书，虽贤如子羔、原宪，还是没有用的。因为是这样，所以他“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废书”（潘次耕《日知录序》）；所以他“足迹半天下，所至交其贤豪长者，考其山川、风俗、疾苦、利病，如指诸掌”（同上）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说：“炎武学有本原，博瞻而能贯通，每一事必详始末，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，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。”这就是他“博学于文”的结果了。

其次所谓“行己有耻”，无非是极为强烈的责任观念，就是所谓“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”。他相信一切学问，所以促社会的改进，社会的改进，完全是学问家的天职。所以他说：

君子之为学也，非利己而已；有明道淑人之心，有拨乱反正之事。知天下之事，何流极而至于斯，则思起而极之。

（《与潘次耕札》）

保国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。

天生豪杰必有所任，如人主与其臣，授之官而与以职。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此吾辈之任也。（《病起与苏门当事书》）

“知天下之事何以流极而至于斯，则思起而拯之；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此吾辈之任也”。呵！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！你看他一生奔走流离，到死方休，留遗着可歌可泣的面影给我们；我们在数百年后，还是闻风而思与起，不是这种责任观念的驱遣么？

上面是亭林先生的根本思想。

亭林先生的根本主张，既如上述，故其生平所发挥的学说，亦大抵在经世致用方面。他在政治上的思想，最注意于化民敦俗。他以为国家的盛衰兴亡，无不由于风俗；而风俗之成，住住由于在上者一念之微。他说道：

目击世趋，方知治乱之关，必在人心风俗；而所以转移人心，整顿风俗，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。

夫以经术之治，节义之防，光武、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；毁方败常之俗，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。后之人君，将树之风声，纳之轨物，以善俗而作人，不可不察乎此矣。（《日知录》卷十二《两汉风俗》）

呜呼！观哀、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；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，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。（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宋世风俗》）

至于所以敦俗之道，则在崇清议，劝名教，他说道：

后之为治者，宜何术之操？曰唯名可以胜之。名之所在上之所庸，而忠信廉洁者顾荣于世；名之所去，上之所损，而佞侈贪得者废铟于家。即不无一二伪矫之徒，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……汉人以名为治，故人材盛；今人以法为治，故人材衰。（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名教》）

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，既已制官刑，傲于有位矣；而又为之立闾师，设乡校，存清议于州里，以佐刑罚之穷。移之郊遂，载在《礼经》；殊厥井疆，称于《毕命》。两汉以来，犹循此制。乡举里选，必先考其生平；一玷清议，终身不齿。君子有怀刑之惧，小人存耻格之风；教成于下而上不严，论定于乡而已不犯。（同上《清议》）

他关于行政上的设施，主张地方分权，宗法自治，欲寓封建之制于

郡县之中。如言夫惟一乡之中，官之备而法之详，然后天下之治，若网之在纲，有条而不紊。（《日知录》卷八《乡亭之职》）“自古及今，小官多者其世盛；大官多者其世衰，兴亡之道罔不由此”。（同上）“人君之于天下，不能以独治也。独治之而刑繁矣；众治之而刑措矣。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，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，一族之中宗子治之；其有不善之萌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。

（《日知录》卷六《爱百姓故刑罚中》）与现代民主的精神相合。又其言宗法之要，说道：

民之所以不安，以其有贫有富。贫者至于不能自存，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嗇之计，于是有争心矣。夫子有言：“不患贫而患不均。”夫维收族之法行，而岁时有合族之恩，吉凶有通财之义……此所谓“均无贫者”，而财用有不足乎？（《日知录庶民安故财用足》）

他这种主张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宗法的社会主义”。这种宗法的社会主义，我相信是到社会主义之路中一个最切近而易行的方法。

他主张寓封建于郡县之中，即郡县官世袭及有一切用人设施之全权。他说道：

天下之人各怀其家，各私其子，其常情也。为天子、为百姓之心，必不如其自为，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。圣人因而用之，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。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，县之人民皆其子姓，县之土地皆其田畴，县之城郭皆其藩垣，县之食廩皆其困窳。为子孙，必爱之而勿伤；为田畴，必治之而勿弃；为藩垣困窳，则必缮之而勿损。自令言之，私也；自天子言之，所求乎治天下者，如是焉止矣。（《郡县论五》）

这种制度，在现在看来，虽然觉得可怪，但在当日，确是一个救时的良剂。

其次关于法制上的意见，他说道：

法制禁令，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；其本在正人心，厚风俗而已。

夫法制繁，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，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，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。善乎杜元凯之解《左氏》！曰：

“法行，则人从法；法败，则法从人。”……前人立法之初，不能详究事势，预为变通之法；后人承其已弊，拘于旧章，不能更革，而复立一法以救之，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，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。其究也，眊而不行，上下相蒙，以为无失祖制而已。此莫甚于有明之世，如勾军行钞二事，立法以救法，而终不善者也。（《日知录》卷八《法制》）

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，则必不能发其文章；使管仲、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，则必不能运其权略。故法令者，败坏人材之具；以防奸宄，而得之者什三；以沮豪杰，而失之者常什七矣。（《日知录》卷九《人材》）

这对于法制之流弊，真可谓一针见血之论。也因为他见得徒法之不足为治，所以主张崇清议，励名教，为化民敦俗的根本之图了。

上面所说，还不是亭林的重要方面。亭林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，还在他创出各种治学方法，开出一个朴学的风气来。他“经学即理学”的倡导，一方面把禅学化的理学推倒了，一方面把纯正的经学复兴了。他在清代“所谓正统派的学术里，无论哪一方面，无不有他发纵指示的功迹。最重要的，如经学上之史的观念。他在《文集与人书四》上面说道：

经学自有源流，自汉而六朝，而唐，而宋，必一一考究，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，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。如论字者必本于《说文》；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。

“自汉，而六朝，而唐，而宋，必一一考究，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”，这种时代关系的认清，是清代经学独辟蹊径、迈越前代之所以。后来戴震标榜以宋儒的话还给宋儒，以唐儒的话还给唐儒，把汉儒的话还给汉儒，就是这种史的观念之引伸了。

清代学术的最大特色，在于科学方法的应用——就是归纳的研究。这种归纳的研究，虽然不始于亭林先生，但是到了亭林先生，才为确实的应用，才树之规模，成为风尚。例如唐明皇读《尚书·洪范》“无偏无

颇，遵王之义”，觉得下文都协韵，惟有“颇”字与“义”不协，便下敕改为“破”字。亭林先生举《易象·传》“鼎耳革，失其义也；覆公餗，信如何也”，和《礼记·表記》“仁者，右也，道者，左也；仁者，人也，道者，义也”，证明古人读“义”为“我”，“义”字正与“颇”字协韵；明皇改“颇”为“陂”，是改错了。又如举《诗》“泛彼柏舟，在彼中河；髡彼两髦，实惟我仪；之死矢靡他”与《易·渐·上九》“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”比较，证明古人读“仪”为“俄”；范谔昌改“陆”为“逵”，是改错了。举《易·离·九三》“日昃之离，不鼓击而歌，则大耋之嗟”，与《小过·上六》“弗遇过之飞，鸟离之”比较，证明古人读“离”为“罗”；朱子谓“弗遇过之”当作“勿过遇之”，是错了。举《诗》“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；委委佗佗，如山如河；象服是宜；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”，与《楚辞·天问》“简狄在台，曷何宜；玄鸟致诒，女何嘉”比较，证明古人读“宜”为“牛何反”；后人改“嘉”为“喜”是错了。（见《文集》四《答李子德书》）又他的《诗本音》于“服”字下，举出本证十七条，旁证十五条；他的《唐韵正》于“服”字下，共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。这种归纳的研究，就成为后来学者一个共同的倾向，为充分的应用。清代学术所以有这样光辉灿烂的结果，就是这个缘故了。

清代学术，自以经学为中坚；清代经学所以有那样大的成绩，是凭借了一种重要的工具——就是小学。小学，原只是经学上一个小小的附属品，因为清儒十分重视的结果，为最高度的发达，就附庸蔚为大观，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。小学里面尤以古音韵学的研究最为发达，其所成就和对于训诂学上的贡献也最大。

亭林先生首先认定了研究经文必先懂得字义；要懂得字义必先明白古人的音读。他说道：

故愚以为读九经，自考文始；考文，自知音始；以至诸子百家之书，亦莫不然。（《答李子德书》）

这实是一个探本之论。他的《音学五书》就是本着这种主张，为古音韵学开辟榛芜，建立基础的不朽之作。他古无轻唇音的发现，尤其是在古音韵学上一个破天荒的发现。

1926年8月25日

凡例

此编选录，凡散文四十九篇，日知录二十八条。散文，议论文居首，记事文居次，书札又次之。日知录各条，则悉依原有序次。

此编所加注释，一律排在本文之后；惟日知录各条，间有亭林先生原注，则用六号字夹排本文中间，以为区别。原注有不易明了处，并加新注，一如本文。

此编除撰新序，详述亭林先生家世、行传、著作及思想之概要外，并制亭林先生年表，凡亭林先生平生事迹荦荦可举者，悉为简单之记载；所录各文，其撰作年月可考者，亦悉附记各该年份之下，以资参证。（新版从略）

- 上编

- 郡县论一
- 郡县论二
- 郡县论三
- 郡县论四
- 郡县论五
- 郡县论六
- 郡县论七
- 郡县论八
- 郡县论九
- 广师
- 初刻《日知录》自序
- 《金石文字记》序
- 《钞书》自序
- 《广宋遗民录》序
- 《莱州任氏族谱》序
- 《三朝纪事阙文》序
- 拽梯郎君祠记
- 复庵记
- 山阳王君墓志铭
- 常熟陈君墓志铭
- 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
- 先妣王硕人行状
- 吴同初行状
- 书吴潘二子事
- 与友人论学书
- 与友人论门人书
- 与友人辞祝书
- 答原一两甥书
- 与戴枫仲书
- 答李紫澜书
- 答曾庭闻书
- 复陈藹公书
- 答子德书
- 与次耕书
- 与李中孚书

- [与三侄书](#)
- [与周籀书](#)
- [与人书一](#)
- [与人书六](#)
- [与人书十](#)
- [与人书十八](#)
- [与人书二十四](#)
- [与人书二十五](#)
- [答友人论学书](#)
- [答徐甥公肃书](#)
- [与杨雪臣](#)
- [与潘次耕札](#)

- [下编](#)

- [夸毗](#)
- [医师](#)
- [自视欲然](#)
- [法制](#)
- [街道](#)
- [官树](#)
- [人聚](#)
- [水利](#)
- [周末风俗](#)
- [两汉风俗](#)
- [正始](#)
- [宋世风俗](#)
- [名教](#)
- [廉耻](#)
- [俭约](#)
- [大臣](#)
- [除贪](#)
- [贵廉](#)
- [著书之难](#)
- [直言](#)
- [文人之多](#)
- [文人摹仿之病](#)
- [文章繁简](#)

- [文人求古之病](#)
- [诗体代降](#)
- [酒禁](#)
- [赌博](#)
- [方音](#)

上编

郡县论一

知封建^[1]之所以变而为郡县^[2]，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。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？曰：不能。有圣人起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，而天下治矣。盖自汉以下之人，莫不谓秦以孤立^[3]而亡。不知秦之亡，不封建亡，封建亦亡；而封建之废，固自周衰之日^[4]，而不自于秦也。封建之废，非一日之故也；虽圣人起，亦将变而为郡县。

方今郡县之敝已极，而无圣人出焉，尚一一仍其故事，此民生之所以日贫，中国之所以日弱，而益趋于乱也。何则？封建之失，其专在下；郡县之失，其专在上^[5]。古之圣人，以公心待天下之人，昨^[6]之土而分之国；今之君人者^[7]，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，犹不足也，人人而疑之，事事而制之。科条文簿^[8]日多于一日，而又设之监司^[9]，设之督抚^[10]，以为如此，守令^[11]不得以残害其民矣。不知有司^[12]之官，凛凛焉救过之不给，以得代为幸，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，民乌得而不穷，国乌得而不弱？率^[13]此不变，虽千百年，而吾知其与乱同事^[14]，日甚一日者矣。

然则尊令长之秩^[15]，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，罢监司之任，设世官^[16]之奖，行辟属^[17]之法，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，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。后之君苟欲厚民生，强国势，则必用吾言矣。

[1]王者以爵土与人，曰“封建”。封建之制三代皆有之，至周益备。爵，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。公侯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有关封建问题的深入研究请参考冯天瑜先生的《封建考论》一书。

[2]秦始皇既并六国，废封建制，分海内为三十六郡，是为郡县政治之始。

[3]孤立：言其不封建诸侯以为屏藩。

[4]春秋战国时，诸侯互相兼并，天子不能制，固已无封建之实。

[5]在下：指诸侯；在上：指中央政府。

[6]昨（zuò）：赐给。

[7]君人者：犹言为人之君者。

[8]科条法令条规。文簿：公文案牍。

[9]监司：亦曰“宪司”，为监察州郡之官。宋置转运使，监察各路，始有“监司”之称。明按察使以按察为职，故亦谓之监司。清则通称司道为监司，以监督府县为其专职。

[10]督：即总督为明清两代外省统辖文武最高之官。抚：即巡抚，为外省行政长官。

[11]守：太守为一府之行政长官。令：邑令，亦称知县，为一县之行政长官。

[12]古代设官分职，事各有其专司，故谓之“有司”。

[13]率：沿袭，遵循。

[14]言与乱人共事。

[15]秩：官职之品级。

[16]世官：世袭其官。

[17]辟属：直接委任属吏。

郡县论二

其说曰：改知县为五品官，正其名曰县令。任是职者，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^[1]之人。其初曰试令。三年，称职，为真。又三年，称职，封父母。又三年，称职，玺书^[2]劳问。又三年，称职，进阶益禄^[3]，任之终身。其老疾乞休者，举子若弟代。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，听。既代去，处其县为祭酒^[4]，禄之终身。所举之人，复为试令。三年，称职，为真，如上法。

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，郡设一太守。太守三年一代。诏遣御史巡方^[5]，一年一代。其督抚司道悉罢。令以下设一丞^[6]，吏部^[7]选授。丞任九年以上，得补令。丞以下，曰簿^[8]，曰尉^[9]，曰博士^[10]，曰驿丞^[11]，曰司仓^[12]，曰游徼^[13]，曰嗇夫^[14]之属，备设之，毋裁。其人听令自择，报名于吏部，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。

令有得罪于民者，小则流^[15]，大则杀。其称职者，既家于县，则除其本籍。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，不得迁又不得归，其身与县终，而子孙世世处焉。不职者流，贪以败官者杀。夫居则为县宰，去则为流人，赏则为世官，罚则为斩绞，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？

[1] 风土：犹云风俗。

[2] 天子之印章曰“玺”；玺书：盖诏敕之别称。

[3] 阶：官级。进阶益禄：即俗称升官发财。

[4] 祭酒：古时会同乡宴，必尊长先用祭酒以祭，故凡同列中以齿德相推者为祭酒。汉以后，又因以为官名。

[5] 巡方：巡察四方。

[6] 丞：佐贰官之称。

[7] 吏部：旧官制六部之一，掌中外文职铨叙勋阶黜陟之政。

[8] 簿：即主簿；掌诸簿目。

[9] 尉：典狱及捕盗之官。

[10] 博士：教授之官。

[11] 驿丞：司驿站之官。

[12] 仓：主仓库之吏。唐制，在府，曰仓曹参军；在州，曰司仓参军；在县，曰司仓。

[13]游徼 (jiǎo)：秦汉时乡官，掌巡禁盗贼。

[14]嗇夫：秦制，乡置嗇夫，职听讼、收赋税；汉、晋、刘宋皆因之，后废。

[15]流：古代五刑之一，安置远方，终身不返。

郡县论三

何谓称职？曰：土地辟，田野治，树木蕃，沟洫修，城郭固，仓廩实，学校兴，盗贼屏，戎器完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。

夫养民者，如人家之畜五牲^[1]然：司马牛者一人，司刍豆者复一人，又使纪纲之仆^[2]监之，升斗之计必闻之于其主人，而马牛之瘠也日甚。吾则不然。择一圉（yú）人之勤于者，委之以马牛，给之以牧地，使其所出常浮^[3]于所养，而视其肥息^[4]者赏之，否则撻之。然则其为主人者，必乌氏^[5]也，必桥姚^[6]也。故天下之患，一圉人之足办，而为是纷纷者也；不信其圉人，而用其监仆，甚者并监仆又不信焉，而主人之耳目乱矣。于是爱马牛之心，常不胜其吝刍粟之计，而畜产耗矣。故马以一圉人而肥，民以一令而乐。

[1] 凡兽育子曰桴（zhì）。《齐民要术》：“牛马猪羊驴五畜之桴，畜桴则速富之术也。”

[2] 纪纲之仆：为总管之仆人。

[3] 浮：溢也，过也。

[4] 息：繁殖。

[5] 乌氏：名倮，秦人，以畜牧为业，至用谷量牛马。始皇令倮比封君，以时与列臣朝请。

[6] 桥姓，姚名，亦畜牧家。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：“唯桥姚已致马千匹，牛倍之，羊万头，粟以万钟计。”

郡县论四

或曰：无监司，令不已重乎^[1]？子弟代，无乃专乎？千里以内之人，不私其亲故乎^[2]？

夫吏职之所以多为亲故烧^[3]者，以其远也。使并处一城之内，则虽欲挠之而有不可者。自汉以来，守乡郡者多矣。曲阜之令鲜以贪酷败者，非孔氏之子^[4]独贤，其势然也。若以子弟得代而虑其专，蕞尔^[5]之县，其能称兵以叛乎？上有太守，不能举旁县之兵以说乎？太守欲反，其五六县者，肯舍其可传弟之官而从乱乎？不见播州^[6]之杨，传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？若曰无监司不可为治，南畿十四府四州，何以自达于六部^[7]乎？且今之州县，官无定守，既定奉，是以常有盗贼戎翟^[8]之祸，至一州则一州破，至一县则一贼，不此图而虑令长之擅，此之谓不知类也^[9]。

[1]已：犹“太”也。言如不设监司，则邑令之权无乃太重乎？

[2]亲故：亲戚故旧。

[3]挠：扰也。《五代史》：“为政不苟挠。”

[4]曲阜令由孔子子孙世袭，故云。

[5]蕞尔：小貌。

[6]播州：唐置，今贵州遵义。

[7]南畿十四府四州：由中央直辖，故云。六部，指户、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

[8]戎：西方之外族。翟：与“狄”通，北方之外族。此泛指外寇。

[9]类：犹事也。

郡县论五

天下之人，各怀其家，各私其子，其常情也。为天子为百姓之心，必不如其自为，此在三代^[1]以上已然矣。圣人者因而用之，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，而天下治。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，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^[2]，县之土地皆其田畴，县之城郭皆其藩垣，县之仓廩皆其困窳^[3]。为子姓，则必爱之而勿伤；为田畴，则必治之而勿弃；为藩垣困窳，则必缮^[4]之而勿损。自令言之，私也，自天子言之，所求乎治天下者，如是焉止矣。

一旦有不虞^[5]之变，必不如刘渊^[6]、石勒^[7]、王仙芝^[8]、黄巢^[9]之辈，横行千里，如入无人之境也。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，于是有合从缔交^[10]之拒，非为天子也，为其私也。为其私，所以为天子也。故天下之私，天子之公也。公则说，信则人任焉。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几^[11]，而况乎汉、唐之盛，不难致也。

[1]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。

[2]子姓：犹言“子孙”。

[3]困（qūn）：廩之圆者。窳（jiào）：同“窑”。皆积贮之所。

[4]缮：修补。

[5]虞：料度；不虞：“意外”。

[6]刘渊：五胡前汉之主，匈奴种。南匈奴自汉以后，入居塞内，冒姓刘氏，家于汾晋之间，魏分其众为五部。刘渊于晋初为左部帅，会八王乱起，遂自为汉王，又五年称帝。晋五胡乱华，自刘渊始。

[7]石勒：五胡后赵之主，羯种。初为群盗，归刘渊，渊使将兵，陷中国州郡甚众；乃据襄国（今河北），叛前赵称王，旋称帝。

[8]王仙芝：唐濮州人。僖宗初，作乱，黄巢应之，数月间众至数万，连下曹、濮诸地，进寇荆南，为招讨使曾元裕所败，遂死。

[9]黄巢：唐曹州人。僖宗时，王仙芝为乱，巢起兵应之。王仙芝败死，黄巢率众攻掠河南、江西、福建、浙东、宣歙、广南诸州，乘势取洛阳，陷长安，遂称齐帝。李克用讨破之。

[10]合从：即“合纵”，南北之国联盟也；此泛指互相联合。缔交：犹言结交。

[11]庶几：犹言几及。

郡县论六

今天下之患，莫大乎贫。用吾之说，则五年而小康，十年而大富。且以马言之：天下驿递往来，以及州县上计^[1]京师，白事司府，迎候上官，递送文书，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马，一岁无虑百万匹，其行无虑万万里。今则十减六七，而西北之马骡不可胜用矣。以文册言之：一事必报数衙门，往复驳勘必数次，以及迎候、生辰、拜贺之用，其纸料之费索诸民者，岁不下巨万。今则十减七八，而东南之竹箭^[2]不可胜用矣。他物之称^[3]是者，不可悉数。

且使为令者得以省耕敛^[4]，教树^[5]畜，而田功之获，果蓏^[6]之收，六畜之孳，材木之茂，五年之中必当倍益；从是而山泽之利亦可开也。夫采矿之役，自元以前，岁以为常。先朝^[7]所以闭之而不发者，以其召乱也。譬之有窑金焉，发于五达之衢^[8]，则市人聚而争之；发于堂室之内，则唯主人有之，门外者不得而争也。今有矿焉，天子开之，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；县令开之，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。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，故曰此富国之策也。

[1] 上计：进呈一岁中之簿计。

[2] 箭：竹之小者。

[3] 称：犹当也；谓他物之费用与此相当者。

[4] 省：视察。敛：收获。

[5] 树：种植树木。

[6] 木实曰“果”；草实曰“蓏”。

[7] 先朝：指明朝。

[8] 衢：四达道也。

郡县论七

法之敝也，莫甚乎以东州之饷而给西边之兵，以南郡之粮而济北方之驿。今则一切归于其县，量其冲僻^[1]，衡其繁简，使一县之用，常宽然有余。又留一县之官之禄，亦必使之溢于常数，而其余者然后定为解京之额。

其先必则壤定赋^[2]，取田之上中下列为三等或五等，其所入悉委县令收之。其解京，曰贡^[3]，曰赋；其非时之办，则于额赋^[4]支销，若尽一县之人用之而犹不足，然后以他县之赋益之，名为协济。此则天子之财，不可以为常额。然而行此十年，必无尽一县之人用之而犹不足者也。

[1]冲：冲要；僻：偏僻。

[2]则：等也；则壤定赋：谓分地之等差以定租赋之多少。

[3]贡：亦赋也。《孟子》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”。

[4]额赋：有定额之经常赋税。

郡县论八

善乎叶正则^[1]之言曰：“今天下官无封建，而吏有封建。”州县之敝，吏胥窟穴^[2]其中，父以是传之子，兄以是传之弟。而其尤桀黠者，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，以掣州县之权。上之人，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。使官皆千里以内之人，习其民事，而又终其身任之，则上下辨而民志定矣，文法^[3]除而吏事简矣。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余，吏无所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。昔人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，将一旦而尽去。治天下之愉快，孰过于此！

[1]叶正则：名适，宋人。官司业，忤韩侂胄，坐贬，杜门著述。学者称水心先生。

[2]胥：吏之掌案牍者。窟穴：犹言蟠据。

[3]文法：谓法律规则之属。

郡县论九

取士之制，其荐之也，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；其试之也，略用唐人身、言、书、判之法^[1]。县举贤能之士，间岁^[2]一人试于部，上者为郎^[3]，无定员。郎之高第^[4]，得出而补令。次者为丞，于其近郡用之。又次者归其本县，署为簿尉之属。而学校之设，听令与其邑之士自聘之，谓之师，不谓之官，不隶名于吏部。而在京，则公卿以上，仿汉人三府辟召^[5]之法，参而用之。夫天下之士，有道德而不愿仕者，则为人师；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，其县令得而举之，三府得而辟之；其亦可以无失士矣。

或曰：间岁一人，功名之路无乃狭乎？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，王治之大者也。且颜渊不仕^[6]，闵子辞官^[7]，漆雕未能^[8]，曾皙异撰^[9]，亦何必于功名哉？

^[1]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下：“凡择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，体貌丰伟；二曰言，言辞辩证；三曰书，楷法遒（qiú）美；四曰判，文理优长。四事皆可取，则先德行；德均以才；才均以劳。”

^[2]间岁：隔一岁。

^[3]秦汉郎官，本直宿卫；其后任曹务者，亦称“尚书郎”。唐始于诸司皆置郎中，而贰以员外郎；历代因之，迄于明清。

^[4]凡举官，选士，成绩优异者皆曰“高第”。

^[5]《文献通考》：“安帝元初六年，诏三府选掾属，高第能惠利牧养者五人。”

^[6]颜渊：名回，字子渊，孔子弟子。鲁人。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不改其乐。

^[7]闵子：名损，字子騫，亦孔子弟子。

^[8]漆雕：名开，字子开，亦孔子弟子。

^[9]曾皙：名点，曾子之父，亦孔子弟子。撰：言其所志异于子路、冉求、公西华之在从政。此指所言不同，志趣不同。

广师

茗文汪子刻集^[1]，有《与人论师道书》，谓：“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，其经学修明者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顾子宁人，李子天生^[2]。其内行淳备者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魏子环极^[3]，梁子曰緝^[4]。”炎武自揣鄙劣，不足以当过情^[5]之誉，而同学之士，有茗文所未知者，不可以遗也，辄^[6]就所见评之。

夫学究天人^[7]，确乎不拔，吾不如王寅旭^[8]；读书为己，探赜洞微^[9]，吾不如杨雪臣^[10]；独精《三礼》^[11]，卓然经师^[12]，吾不如张稷若^[13]；萧然物外^[14]，自得天机^[15]，吾不如傅青主^[16]；坚苦力学，无师而成，吾不如李中孚^[17]；险阻备尝，与时屈伸^[18]，吾不如路安卿^[19]；博闻强记，群书之府，吾不如吴任臣^[20]；文章尔雅，宅心和厚，吾不如朱锡鬯^[21]；好学不倦，笃于朋友，吾不如王山史^[22]；精心六书^[23]，信而好古，吾不如张力臣^[24]。

至于达而在位，其可称述者，亦多有之，然非布衣^[25]之所得议也。

[1]茗文汪子：名琬，茗文其字。晚居尧峰，因以自号。清初长洲人。康熙中举博学鸿词，授编修，与修《明史》。与时魏禧、侯方域并称古文三大家，而汪琬尤醇正。有《钝翁前后类稿》《尧峰诗文钞》。

[2]李子天生：名因笃，一字子德。富平（今属陕西）人。其学以朱熹为宗，工诗，尤精音训，有《受祺堂集》《汉诗音注》。

[3]魏子环极：名象枢，顺治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。尝言：“大臣之谊，在以人事君。”故于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，争之尤力，为清初直臣之冠。

[4]梁子曰緝：名熙，号哲次，鄢陵（今属河南）人。仕至御史。性澹泊宁静。作文必合古人矩度。

[5]情：实也；谓誉过其实。《论语》：“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”

[6]辄：犹“即”也。

[7]天：天象；人：人事。此指研究天文历算。

[8]王寅旭：名锡闾，号晓庵。吴江人。精通天文历算之学，著有《晓庵新法》。

[9]赜（zé）：精微，深奥。

[10]杨雪臣：名瑀。武进人。著有《飞楼集》二百卷。

[11]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，谓之“三礼”。

[12]经师：传授经学之师。

[13]张稷若：名尔岐，济阳人。明季诸生。入清隐居教授，不求闻达，著有《仪礼郑注句读》《仪礼考注订误》等书。

[14]萧然物外：谓萧然出于尘俗之外。

[15]天机：造化的奥秘。

[16]傅青主：名山，阳曲（今山西太原）人。隐于黄冠。康熙中，征举鸿博，坚卧不试。

[17]李中孚：名颙，号二曲。周至人。刻苦独学，经史百家无不通览。晚年讲学富平，关学自张横渠后，至是复盛。

[18]与时屈伸：犹言与俗浮沉。

[19]路安卿：名泽溥。曲周（今属河北）人。

[20]吴任臣：名志伊。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淹贯经史，兼精天官、乐律、奇任之术，著有《周礼大义》《托山诗文集》等。

[21]朱锡鬯：名彝尊，号竹垞。秀水人。肆力古学，无书不览；诗文既胜，金石考证之学亦精。著有《曝书亭集》《经义考》。

[22]王山史：名宏撰，字无异。华阴人。工书能文，精金石之学，著有《易图象述》《华山志》《砥斋集》。

[23]六书：一曰指事；二曰象形；三曰形声；四曰会意；五曰转注；六曰假借。

[24]张力臣：名弢，山阳人。贫而嗜古，喜集金石文字。

[25]布衣：此指平民。

初刻《日知录》自序

炎武所著《日知录》，因友人多欲抄写，患不能给，遂于上章阉茂^[1]之岁，刻此八卷。历今六七年，老而益进，始悔向日学之不博，见之卓，其中疏漏往往而有，而其书已行于世，不可掩。渐次增改，得二十余卷，欲更刻之，而犹未敢自以为定，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。盖天下之理无穷，而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^[2]不达。故昔日之得，不足以为矜，后日之成，不容以自限。若其所欲明学术，正人心，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，则有不尽于是刻者。须绝笔之后，藏之名山，以待抚世宰物者^[3]之求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，则幸其！

[1]上章阉茂：即庚戌。此为太岁纪年。

[2]《论语》：“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。”谓文理成就，斐然可观。

[3]抚世宰物者：谓王者。《庄子》：“以此进而为抚世，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。”《史记》：“宰制万物，役使群动。”

《金石文字记》序

余自少时，即好访求古人金石^[1]之文，而犹不甚解。及读欧阳公《集古录》^[2]，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，可以阐幽表微^[3]，补阙正误，不但词翰之工而已。比^[4]二十年间，周游天下，所至名山巨镇、祠庙伽蓝^[5]之迹，无不寻求，登危峰，探窈壑^[6]，扪^[7]落石，履荒榛，伐颓垣，畚朽壤，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，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，辄喜而不寐。一二先达^[8]之士，知余好古，出其所蓄，以至兰台^[9]之坠文，天禄^[10]之逸字，旁搜博讨^[11]，夜以继日。遂乃抉剔^[12]史传，发挥经典，颇有欧阳、赵氏^[13]二录^[14]之所未具者，积为一帙^[15]，序之以贻后人。

夫《祈招》之诗，诵于右尹^[16]，孔悝^[17]之鼎，传之《戴记》^[18]，皆尼父所未收，六经之阙事^[19]，莫不增高五岳，助广百川。今此区区亦同斯指^[20]。恨生晚不逢^[21]，名门旧家大半凋落，又以布衣之贱，出无仆马，往往怀毫^[22]舐墨，踟躅^[23]于山林猿鸟之间，而田父伧^[24]丁，鲜能识字，其或徧于闻见，窘于日力，而山高水深，为登涉之所不及者。即所至之地，亦岂无挂漏^[25]？又望后人之同此好者，继我而录之也。

[1]金：谓钟鼎之属；石：谓碑碣之属。

[2]欧阳公：即宋欧阳修。《集古录》，集录金石之文，各为跋尾，凡四百余篇，共十卷。

[3]阐：显也，明也。表：亦明也。

[4]比：犹近也。

[5]伽蓝：梵语佛寺，其义为“众比丘之园”。

[6]窈：幽邃。

[7]扪：摸。

[8]先达：前辈。

[9]兰台：汉藏秘书之宫观。

[10]天禄：汉殿阁名，为刘向、扬雄校书之所。

[11]讨：寻究。

[12]抉：摘取而出之；剔：挑选。

[13]赵氏：名明诚，字德父，宋诸城人，历官湖州军州事。尝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，仿欧阳修《集古

录》例，成《金石录》三十卷。

[14]二录：即《集古录》与《金石录》。

[15]帙：盛书之函。

[16]《祈招》：周祭公谋父所作诗。诗曰：“祈招之悒悒，式昭德音；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，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。”右尹：楚右尹之官，子华也。

[17]孔悝：春秋时卫大夫。

[18]《戴记》：指《礼记》。汉戴德、戴圣同受礼于后苍，戴德删《礼记》为八十五篇，号《大戴礼》；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，号《小戴礼》。

[19]尼父：即孔子。六经：指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礼》《乐》。

[20]指：意向。

[21]不逢：犹不遇。

[22]毫：笔也。

[23]踟蹰：行不进。

[24]伧：鄙贱之称。

[25]挂：谓登记。挂漏：记此而遗彼。

《钞书》自序

炎武之先家海上，世为儒。自先高祖^[1]为给事中^[2]，当正德^[3]之末。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^[4]书坊乃有刻板，其流布于人间者，不过《四书》^[5]《五经》^[6]《通鉴》^[7]《性理》^[8]诸书。他书即有刻者，非好古之家不蓄，而寒家^[9]已有书六七千卷。嘉靖间，家道中落，而其书尚无恙。

先曾祖继起为行人^[10]，使岭表^[11]，而倭阑入江东^[12]，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，无孑遗焉。洎^[13]万历初，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，中间莅方镇三四，清介之操，虽一钱不以取诸官，而性独嗜书，往往出俸购之。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，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。而先曾祖每言：“余所蓄书，求有其字而已，牙签^[14]锦轴^[15]之工，非所好也。”

其书后析而为四。炎武嗣祖^[16]太学公，为侍郎公仲子，又益好读书，增而多之。以至炎武，复有五六千卷。自罹^[17]变故，转徙无常，而散亡者什之六七，其失多出于意外。二十年来，羸^[18]担囊，以游四方，又多别有所得，合诸先世所传，尚不下二三千卷。其书以选择之善，较之旧日，虽少其半，犹为过之。而汉、唐碑亦得八九十通^[19]，又钞写之本别贮二麓，称为多且博矣。

自少为帖括^[20]之学者二十年，已而学为诗、古文，以其间纂记故事。年至四十，斐然欲有所作。又十余年，读书日以益多，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。自炎武之先人，皆通经学古，亦往往为诗文。本生祖赞善公^[21]文集至数百篇，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。昔时尝以问诸先祖^[22]。先祖曰：“著书不如抄书。凡今人之学，必不及古人也。今人所见之书之博，必不及古人也。小子勉之，惟读书而已！”

先祖书法盖逼唐人，性豪迈不群。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，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，他学士家所未有也。自炎武十一岁，即授之以温公《资治通鉴》，曰：“世人多习《纲目》^[23]，余所不取。凡作书者，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。班孟坚^[24]之改《史记》，必不如

《史记》也；宋景文^[25]之改《旧唐书》^[26]，必不如《旧唐书》也；朱子之改《通鉴》，必不如《通鉴》也。至于今代，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，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。故得明人书百卷，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。”

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，未尝干人。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；或手抄，或募人抄之。子^[27]不云乎：“多见而识之。知之，次也^[28]。”今年至都下^[29]，从孙思仁先生得《春秋纂例》^[30]《春秋权衡》^[31]《汉上易传》^[32]等书，清苑^[33]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，写之以归。愚尝有所议于《左氏》^[34]，及读《权衡》，则已先言之矣。念先祖之见背，已二十有七年，而言犹在耳，乃泫然^[35]书之，以贻诸同学李天生。天生，今通经之士，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己^[36]者也。

[1]先高祖：名济，字舟卿，正德进士。

[2]给事中：官名。明时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，掌侍从规谏，及纠察六部之弊误。

[3]正德：明武宗年号。

[4]建宁：原福建省府名，今废，其旧治在今建瓯县。

[5]《四书》：指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

[6]《五经》：指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记》《左氏春秋》。

[7]《通鉴》：即《资治通鉴》，宋司马光撰，凡三百九十四卷。

[8]《性理》：指宋儒言性命理气之书。

[9]寒家：寒贱之家，谦词。

[10]行人：官名，掌朝觐聘问之事。

[11]岭表：犹言“岭南”。

[12]旧称日本人为“倭”。嘉靖三十三年，倭寇犯江浙。

[13]泊：到、至。

[14]牙签：藏书之标题以备检查者。

[15]锦轴：锦地之卷轴。古书皆用卷，卷端有杆，故亦谓之轴。

[16]炎武嗣祖：名绍芾，国子生。生同吉，早卒，聘王氏，未婚守节，以亭林为之后。

[17]罹：遭遇。

[18]羸：裹也。膞：缠腿。

[19]文书首尾完全者，曰“通”。

[20]帖括：科举应试文。

[21]赞善公：名绍芳，字实甫，章志子，万历进士，官春坊左赞善。工诗，朱彝尊称其颇近孟襄阳、高苏州，有《实庵集》。

[22]先祖：谓嗣祖绍蒂。

[23]《纲目》：即《通鉴纲目》。朱熹因司马光《通鉴》而作《纲目》，仿《春秋》之例，以纲为经，以目为传，凡五十九卷。

[24]班孟坚：名固，东汉安陵人。明帝时典校秘书。续成父彪之《前汉书》。

[25]宋景文：名祁，字子京，宋雍丘人。修《唐书》十余年，出入以稿自随。累官至工部尚书，卒谥景文。

[26]《旧唐书》：后晋刘昫等奉敕撰；共二百卷，与《新唐书》互有短长。

[27]子：孔子。

[28]见《论语·述而》篇。

[29]都下：京师。

[30]《春秋纂例》：唐陆淳撰，十七卷。

[31]《春秋权衡》：宋刘敞撰，十七卷。

[32]《汉上易传》：宋朱震撰，十七卷。

[33]清苑：河北县名。

[34]《左氏》：指《左传》。

[35]泫然：流涕貌。

[36]《论语》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孔注：“为己，履道而行之；为人，徒能言之也。”

《广宋遗民录》序

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”^[1]古之人，学焉而有所得，未尝不求同志之人，而况当沧海横流^[2]，风雨如晦^[3]之日乎？于此之时，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；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，然且改行于中道，而失身于暮年^[4]，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。而或一方不可得，则求之数千里之外；今人不可得，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。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，从而追慕之，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。呜呼，其心良亦苦矣！

吴江朱君明德，与仆同郡人，相去不过百余里，而未尝一面。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，而仆又过之五龄；一在寒江荒草之滨，一在绝障重关之外，而皆患乎无朋。朱君乃采辑旧闻，得程克勤^[5]所为《宋遗民录》，而广之至四百余人，以书来问序于余。殆所谓一方不得其人，而求之数千里之外者也。其于宋之遗民，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，尽举而笔之书，所谓今人不可得，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。

余既鲜闻，且耄矣，不能为之订正。然而窃有疑焉：自生民以来，所尊莫如孔子，而《论语》《礼记》皆出于孔氏之传；然而互乡之童子，不保其往也^[6]；伯高之赴，所知而已；孟懿子^[7]叶公^[8]之徒，问答而已；食于少施氏而饱^[9]，取其一节而已。今诸系姓氏于一二名人之集者，岂无一日之交而不终其节者乎？或邂逅^[10]相遇而道不同者乎？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。然而朱君犹且眷眷^[11]于诸人，而并号之为遗民，夫亦以求友之难而托思于此^[12]欤？

庄生^[13]有言：“子不闻越之流人乎？去国数日，见其所知而喜；去国旬月，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；及期年也，见似人者而喜矣。”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、河之南北二十余年，而其人益以不似。及问之大江以南，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，亦且改形换骨，学为不似之人^[14]。而朱君乃为此书，以存人类于天下。若朱君者，将不得为遗民矣乎？因书以答之。吾老矣，将以训后之人，冀人道之犹未绝也。

[1] 见《论语·学而》。

[2] 沧海横流：喻世变。

[3] 风雨如晦：语出《诗·风雨》，比喻社会黑暗。

[4] 失身：指变节仕清室者。

[5] 程克勤：名敏政，字克勤，安徽休宁人，明成化进士，官至礼部右侍郎。学问赅博，为一时冠。

[6] 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互乡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‘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。’”《郑注》：“往，去也。人虚己自洁而来，当与之进，亦焉能保其去后之行。”

[7] 孟懿子：春秋鲁国大夫。

[8] 叶公：楚叶县公沈诸梁。

[9] 《礼记》：“孔子曰：吾食少施氏而饱。少施氏食吾以礼，吾祭作而辞曰：蔬食也，何敢以伤吾子之性。”

[10] 邂逅：不期而遇。

[11] 眷眷：心向往貌。

[12] 此句谓托崇尚气节之思于此诸人。

[13] 庄生：即庄子，名周，战国蒙人。

[14] 此句言昔之所称有气节者亦且变志而甘为贰臣。

《莱州任氏族谱》序

予读《唐书》韦云起^[1]之疏曰：“山东人自作门户^[2]，更相剡荐，附下罔上^[3]。”袁术之答张沛曰^[4]：“山东人但求禄利；见危授命^[5]，则旷代无人。”窃^[6]怪其当日之风，即已异于汉时，而历数近世人材，如琅邪^[7]、北海^[8]、东莱^[9]，皆汉以来大儒^[10]所生之地，今且千有余年，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，何古今之殊绝也？至其官于此者，则无不变色咋舌^[11]，称以为难治之国，谓其齐民之俗有三：一曰逋^[12]税，二曰劫杀，三曰评^[13]奏。而余往来山东者十余年，则见夫巨室^[14]之日以微，而世族^[15]之日以散，货贿^[16]之日以乏，科名之日以衰，而人心之日以浇^[17]且伪，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，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。乃余顷至东莱，主^[18]赵氏、任氏，入其门，而堂轩几榻无改于其旧；与之言，而出于经术^[19]节义者，无变其初心；问其恒产，而亦皆支撑以不至于颓落。余于是欣然有见故人之乐，而欢夫士之能自树立者，固不为习俗之所移。

任君唐臣，因出其家谱一编，属余为之序。其文自尊祖睦族，以至于急赋税、均力役，谆谆言之，岂不超出于山东之敝俗者乎？子不云乎：“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”^[20]恒者，久也，天下之久而不变者，莫若君臣父子，故为之赋税以输之，力役以奉之，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。非其有不取，非其力不食，此货财之所以可久也。为下不乱，在丑夷不争^[21]，不叛亲，不侮贤，此邻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。夫然，故名节以之而立，学问以之而成，忠义之人、经术之士出乎其中矣。不明乎此，于是乎饮食之事也而至于讼，讼不已而至于师^[22]，小而舞文^[23]，大而弄兵，岂非今日山东之大戒？而若任君者，为之深忧过计，而欲倡其教于一族之人，即亦不敢讳其从前之失，而为之丁宁^[24]以著于谱。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^[25]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^[26]，而作诗曰：“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^[27]任君其师此意矣。

余行天下，见好逋者必贫，好讼者必负，少陵长，小加大^[28]则不旋踵^[29]而祸随之。故推任君之意，以告山东之人，使有警焉，或可以止横流而息燎原也。

[1] 韦云起：唐雍州万年人，仕高祖为遂州都督，为窦轨所害。

[2] 自作门户：谓树立朋党。

[3] 剡荐：举荐。罔上：蒙蔽君主。

[4] 袁术：当为袁谊。袁谊，武则天时任苏州刺史。张沛：唐张文权子，清河人。

[5] 见《旧唐书·袁朗传》。授命：犹言捐躯。

[6] 窃：私下，私自。

[7] 琅邪：亦作琅琊，秦置郡名；今山东临沂。

[8] 北海：郡名，汉置；山东旧青州府东部，莱州府西部之地。

[9] 东莱：亦汉置郡名，在山东莱州。

[10] 此句指孟喜、梁丘贺、费直、夏侯胜、孔安国、申公等。

[11] 咋：啞也。咋舌：惊惧悔恨之状。

[12] 遁：逃。

[13] 讦：揭人隐私。

[14] 巨室：世家大族。

[15] 世族：犹言“世家”。

[16] 货贿：财帛。

[17] 浇：刻薄。

[18] 主：以为居停。

[19] 经术：经学。

[20] 见《论语·述而》。

[21] 丑夷：犹言“等类”。

[22] 《易·序卦》：“需者，饮食之道也。饮食必有讼，故受之以讼。讼必有众起，故受之以师。”

[23] 舞文：以文字相攻诋。

[24] 丁宁：再三告语。

[25] 召穆公：名虎，周卿士。类：善也。

[26] 成周：周时洛邑之称；战国后改称洛阳。

[27] 此诗谓凡今天下之人欲致强盛，莫如兄弟之相亲。

[28] 加：侵凌。

[29] 旋踵：犹言转足之间，形容极其迅速。

《三朝^[1]纪事阙文》序

臣祖父某，盖古所谓隐君子也。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为孙。臣幼而多病，六岁，臣母于闺中授之《大学》。七岁就《外传》，九岁读《周易》。自臣母授臣《大学》之年，而东方兵起，白气亘天。明年三月，覆军杀将。及臣读《周易》，为天启之初元，而辽阳陷^[2]，奢崇明、安邦彦^[3]并反。其明年，广宁陷，山东白莲教^[4]妖民作乱。一日，臣祖指庭中草根谓臣曰：“尔他日得食此幸矣！”遂命之读古兵家^[5]《孙子》^[6]《吴子》^[7]诸书，及《左传》《国语》^[8]《战国策》^[9]《史记》。年十一，授以《资治通鉴》。

已而三畔^[10]平，人心亦稍定。而臣祖故所与往来老人谓臣祖曰：“此儿颇慧，何不令习帖括，乃为是阔远^[11]者乎？”于是令习科举文字。已，遂得为诸生^[12]，读《诗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。而先帝即位，天下翕然^[13]，以为中兴更化^[14]之主，无复向时危迫之意。及臣益长，从四方之士征逐^[15]为名。臣祖年益老，更日以科名望臣。又当先帝颁《孝经》^[16]《小学》^[17]厘正文字之日，臣乃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，而臣祖乃更诲之，以为士当求实学，凡天文、地理、兵农、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。而臣有妻，又有四方征逐之事，不能日在膝下，臣祖亦不复朝夕课督如异时矣。

臣祖生于饶州官舍，随臣曾祖之^[18]官广西、山东、南京，一切典故悉谙，而当日门户与攻门户之人，两党之魁皆与之游。臣祖年七十余矣，足不出户，然犹日夜念庙堂^[19]不置。阅邸报^[20]，辄手录成帙。而草野之人独无党，所与游之两党者，非其中表^[21]，则其故人，而初不以党故相善。然因是两喜两怒之言，无一不人于耳，而具晓其中曲折，亦时时为臣言一二。固问，则又曰：“汝习经生^[22]，言此非所急也。”

臣祖老尚康强，而臣少年好游，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，不知古人爱日^[23]之义，而又果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，失请于趋庭^[24]之日，而臣祖弃臣以没。已而两京沦覆^[25]，一身奔亡。比年以来，独居无事，始出其篋中臣祖所手录，皆细字草书，一纸至二千余字。而自万历四十八年七月，至崇祯七年九月，共二十五帙，中间失天启二年正月至五年

六月，而其后则臣祖老不能书，略取邸报标识其要。然吴中报比之京师，仅得十五，亦无全抄。而臣祖所标识者，兵火之余，又十失其一二。

臣伏念国史未成，记注^[26]不存，为海内臣子所痛心。而臣祖二十年抄录之勤，不忍令其漫灭，以负先人之志。于是旁搜断烂之文，采而补之，书其大略，其不得者则阙之，名曰《三朝纪事阙文》。非敢比于成书，以备遗忘而已。世之君子尚怜其志而助之见闻，以卒先人之绪^[27]，其文武之道^[28]实赖之，而臣祖之遗书亦得以不朽矣。

[1]三朝：指明神宗（万历）、熹宗（天启）、思宗（崇祯）三朝。

[2]辽阳：今属辽宁省。是年清太祖取沈阳，定都辽阳。

[3]奢崇明：明末四川永宁土司。天启元年起兵，进围成都，国号大梁。安邦彦：世居贵州水西，时其兄子位为宣抚司，邦彦挟之叛应奢崇明，自称罗甸大王。朱燮元讨平之。

[4]白莲教：一种秘密教派，源出晋沙门慧远之白莲社。明天启时，蓟州人王森始谓之白莲教。森被捕死，其党徐鸿儒等踵行之，声势益张。

[5]兵家：古九流之一，谓用兵之道者。

[6]《孙子》：周孙武所撰，一卷，共十三篇。

[7]《吴子》：周吴起撰，一卷，六篇。

[8]《国语》：周左丘明作；分国纪事，为史之一体；凡三十一卷。

[9]《战国策》：又简称《国策》，为先秦诸人所记战国时事，汉刘向集之。

[10]畔：同“叛”；三畔：即指上奢崇明、安邦彦与白莲教之叛乱。

[11]阔远：谓不切用。

[12]诸生：亦称“生员”，科举时入学者也。

[13]翕然：和同一致之貌。

[14]更化：犹言革新。

[15]征逐：朋友间互相征召往来。

[16]《孝经》：相传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作，凡十八章。

[17]《小学》：亦书名，宋朱熹等所撰，凡六卷。

[18]之：往也。

[19]庙堂：朝廷。

[20]邸报：政府之官报。

[21]父之姊妹之子、母之兄弟姊妹之子，互称中表。

[22]经生：究心于经学之儒生。

[23]爱日：子女事父母之日。

[24] 趋庭：谓子承父教。

[25] 北京、南京先后为清军所陷。

[26] 注：亦记也。如《起居注》《古今注》。

[27] 绪：事业。

[28] 《论语》：“子贡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。”

拽梯郎君祠记

忠臣义士，性也，非慕其名而为之。名者，国家之所以报忠臣义士也。报之而不得其名，于是姑以其事名之，以为后之忠臣义士者劝，而若人之心何慕焉，何恨焉！平原君朱建之子骂单于而死^[1]，而史不著其名；田横之二客自刭以从其主^[2]，而史并忘其姓。录其名者而遗其晦者，非所以为劝也。谓忠义而必名，名而后出于忠义，又非所以为情也。

余过昌黎^[3]，其东门有拽梯郎君祠，云：“方东兵^[4]之入遵化^[5]，薄^[6]京师，下永平^[7]而攻昌黎也，俘掠人民以万计，驱使之如牛马。是时昌黎知县左应选与其士民婴城固守^[8]，而敌攻东门甚急。是人者，为敌升云梯^[9]至城下，登者数人，将上矣，乃拽而覆之，其帅礲^[10]诸城下。积六日不拔，引兵退，城得以全。事闻，天子立擢昌黎知县为山东按察司，佾事丞以下迁职有差。又四年，武陵杨公嗣昌^[11]以巡抚至，始具疏上请，邑之士大夫皆蒙褒叙；民兵死者三十六人，立祠祀之。而杨公曰：“是拽梯者，虽不知何人，亦百夫之特^[12]。”乃请旨封为拽梯郎君，为之立祠。

呜呼！吾见今日亡城覆军之下，其被俘者，虽以贵介^[13]之子，弦诵之士，且为之刈薪刍，拾马矢，不堪其苦而死于道路者何限也！而郎君独以其事著。吾又闻奢寅^[14]之攻成都也，一铕手在贼梯上，得间向城中言曰：“我良民也，贼以铁索系我守梯，我仰天发铕，未尝向官军也。今夜贼饮必醉，可来救我。”官军如其言，夜出斫营，火其梯，贼无得脱者，而铕手死矣。若然，忠臣义士岂非本于天性者乎？

郎君之祠且二十余年，而幸得无毁，不为之记，无以传后。张生庄临，亲其事者也，故以其言书之。

^[1]朱建：汉楚人，以谏止淮南王黥布反，封平原君。文帝时自刭，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。使匈奴，单于无礼，骂单于，遂死匈奴中。

^[2]田横：战国时故齐王族，韩信虏齐王广，田横自立为王。汉高帝既立，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，入居海岛中。帝使人召之，田横因与二客乘传诣洛阳，未至三十里自杀。帝拜其二客为都尉，以王礼葬田横。既葬，二客皆自刭；余五百人在海中者，闻田横死，亦皆自杀。

[3]昌黎：县名，属河北。

[4]东兵：指关外的后金兵。

[5]遵化：县名，在河北。

[6]薄：犹迫也。

[7]永平：县名，在河北。

[8]此句指闭城而守。

[9]云梯：攻城之高梯。

[10]磔（zhé）：分裂肢体之刑。

[11]杨公嗣昌：字文弱，万历进士，崇祯时，累拜兵部右侍郎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。后闻洛阳陷，福王遇害，不食而死。

[12]特：谓才能出众者。

[13]《左传》：“王子闻寡君之贵介弟也。”注：“介，大也。”

[14]奢寅：即奢崇明之子，熹宗时与其父同作乱。

复庵记

旧中涓^[1]范君养民，以崇祯十七年夏，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^[2]。数年，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，名曰复庵。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，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。

而范君固非方士^[3]者流也。幼而读书，好《楚辞》^[4]，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，为东宫^[5]伴读。方李自成^[6]之挟东宫二王^[7]以出也，范君知其必且西奔，于是弃其家，走之关中^[8]，将尽厥职焉。乃东宫不知所之，而范君为黄冠矣。

太华之山^[9]，悬崖之巅，有松可荫，有地可蔬，有泉可汲，不税于官，不隶于宫观之籍。华下之人或助之材，以创是庵而居之。有屋三楹，东向以迎日出。余尝一宿其庵，开户而望，大河^[10]之东，雷首^[11]之山，苍然突兀，伯夷、叔齐^[12]之所采薇而饿者，若揖让乎其间，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。自是而东，则汾^[13]之一曲，绵上之山^[14]，出没于云烟之表，如将见之。介之推^[15]之从晋公子^[16]，既反国而隐焉，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。又自是而东，太行^[17]、碣石^[18]之间，宫阙山陵^[19]之所在，去之茫茫，而极望之不可见矣。相与泫然^[20]！

作此记，留之山中。后之君子登斯山者，无忘范君之志也。

[1]中涓：宫廷内侍之官。后为宦官的别称。

[2]黄冠：即道士。唐李淳风父播，弃官为道士，号“黄冠子”，后人因通称道士为“黄冠”。

[3]方士：从事求仙、烧丹、禁祝、祈禳等方术之士也。

[4]汉刘向集屈原宋玉诸赋，谓之《楚辞》。

[5]东宫：太子居东宫，因以“东宫”表太子。

[6]李自成：明米脂人。崇祯初从其舅马贼高迎祥为裨将。迎祥死，众推为闯王，其势遂盛，扰晋豫湖广蜀陕诸省，所至皆破，遂陷京师；吴三桂引清兵破之，自缢死。

[7]二王：福王、唐王。

[8]关中：即陕西省。《关中记》：“东自函关，西至陇关，二关之间谓之‘关中’。”

[9]华山因其西有少华山，故又名太华山。

[10]大河：即黄河。

[11]雷首：山名，在山西永济县南。凡有九名：即雷首山、首阳山、首山、独头山、襄山、尧山、薄山、中条山、陟山。

[12]伯夷、叔齐：孤竹君之二子。其父将死，遗命立叔齐。父卒，叔齐逊伯夷，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；叔齐亦不立而逃。周武王伐商，夷齐叩马而谏；及胜商有天下，夷齐耻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，遂饿死。

[13]汾：即汾河，在山西省境。

[14]绵山，又名介山，在今山西沁源、灵石、介休三县之界。绵上：即绵山附近地。

[15]介之推：春秋时人。从晋文公出亡，凡十九年。文公还国为君，禄赐不及；之推与母隐于绵山。公求之不得，焚山，之推竟死。

[16]晋公子：即晋文公，名重耳，为春秋时五霸之一。

[17]太行山，亦名五行山，其主峰在山西晋城南。

[18]碣石：山名，在河北昌黎县境。

[19]山陵：天子冢也。

[20]泫然：流泪的样子。

山阳王君墓志铭

往余在吴中，常郁郁无所交。出门至于淮上^[1]，临河不度，徬徨者久之，因与其地之贤人长者相结，而王君起田最与余善，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过也。

王君与余同年月生，而长余二十余日，其行事虽不同而意相得。凡余心之所存，及其是非好恶无不同者。虽不学古而暗合于义，仁而爱人，乐善不倦，其天性然也。生八岁而孤，事母孝，事其兄恭，其居财也有让。少为帖括之学，及中年，遂闭户不试。家颇饶，每受人之负，折券不较^[2]，以是其产稍落。而四方宾客至者，未尝不与之周旋。

当余在太原，而余友潘力田^[3]死于杭，系累^[4]其妻子以北，少弟耒^[5]，年十八，孑身走燕都^[6]，介余一苍头^[7]以见王君。王君曰：“我固闻之。宁人尝与我言，潘君力田，贤士也，不幸以非命终。而宁人之友之弟，则犹之吾弟也。”迎而舍之。比其归也，则曰：“家破矣，可奈何？吾有女年且笄^[8]，将媚子。”间二年，耒遂就昏。王君与耒非素识也，特以宁人之友故，而余在远，弗及为之从舆^[9]也。

每为余言：“子行游天下二十年，年渐衰，可已矣，幸过我卜筑。一切居处器用，能为君办之。”逡巡^[10]未果。而别君之日，持觞送我大河之北，留一宿，视余上马，为之出涕，若将不复见者。乃明年遂有山东之厄，而海、岱^[11]以南地大震，君亦为里中儿所齧^[12]，意不自得。又明年六月庚午，君卒。惟君生平以朋友为天伦^[13]，其待余如昆弟。而余以穷厄蹇连^[14]，无能申大义^[15]于诈愚凌弱之日者。以十九年之交，再三之约，而不获与之分宅卜邻^[16]，同晨共夕；其终也，又不获视其含殓，而抚其遗孤。吁，可悲矣！

君讳略，字起田，淮安山阳人，家清江浦之南，卒时年五十七。娶方氏，子一，宽。将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，葬于某地之先茔^[17]，而子婿耒以状，及宽书来，是不可以无铭。铭曰：

少而孝，长而恭。好礼而敦，乐善而从^[18]。为义勇而与人忠^[19]。

胡天不吊^[20]，而降此鞠^[21]凶！士绝弦^[22]，人罢舂。以斯铭，告无穷^[23]。

[1]淮上：淮水之上。淮水为古四渎之一，跨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三省境。

[2]折券：撕毁债券。不较：不予计较。

[3]潘力田：名桎章，一字圣木，明诸生。肆力于学，综贯百家。专精史事，与友吴炎共撰《明史记》；未成，因乌程庄氏明史案被杀。

[4]系累：拘囚。

[5]潘耒(lěi)：字次耕，号稼堂。工诗文辞，兼长史学，旁及音韵、历法、算数、宗乘、道藏。著有《类音》《遂初堂诗文集》。

[6]子：单也。燕都：即北京。

[7]苍头：奴仆。介余一苍头：谓由余之一奴仆介绍。

[8]笄(jī)：古代女子年十五即盘发插笄，表示成年。

[9]从臾：诱劝他人行事。

[10]逡巡：徘徊。

[11]据《禹贡》，青、徐二州之域皆称“海岱”，谓在东海与泰山之间。

[12]畸屹(yǐ hé)：排挤倾陷。

[13]《谷梁传》：“兄弟，天伦也。”谓兄先弟后，天然之伦次。

[14]蹇连：谓行路之艰难。

[15]大义：犹言正义，正道。

[16]卜邻：择邻。

[17]先茔：先人之葬地。

[18]从：重也。

[19]《论语》：“与人谋而不忠乎？”

[20]吊：悯也。

[21]鞠：多也。

[22]绝弦：谓辍弦诵之声。

[23]告无穷：告之无穷之后世。

常熟陈君墓志铭

崇祯十七年，余在吴门^[1]，闻京师之报^[2]，人心凶惧，余乃奉母避之常熟之语濂泾，依水为固，与陈君鼎和隔垣而居。陈君视余年长以倍，于县中耆旧名德，以及田赋水利一切民生利病无不通晓。乃未一岁，而戎马驰突，吴中诸县并起义兵自守，与之抗衡，而余以母在，独屏居水乡不出。自六月至于闰月，无夜不与君露坐水边树下，仰视月食，遥闻火炮。从容谓余曰：“吾年六十有六矣，不幸遭此大变，不能效徐生绝脰^[3]之节，将从众剪发。念余年无几，当实之于棺，与我俱葬耳。”

徐生者，名恽，君之同学诸生，全发自经者也。无何，城破，余母不食以终。余始出入戎行^[4]，犹从君寓居水滨。五年而君以疾捐馆^[5]，二子相继不禄^[6]，贫不克葬，余亦流转外邦。又二十五年，而其孙芳绩以书来曰：将以十二月庚申，举其两世六丧，葬于所居之西双凤乡吴塘里，而乞一言以铭诸幽^[7]。按状：

君讳梅，字鼎和，别字明怀。其先宋季自衢州徙常熟。父讳应选，早世，君方八岁。母许氏年二十有八，闭户辟^纆卢^[8]，教之力学，以至成立，为诸生。少以通经著闻，中年旁览诸子及医药卜筮种树之书，课其家人。耕舍旁地数十亩，以糊其口，不婴心于名利，未老而休。然里中凡有徭役争论之事，君未尝不为之调剂，或片言立解。当天启之末，县之豪宦纵其仆干^[9]鱼肉^[10]乡民，而独于君之居里无所及，至今民间有不平之事，辄相向太息，以为陈君在，当不令我至此也。

君孝友睦姻，内行^[11]备至，与人和厚，能忍^诤^[12]不^争，题其居曰守拙之门。而谓芳绩曰：“吾穷老无所恨，惟母节未旌^[13]，奄遭国变^[14]，以此为终天之痛^[15]。”又曰：“士不幸而际此，当长为农夫以没世^[16]。一经之外，或习医卜，慎无仕宦。”嗟乎，可谓贤矣！余出游四方，尝本其说以告今之人，谓生子不能读书，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，犹之生女不得嫁名门旧族，宁为卖菜佣妇，而不可为目挑心招，不择老少之伦。而滔滔者天下皆是，求一人焉如陈君与之论心述古而不可得。盖二十年之间，而世道弥衰，品弥下，使君而及见此，

其将噉^[17]然而哭，如许子伯之悲世者矣！

君年七十有一，配苏氏，有妇德，能佐君周施，先君数月卒。子四：汝珣、汝瑜、汝琳，先后并卒。有孙七人，而芳绩居长，以训蒙自给。铭曰：

以君之好施，而终窶且贫；以君之行仁，而二十余年不克归其窆？^[18]。惟厥孙之穷约兮，犹足以无负于九原^[19]。我铭其幽，视后之人。

[1] 吴门：犹言“吴中”，即江苏苏州。

[2] 此句指京师被陷之报。

[3] 胆：颈项。

[4] 戎行：军队。

[5] 捐馆：死也。《史记》：“今幸奉阳君捐馆舍。”谓死后相弃一切。“捐馆”之称本此。

[6] 不禄：亦谓死。谓不终其禄。

[7] 幽：谓地下。

[8] 练麻曰“纆”；织之曰“辟”。

[9] 干：值事人。

[10] 鱼肉：谓侵夺陵践。鱼肉任人宰割，因以喻之。

[11] 内行：谓闺门内之操行。

[12] 诟：与“诟”同，耻辱。

[13] 旌：表也，谓特为表识以褒扬之。

[14] 奄：忽也，遽也。国变：谓朝代改变。

[15] 此句谓悲痛之怀永终此世。

[16] 没世：犹言“终身”。

[17] 噉：哀声。

[18] 窆（zhǔn）：墓穴。

[19] 晋卿大夫墓地在九原，后世因谓墓为“九原”。

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

呜呼！叔父之年五十有九，而实少炎武二岁，以其年之相近，故居止游习无不同也。自崇祯之中年，先王考^[1]寿七十余无恙。而叔父既免丧，天下嗷嗷^[2]方用兵，而江东晏然无事。以是余与叔父泊同县归生^[3]，入则读书作文，出则登山临水，闲以觞咏，弥日竟夕。

近属之中，惟叔父最密，叔父亦豪宕^[4]喜交游，里中宾朋多会其宅。而又多材艺，好方书，能诊视人病，与人和易可亲，人无不爱且敬者。已而先王考捐馆，余累焉在疚^[5]，而阅^[6]侮日至，一切维持调解，惟叔父是赖。而叔父以不问生产之故，家亦稍稍落。南渡之元^[7]，相与赴南京，寓朝天宫，即先兵部侍郎公之祠而共拜焉，亦竟不能有以自树。而戎马内入，邑居残破，昔日酌酒赋诗之地，俄为刍牧之场矣。

余既先奉母避之常熟之语濂泾，而叔父亦移县之千炖浦上，居于墓左，相去八十余里，时一拿^[8]舟相过，悲歌慷慨如前日也。叔父不多作诗，而好吟诗，归生与余无时不作诗，其往来又益密。如是者又十年，而叛奴事起，余几不自脱，遂杖马箠^[9]跳^[10]之山东、河北。而叔父独居故里，常郁郁无聊，子姓^[11]不才，所遇多拂^[12]意者。

叔父，弱人也，又孤立莫助，内愤懑而无所发。逋赋日积，久无以偿。余既为宵人^[13]所持，不敢遽归，而叔父年老，望之弥切，贻书相责，以为一别十有八年，尔其忘我乎？炎武奉书而泣，终不敢归，而叔父竟以昭阳赤奋若^[14]之春二月甲寅，弃我而逝。呜呼痛哉！惟人生之聚散，家道之盛衰，与国之存亡，有冥冥者主之矣，余又何言！乃挥涕而为之状。

叔父讳兰服，字国馨，别号穆庵，崇祯时为太仓州学诸生。有子一人，名岩。

[1]王考：亡祖。

[2]嗷嗷：哀声嘈杂。

[3]归生：名庄，一名祚明，字元恭，明诸生，工文辞书画。与亭林友，有“归奇顾怪”之目。

[4]宕：与“荡”通。豪宕：意气横佚。

[5]累：失志之貌。在疚：居丧。

[6]阋（xì）：相忿争。

[7]南渡之元：谓福王在南京即位之年。

[8]拿：牵引。

[9]杖：拄也。马箠：击马鞭子。杖马箠：不无所携持。

[10]跳：与“逃”通。

[11]子姓：犹言子孙。

[12]拂：犹逆也。

[13]宵人：即小人。

[14]昭阳赤奋若：即癸丑。此为太岁纪年。

先妣王硕人行状

呜呼！自不孝炎武幼时，而吾母授以《小学》，读至王躅^[1]忠臣烈女之言，未尝不三复也。《柏舟》之节^[2]纪于《诗》，首阳之仁^[3]载于《传》，合是二者而为一，有诸乎？于古未之闻也，而吾母实蹈之。此不孝所以蒿葬^[4]而不葬，将有待而后葬者也。

忽焉二载，日月有时。念二年以来，诸父昆弟之死焉者，姻戚朋友之死焉者，长于我而死焉者，少于我而死焉者，不可胜数也；不孝而死，是终无葬日也。矧又独子，此不孝所以踟蹰^[5]二年，而遂欲苟且以葬者也。

古人有雨不克葬者，有日食而止柩就道右者，今之为雨与日食也大矣^[6]。《春秋》嫁女不书葬，而特葬宋共姬^[7]，贤之也。吾母之贤如此，而不克特葬，又于不可以葬之时而苟且以葬，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^[8]，而亟欲请仁人义士之文，以锡^[9]吾母于九泉者也。

先妣姓王氏，辽东行太仆寺少卿讳宇之孙女，太学生讳述之女。年十七而吾父亡，归于我，教谕沈君应奎为之记。又一年而先曾王母封淑人孙氏卒，又十年而先王父之犹子文学公生炎武，抱以为嗣，县人张君大复为之传。其记曰：贞孝王氏者，昆山儒生顾同吉未婚妻也。年将笄，嫁有日矣。父上舍^[10]述，为治装，装多从俗鲜华。氏私白其母曰：“儿慕古少君^[11]孟光^[12]之为人，焉用此？”父为去华就质者十之五。已而顾生病，寻卒。氏不食数日，衣素告父母曰：“儿愿一奠顾郎，归乃食。”父母知不可夺，为治奠挈氏往。氏拜顾生柩，呜咽弗哭。奠已，入拜太姑淑人、姑李氏，请依居焉。谓父上舍曰：“为我谢母，儿不归矣！”父为之敛容不能语。舅绍芾者，名士，晓大义。泣谓氏曰：“多新妇，卒念存吾儿；然未讲伉俪^[13]，安忍遂妇吾子^[14]？”氏曰：“闻之礼：信，妇德也。曩已请期，妾身为顾氏人矣，去此安往？”自是依太姑与姑，朝夕一室，送迎不逾闕^[15]，数岁不一归省。父上舍病亟待诀^[16]，旦日一往哭，即夕反。

其《传》曰：

贞孝自小严整如成人，父母爱之。而顾生故独子，早有文。王与顾为同年家，因许女与之。无何，生年十八，夭。父母意甚徬徨^[17]，欲未令贞孝知，而贞孝已窃闻之。亟脱步摇^[18]，衣白布浣衣，色意大怆，婉婉至父母前，不言亦不啼，若促驾而行者。父母初甚难，而念女至性不可夺，使姬告其翁姑。翁姑悲抢不胜，洒扫如迎妇礼，然不敢言去留也。贞孝既至，面生柩，拜而不哭，敛容见翁姑，有终焉^[19]之色。而姑李氏，故以德闻，拭泪谓贞孝曰：“妇岂圣耶，奈何以吾儿累新妇？”贞孝闻姑称新妇，泪簌簌下，交于颐。早晚跪奠生柩前，闲视姑眠食，而自屏处一室，亲戚遣姬候视，辄谢之。

有女冠^[20]持梵行^[21]甚严，请见贞孝。贞孝不与见，曰：“吾义不见门以外人。”自是率婢子控针操作以为常，时遣讯父母安否而已。其他婉淑之行，世莫得闻。

久之，翁诣金陵，而姑适病，且悴^[22]。贞孝左右服勤，汤糜茗碗，视色以进。姑意大怜，而贞孝弥连昼夜不少怠。一日，煮药进姑。姑强视贞孝言曰：“新妇何瘦之甚？盖少休乎！”贞孝多为好语慰藉，既进药而病立间^[23]。姑谓婢子曰：“吾曩者尤独子，天且夺之，而与吾新妇，吾固当一子，不得两耳。”欹枕执贞孝手，而贞孝若不欲露其指者。侦之，则已断一小指，和药煮之，姑之病所以立瘥者也。诸婢子亦莫得见，相传语，惊且泣。贞孝止之曰：“姑受命于天，宜老寿，而婢子何得妄言阴鹭事耶？”姑既病起，亦绝不言贞孝断指事，独姑之兄李箕者窃闻之云。

贞孝既侍翁姑十二年，而翁姑始为其子定嗣^[24]，贞孝抚之如己生。

此二先生之言云，而不孝不敢溢^[25]一辞者也。又二年，而知县陈君祖苞拜其庐。又三年，先王母李氏卒，丧之如礼。又十六年，而巡按御史祁君彪佳^[26]表其门。又二年，母年五十有一，而巡按御史王君一鶚奏旌其门曰贞孝，下礼部。礼部尚书姜公逢元^[27]奏如章，八月辛巳上；其甲申，制^[28]曰可。于是三吴^[29]之人，其耆旧隐德及能文奇伟之士，上与先王父交，下与炎武游者，莫不牵羊持酒，踵门称贺，谓史策所纪，罕有此事。盖其时炎武已齿^[30]文会，知名且十年矣。而先王父年七十有四，祖孙母子，怡怡一门之内，徼^[31]天子之恩，以为荣也。

而天下兵方起，而江东大饥。又五年，先王父卒。其冬，合葬先王

父先王母于尚书浦之赐莹，如礼。而家事日益落。又三年，而先皇帝升遐^[32]。又一年，而兵入南京。其时炎武奉母侨居常熟之语濂泾，介两县之间。而七月乙卯，昆山陷；癸亥，常熟陷。吾母闻之，遂不食，绝粒者十有五日。至己卯晦而吾母卒。八月庚辰朔，大敛，又明日而兵至矣。呜呼痛哉！遗言曰：“我虽妇人，身受国恩，与国家俱亡，义也。汝无为异国臣子，无负世世国恩，无忘先祖遗训，则吾可以瞑于地下。”呜呼痛哉！

初，吾母为妇十有七年，家事并王母操之。吾母居别室中，昼则纺织，夜观书至二更乃息。次日平明起，栉纵问安以为常。尤好观《史记》《通鉴》及本朝政纪诸书，而于刘文成^[33]、方忠烈、于忠肃^[34]诸人事，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。及王母亡，董家事，大小皆有法。有使女曹氏，相随至老，亦终身不嫁。有畎田五十亩，岁所入，悉以散之三族^[35]，无私蓄。

先妣生于万历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，卒于弘光^[36]元年七月三十日，享年六十。其年十二月丁酉，不孝炎武奉柩蒿葬于先考之墓旁。呜呼痛哉！王孙贾之立齐王子也，而其母^[37]安。王陵之事汉王也，而其母安^[38]。若不孝者，何以安吾母？而犹然有覩于斯人之中，将于天崩地坼之日，而卜葬桥山之未成^[39]，而马鬣^[40]之先封也。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，而号诸当世之仁人义士者也。

今将以隆武^[41]三年十月丁亥，合葬于先考之兆^[42]，在先曾王考兵部右侍郎公赐莹之东六步五尺。伏念先妣之节之烈，可以不辱仁人义士之笔，而不孝又将以仁人义士之成其志而益自奋，以无忘属纆^[43]之言，则仁人义士之铭之也，锡类^[44]之宏，而作忠^[45]之至者也，不惟一人一家之褒己也。

不孝顺炎武泣血谨状。

^[1]王蠋（zhù）：战国齐画邑人。燕初破齐，乐毅闻蠋贤，令军环画邑三十里无入，备礼请蠋，蠋谢不往；燕人劫之，遂自尽。

^[2]卫太子共伯早死，其妻共姜守义，父母欲夺而嫁之，共姜作《柏舟》之诗以自誓。

^[3]首阳：即首阳山，伯夷叔齐饿死处。

^[4]蒿：草也。蒿葬：言草草安葬。

^[5]踟蹰：犹豫。

[6]此句谓其灾变更大于雨与日食也。

[7]此句谓特书宋共姬之葬。

[8]拊心曰擗，顿足曰踊，亲丧哀痛貌。

[9]锡：赐也。

[10]上舍：太学生之最优等者。宋制：初入学者为外舍；由外舍升内舍；由内舍升上舍。

[11]少君：姓桓，东汉鲍宣妻。初归宣，装送资贿甚盛，宣不悦，少君乃悉归资御服饰；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，拜姑毕，提瓮出汲，修行妇道。

[12]孟光：后汉梁鸿妻，字德耀。与鸿隐居霸陵山中，荆钗布裙，耕织以供衣食。每进食，举案齐眉。所在敬而慕之。

[13]讲：读如“媾”，犹“婚”也，谓尚未婚为伉俪。伉俪，指夫妇。

[14]遂妇吾子：谓遂以为吾子之妇。

[15]阃：门限。

[16]亟：急也。诀：诀别。

[17]徬徨：徘徊不安之貌。

[18]步摇：古妇人首饰之一种：以金银丝宛转屈曲作花枝，插髻后，随步辄摇，故名。

[19]终焉：谓久留而不去。

[20]女冠：本谓女道士；世称尼姑。

[21]梵行：佛门之规行。

[22]悴：谓危殆。

[23]间：病少瘥也。

[24]定嗣：指定继嗣之人。

[25]溢：增益。

[26]祁彪佳：字弘吉，天启进士，累官右金都御史，巡抚江南。明亡，绝食死。

[27]姜逢元：字仲幼，余姚人，万历进士，崇祯初累官礼部尚书。

[28]天子之言曰“制”。

[29]三吴：指苏州、常州、湖州。

[30]齿：犹列也。

[31]徼：与“邀”通，叨受也。

[32]先皇帝：指崇祯帝。天子崩曰“升遐”。

[33]刘文成：字伯温，青田人，元末进士；佐明太祖成帝业，封诚意伯，正德中追谥文成。著有《郁离子》等书。

[34]于忠肃：名谦，字廷益，饶塘人，永乐进士。也先逼京师，于谦身自督战却之，论功加少保。性忠孝，不避嫌怨，卒以被诬弃市。万历中谥忠肃。有《于忠肃集》。

[35]三族：指父族、母族、妻族。

[36]弘光：福王年号。

[37]王孙贾：战国齐人。年十五，事闵王，王出走，失王之处，其母曰：“汝朝出而暮归，则吾倚门而望。汝暮出

而不归，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，王出汝不知处，尚何归？”贾乃入市中曰：“淖齿乱齐国，杀闵王，欲与我诛者，袒右。”市人从者四百人，遂诛淖齿。

[38] 王陵：沛人，始为县豪，高祖起沛，陵以兵属之。项羽得陵母，置军中，陵使至，羽使陵母招陵。母私送使者泣曰：“为老妾语陵：善事汉王，无以老妾故怀二心也。”乃伏剑死。

[39] 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北巡朔方，还祭黄帝冢桥山……或对曰：‘黄帝已仙，上天，掌臣葬其衣冠。’”桥山未成，盖谓明帝之死而未葬。

[40] 鬣：马领毛。马鬣：谓坟墓封土若马鬣也。

[41] 隆武：明唐王年号。清顺治二年，福王被执，唐王立于福州。

[42] 兆：坟地。

[43] 纻：新帛，质轻，人将死，置口鼻上以为候；故今称濒死曰“属纻”。

[44] 《诗》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谓行孝之至，能延及旁人。

[45] 《礼》：“君子不以口誉人，则民作忠。”

吴同初行状

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，无不以浮名苟得^[1]为务。而余与同邑归生，独喜为古文辞，砥行^[2]立节，落落^[3]不苟于世，人以为狂。已而又得吴生，吴生少余两人七岁，以贫客嘉定^[4]。于书自《左氏》^[5]下至《南北史》^[6]，无不纤悉强记。其所为诗多怨声，近《西州》^[7]《子夜》^[8]诸歌曲。而炎武有叔兰服，少两人二岁；姊子徐履忱，少吴生九岁。五人各能饮三四斗。五月之朔，四人者持觥^[9]至余舍为母寿。退而饮，至夜半，抵掌而谈，乐甚。旦日^[10]，别去。余遂出赴杨公^[11]之辟，未旬日而北兵渡江。余从军于苏，归而昆山起义兵，归生与焉，寻亦竟得脱，而吴生死矣，余母亦不食卒。

其九月，余始过吴生之居而问焉，则其母方莹莹^[12]独坐，告余曰：“吴氏五世单传，未亡人^[13]惟一子一女。女被俘，子死矣；有孙二岁，亦死矣。”余既痛吴生之交，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寿吾母，而吾今以衰经^[14]见吴生之母于悲哀其子之时，于是不知涕泪之横集也。

生名其沆，字同初，嘉定县学生员。世本儒家，生尤夙惠^[15]，下笔数千言，试辄第一；风流自喜，其天性也。每言及君父之际及交友然诺^[16]，则断然不渝^[17]。北京之变，作《大行皇帝》《大行皇后》^[18]二谏，见称于时。与余三人，每一文出，更相写录。北兵至后，遗余书及记事一篇，又从余叔处得诗二首，皆激烈悲切，有古人之遗风。然后知闺情诸作，其寄兴之文，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。

生居昆山，当抗敌时，守城不出以死，死者四万人，莫知尸处。以生平日忧国不忘君，义形于文若此，其死岂顾问哉^[19]？

生事母孝，每夜归，必为母言所与往来者为谁，某某最厚。死后，炎武尝三过其居；无已^[20]，则遣仆夫视焉。母见之，未尝不涕泣，又几其子之不死而复还也。然生实死矣！

生所为文最多，在其妇翁处，不肯传，传其写录在余两人处者，凡二卷。

[1]苟得：谓不当得而得。

[2]砥：磨石；砥行：谓磨练其操行。

[3]落落：独行不徇俗貌。

[4]嘉定：今属上海。

[5]《左氏》：即《左传》。

[6]《南史》八十卷，起宋尽陈，一百七十年。《北史》一百卷，起魏尽隋，二百四十二年。唐李延寿撰。

[7]《西州》：古曲名；有“忆梅下西州，折梅寄江北”之句。

[8]《子夜》：曲名。《唐书·礼乐志》：“子夜歌者，晋曲也。晋有女子名子夜，造此声。”

[9]觥：盛酒器，以兕牛角为之。

[10]旦日：犹言明日。

[11]杨公：名永言。

[12]戢戢：忧思。

[13]未亡人：妇人丧夫者自称之辞。

[14]衰：同“缞”，以麻布佩于胸前，三年之丧用之。经：丧服所用麻在首在腰皆曰“经”。时亭林丧母，故云。

[15]惠：与“慧”通。

[16]然诺：许诺。

[17]渝：变。

[18]大行皇帝、大行皇后，指明崇祯帝及周皇后。行，读去声。溢法：“大行受大名，小行受小名”，帝后初丧时，未有定谥，称之为“大行”，言其有大德行，必受大名。

[19]此句言其必死，不须顾问。

[20]无已：犹言遇不得已时。

书吴潘二子事

先朝之史，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，而世莫得见。其藏书之所，曰皇史宬^[1]，每一帝崩，修实录，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，以相对勘，非是莫得见者。人间所传，止有《太祖实录》，国初人朴厚，不敢言朝廷事，而史学因以废失。正德以后，始有纂为一书，附于野史者^[2]，大抵草泽^[3]之所闻，与事实绝远，而反行于世。世之不见实录者，从而信之。万历中，天子荡然无讳，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。至于光宗，而十六朝之事俱全。然其卷帙重大，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，以是野史日盛，而谬悠^[4]之谈遍于海内。

苏之吴江，有吴炎^[5]、潘柽章二子，皆高才，当国变后，年皆二十以上，并弃其诸生，以诗文自豪。既而曰：“此不足传也，当成一代史书，以继迁、固之后。”于是购得实录，复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，怀纸吮笔，早夜矻矻^[6]，其所手书，盈床满篋，而其才足以发之，及数年而有闻，予乃亟与之交。二子皆居江村，潘稍近，每出入未尝不相过。又数年，潘子刻《国史考异》三卷，寄予于淮上，予服其精审。又一年，予往越州^[7]，两过其庐。及余之昌平^[8]、山西，犹一再寄书来。

会湖州庄氏难作。庄名廷钺，目双盲，不甚通晓古今，以史迁有“左丘失明，乃著《国语》^[9]”之说，奋欲著书。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^[10]家，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，命胥抄录，凡数十帙，未成书而卒。廷钱得之，则招致宾客，日夜编辑为《明书》；书冗杂不足道也。廷钱死，无子，家赀可万金。其父允城流涕曰：“吾三子皆已析产，独仲子死无后，吾哀其志，当先刻其书，而后为之置嗣。”遂梓^[11]行之。慕吴、潘盛名，引以为重，列诸参阅姓名中。书凡百余帙，颇有忌讳语，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。

庄氏既巨富，浙人得其书，往往持而恐吓之，得所欲以去。归安令吴之荣者，以赃系狱，遇赦得出。有吏教之买此书，恐吓庄氏。庄氏欲应之，或曰：“踵此而来，尽子之财不足以给，不如以一讼绝之。”遂谢^[12]之荣。之荣告诸大吏^[13]，大吏右^[14]庄氏，不直之荣。之荣人京师，摘忌讳语密奏之。四大臣大怒，遣官至杭，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

侄等，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，皆论死。其刻书鬻书，并知府、推官^[15]之不发觉者，亦坐之。发廷钱之墓，焚其骨，籍没其家产。所杀七十余人，而吴、潘二子与其难。

当鞫^[16]讯时，或有改辞以求脱者，吴子独慷慨大骂，官不能堪，至拳踢仆地。潘子以有母故，不骂亦不辨。其平居孝友笃厚，以古人自处，则两人同也。予之适越，过潘子时，余甥徐公肃^[17]新状元及第，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，余谢不敢。二子少余十余岁，而予视为畏友^[18]，以此也。

方庄生作书时，属客延予一至其家。予薄其人不学，竟去，以是不列名，获免于难。

二子所著书若干卷，未脱稿，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，尽亡。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，故书之。且其人实史才，非庄生者流也。

[1] 宬：藏书之室。皇史宬：在京师旧皇城內太庙之东南，为明代藏实训、实录处；清因之。

[2] 野史：私家所撰之史书。

[3] 草泽：在野之称。

[4] 谬悠：谬妄无稽。

[5] 吴炎：字赤暝，又字如晦，号愧庵，后更号赤民；明诸生，乱后隐居教授，既而遭庄氏史案，遂及于难；有《吴赤暝集》。

[6] 矻乾：勤勉不息之貌。

[7] 越州：今浙江绍兴。

[8] 昌平：今属北京。

[9] 语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。

[10] 朱国桢：字文宁，万历进士，累官至首辅。卒谥文肃。宰相入阁办事，故称阁辅。

[11] 梓：刻版。

[12] 谢：拒绝。

[13] 大吏：谓将军松魁。之荣白其事于魁，魁移巡抚朱昌祚，朱牒督学胡尚衡，延铨父并纳重贿以免。乃稍易指斥语，重刊之。

[14] 右：袒助。

[15] 知府谭希闵莅官甫半月，事发，与推官李焕，皆以隐匿罪至绞。

[16] 鞫：穷究其犯罪之情形。

[17] 徐公肃：名文元，号立斋，公肃其字。官至户部尚书。有《含经堂集》。

[18]畏友：谓品望高迈，使人畏敬之友。

与友人论学书

比往来南北，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^[1]，问道于盲。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命与仁，夫子之所罕言也；性与天道，子贡之所未得闻也^[2]；性命之理，著之《易传》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也，则曰“行己有耻”^[3]；其为学，则曰“好古敏求”^[4]；其与门弟子言，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^[5]；一切不道，而但曰^[6]：“允执其中^[7]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^[8]呜呼，圣人之所以为学者，何其平易而可循也！故曰：“下学而上达。”^[9]颜子^[10]之几乎圣也，犹曰“博我以文”^[11]；其告哀公也^[12]，明善之功，先之以博学^[13]。自曾子^[14]而下，笃实无若子夏^[15]，而其言仁也，则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。”^[16]今之君子则不然。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，“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”^[17]，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，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^[18]，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。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，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，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^[19]。我弗敢知也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言心言性，亦谆谆矣。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^[20]之所问，与孟子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之间。以伊尹^[21]之元圣，尧、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，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^[22]。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；而其同者，则以“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不为”^[23]。是故性也，命也，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；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之辨，孔子、孟子之所恒言，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。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^[24]，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，未之有也；谓不忤不求之不足以尽道^[25]，而不知终身于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，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“博学于文”，曰“行己有耻”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、往来、辞受、取与之间，皆有耻之事也。耻之于人大矣！不耻恶衣恶食^[26]，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^[27]，故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。”^[28]呜呼！

士而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。虽然，非愚之所敢言也；且以区区之见，私诸同志而求起予^[29]。

[1]长：读如长幼之长，言年齿稍长。

[2]子贡：姓端木，名赐，孔子弟子。

[3]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子贡问曰：‘如何斯可谓之士矣？’子曰：‘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’”行己有耻：谓当有所行，耻己之不及而孜孜自勉。

[4]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‘我非生而知之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’”

[5]《书·大禹谟》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

[6]《论语·尧曰》所引。

[7]允：善也；谓为政当善择中庸之道。

[8]此句谓四海之民如或困穷，则天赐汝之禄位永将终灭。

[9]《论语·审问》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。”

[10]颜子：即颜渊。

[11]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夫子循循然，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”

[12]鲁君：名将。

[13]见《礼记·中庸》。

[14]曾子：名参，字子舆，孔子弟子。

[15]子夏：亦孔子弟子，姓卜，名商。

[16]语见《论语·子张》。笃志：谓牢记于心。切：急也；谓所不知之事，宜急咨问。近思：谓择切近于身者而考索之。

[17]此句谓其等类，犹之草木之各不相同。语见《论语·子张》。

[18]识：记也。一贯：以一理贯通万事。

[19]祧：藏迁主之所。古者宗庙之数，依贵贱而有定制，远祖世次逾定制以上，则迁主于祧，不预于宗庙之享祭。东鲁：谓孔子。二帝：谓尧、舜。心传：谓道统之受授。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：谓弃孔子所传之学，而直接绍述尧、舜。

[20]万章等人皆孟子弟子。

[21]伊尹：一名摯，耕于莘野，商汤聘之为相，遂有天下。孟子称为“圣之任者”。

[22]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而乐尧、舜之道焉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弗顾也，系马千驷弗视也；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”

[23]语见《孟子·公孙丑》。

[24]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子张问曰：‘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；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；何如？’子曰：‘忠矣。’曰：‘仁矣乎？’曰：‘未知，焉得仁。’崔子弑齐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去之，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，违之……何如？’子曰：‘清矣。’曰：‘仁矣乎？’曰：‘未知，焉得仁。’”

[25]伎：忌刻。求：贪得。

[26] 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

[27] 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思天下之民，匹夫、匹妇，有不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内之沟中。”

[28] 物：事也。反身而诚：反而自思我身之所施行，能皆诚实而无虚也。盖谓天下人同此心，以吾心推之于人而不误，故人伦之事皆备于我心；能尽我心之诚而行之，乐莫过于此也。语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。

[29] 起：犹发也，启也。

与友人论门人书

伏承来教，勤勤恳恳，闵其年之衰暮，而悼其学之无传，其为意甚盛。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，招门徒，立名誉，以光显于世，则私心有所不愿也。若乃西汉之传经^[1]，弟子常千余人，而位高者至公卿，下者亦为博士，以名其学，可不谓荣欤？而班史^[2]乃断之曰：“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故以夫子之门人且学干禄^[3]。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，”^[4]而况于今日乎？

今之为禄利者，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。穷年所习，不过应试之文；而问以本经，犹茫然不知为何语。盖举唐以来帖括^[5]之浅而又废之，其无意于学也，传之非一世矣。别^[6]纳贖^[7]之例行，而目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；惟贫而不能徙业者，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读书，而又皆躁竞^[8]之徒，欲速成以名于世。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，语之以白沙^[9]、阳明^[10]之语录则欣然矣，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其中小有才华者，颇好为诗。而今日之诗，亦可以不学而作。吾行天下，见诗与语录之刻，堆几积案，殆于瓦釜雷鸣^[11]，而叩以《二南》《雅》《颂》^[12]之义，不能说也。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，其谁从之？“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^[13]”。

若徇^[14]众人之好，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，而广其名誉，则是枉道以从人，而我亦将有所不暇。

惟是斯道之在天下，必有时而兴；而君子之教人，有私淑艾者^[15]，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。所著《日知录》三十余卷，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，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，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，而有王者起，得以酌取焉，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。夫道之污隆^[16]，各以其时，若为己而不求名，则无不可以自勉。鄙哉硜硜^[17]，所以异于今之先生^[18]者如此，高明^[19]何以教之？

[1] 传经：以经学授徒。

[2] 《汉书》班固所作，故称“班史”。

[3] 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子张学干禄。”干：求也。禄：禄位。

[4]谷：亦“禄”也。言为学而不志于禄位之人，不可多得也。语见《论语·泰伯》。

[5]帖括：唐制帖经试士。后以应试者多，至帖孤章绝言以惑之；应试者则取其难者编为歌诀，以便记忆，谓之“帖括”，谓包括帖经之门径。

[6]矧：语词，况。

[7]纳贖：纳费捐买官爵也。

[8]躁竞：急于与人争权利。

[9]白沙：即陈献章，明新会人，字公甫。正统时，以荐授翰林检讨，乞终养归，屡荐不起。其学以静为主。居白沙里，世称“白沙先生”。

[10]阳明：即王守仁，字伯安。明余姚人，其学以良知良能为主，称为姚江派。世称“阳明先生”。

[11]此句谓其诗与语录，如瓦釜之声不堪入耳。

[12]《诗经》全部分风、雅、颂三种。《二南》：即王风《周南》《召南》。雅：《大雅》《小雅》。颂：《周颂》《商颂》。

[13]绳墨：工匠所以为直之具。羿：有穷国之君，为古之善射者。彀：弓弯满；彀率，张弓之度。语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。

[14]徇：依循。

[15]私：窃也。淑：善也。艾：治也。谓不能及门受业，而窃闻其道以善治其身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……有私淑艾者。”

[16]《礼》：“道隆则从而隆，道污则从而污。”污：降也，杀也。

[17]径径：浅见而固执之貌。

[18]《韩诗外传》：“古谓知道者曰‘先生’，犹言先醒也。”

[19]高明：对人之尊称。

与友人辞祝书

昨见子德云，明府^[1]将以贱辰^[2]光临赐祝。窃惟生日之礼，古人所无。《小弁》之逐子^[3]始说“我辰”^[4]；《哀郢》之故臣^[5]，乃言初度^[6]。故唐文皇^[7]以劬劳^[8]之训，垂泣以对群臣；而近时孙退谷^[9]、张篔山^[10]著论，欲废此礼。彼居常处顺者，犹且辞之，况鄙人生丁^[11]不造^[12]，情事异人，流离四方，偷存视息^[13]。若前史王华^[14]、王肃^[15]、陆襄^[16]、虞荔^[17]、王慧龙^[18]之伦，便当终身布衣蔬食，不听音乐，不参喜事。即不能然，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觞，炫世俗之目，岂不于我心有戚戚乎^[19]？知我者当悯其不幸而吊慰之，不当施之以非礼之礼，使之拂其心而夭^[20]其性也。用是直摅衷曲^[21]，布诸执事^[22]惟祈鉴之！

[1] 古于太守牧令，皆称“府君”或“明府君”，简称“明府”。

[2] 辰：生辰。

[3] 《小弁》：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，为周幽王太子之传所作，以刺幽王。《诗毛传》：“幽王取中国女，生太子宜咎；又说褒姒，生子伯服，立以为后，而放宜咎，将杀之。”逐子：即谓太子宜咎。

[4] 《小弁》：“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？”

[5] 《哀郢》：《楚辞·九章》之一，为屈原始被放于江南时所作。故臣：即谓屈原。

[6] 《楚辞》：“皇揽揆余于初度兮。”初度：始生时。

[7] 唐文皇：唐穆宗第二子，名昂。即位之初，励精图治，政号清明；其后宦官挠权，遂成甘露之变。在位十四年崩，庙号文宗。

[8] 《诗·蓼莪》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”劬：亦劳也。

[9] 孙退谷：名承泽，清益都人，明崇祯进士。入清，仕至吏部左侍郎。著有《庚子销夏记》《尚书集解》。

[10] 张篔山：清庐陵人，名贞生。累官侍讲学士。以理学名，著有《庸书》《圣门戒律》《玉山遗响集》。

[11] 丁：当也。

[12] 《后汉书·崔骃传》：“愍余生之不造兮。”注：“造，成也。”

[13] 偷存视息：谓苟全性命。

[14] 王华：南朝宋人，字子陵，官至护军将军。父廋，兵败，不知所终。

[15] 王肃：后汉王磐子。磐坐事死，王肃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。及郭后薨，收捕诸王，死者以千数。

[16] 陆襄：南朝梁人，字赵卿。痛父兄遇祸之酷，终身蔬食布衣，不听音乐，不言杀害者五十余年。太清初，仕至度支尚书。

[17] 虞荔：南朝余姚人，字山披，善属文。梁武帝以置山林馆，命为学士。陈文帝时，除太子中庶子。初侯景之乱，荔母随荔入台，卒于台内，寻城陷，情礼不申；由是终身布衣蔬食，不听音乐。

[18]王慧龙：北朝后魏人。王愉之孙。愉合家见诛，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，得免。积功，授龙骧将军。

[19]戚戚：感念不安之貌。

[20]拂：戾也。夭：折也。

[21]攄：舒也，布也。衷曲：犹言心曲。

[22]执事：供使令之人。书信中称“执事”者，尊敬之，不敢直指其人。

答原一^[1]公肃^[2]两甥书

老年多暇，追忆曩游：未登弱冠^[3]之年，即与斯文之会。随厨俊^[4]之后尘，步杨班^[5]之逸躅^[6]，人推月旦^[7]，家擅雕龙^[8]。此一时也。已而山岳崩颓，江湖沸汹^[9]。酸枣之陈词慷慨，尚记臧洪^[10]；睢阳之断指淋漓，最伤南八^[11]。重泉虽隔，方寸无睽^[12]。此又一时也。已而奴隶^[13]鸱张^[14]，亲朋澜倒^[15]。或有闻死灰之语，流涕而省韩安^[16]；览穷鸟之文，抚心而明赵壹^[17]。终凭公论，得脱危机。此又一时也。

凡此三者之人^[18]，骑箕^[19]化鹤^[20]，多不可追；哲嗣闻孙，往往而在。此即担簦戴笠^[21]，陌^[22]路相逢，犹且为之叙殷勤，陈夙昔^[23]，班荆郑国之野^[24]，贯酒黄公之护^[25]，而况吾甥欲以郡中之园为吾寓舍。寻往时之息壤^[26]，不乏同盟；坐今日之皋比^[27]，难辞后学。使杂黍蔑具^[28]，干糒以愆^[29]，既乖良友之情，弥失故人之望。且吾今居关、华^[30]，每年日用约费百金，若至吴门，便须五倍，吾甥能为办之否乎？

又或谓广厦之欢，可以大庇寒士^[31]；九里之润^[32]，亦当施及吾侪。而曰：吾尔皆同声气同患难之人，尔有鼎贵^[33]之甥，可无挹注^[34]之谊？因第觅菟^[35]，见弹求鸇^[36]，有如退之^[37]诗所云“偶然题作木居士^[38]，便有无穷祈福人”者，吾甥复能副之否乎？虽复田文、无忌^[39]，不可论之当今；假使元美、天如^[40]，当必有以处此。而如其不然，则必以缺望^[41]之怀，更招多口之议。况山林晚暮，已成独往之踪；城市云为，终是狗人之学。然则吾今日之不来，非惟自适，亦所以善为吾甥地也。

^[1]徐乾学，号健庵，字原一。康熙进士，累官刑部尚书。尝命总裁《一统志》《会典》《明史》，纂辑《鉴古辑览》《古文渊鉴》等书。有《读礼通考》《文集》《外集》《虞浦集》《碧山集》。

^[2]乾学弟，名元文，字公肃，号立斋。顺治进士第一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，户部尚书。有《含经堂集》。

^[3]二十曰弱冠。

^[4]《后汉书》：度尚、张邈、王考、刘儒、胡毋班、秦周、蕃响、王章为“八厨”，“厨”者，言能以财救人；李膺、荀昱、杜密、王畅、刘祐、魏朗、赵典、朱寓为“八俊”，“俊”者，言人之英。

^[5]杨：杨雄。班：班固。皆汉代大文学家。

[6]逸：不徇流俗。躅：踪迹。

[7]月旦：谓品评人物。

[8]雕龙：喻善辩。

[9]二语皆以喻国亡。汹：水之声势。

[10]《后汉书·臧洪传》：“洪字子源，射阳人。太守张超请为功曹。时董卓弑帝，图危社稷，洪说超诛国贼。超与诸牧守大会酸枣，洪掇衣升坛，歃血而盟，辞气慷慨，闻其言者无不激扬。”酸枣，汉置县，宋改名延津，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北。

[11]睢阳：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。南八：即南霁云。

[12]重泉：谓地下死者所居。方寸：谓心。睽：隔也。

[13]奴隶：指仆陆恩。

[14]鸱：鸱也。鸱张：谓强梁之人，若鸱之张其翼。

[15]澜倒：谓如狂澜之倾倒。

[16]事迹见《史记·韩安国传》，安国，字长孺，梁成安人。武帝时，累迁御史大夫。会匈奴大入，安国为材官将军，兵败，诏责让，因呕血死。

[17]赵壹：后汉西充人，字元叔。司徒袁逢、河南尹羊陟共称荐之，名动京师；后十辟公府，皆不就。著赋颂等十六篇。

[18]此句谓在上述三时交往之人。

[19]骑箕：言其死后精神，跨于箕尾之间。按《星图》：传说星在箕尾二宿间。今沿称人死曰“骑箕尾”，或省称“骑箕”。

[20]化鹤：去世。

[21]簦：笠之有柄者，犹今之伞。

[22]陌：田间道。

[23]此句叙殷勤之情，陈夙昔之事。

[24]班荆：谓布荆于地而坐。

[25]《世说》：“王戎遇黄公酒垆，谓客曰：吾与嵇叔夜、阮嗣宗酣饮此垆。自嵇阮亡后，视此虽近，邈若山河。”贯：赅也。

[26]息壤：指盟约信誓。

[27]皋比：即虎皮，后因以称讲座。

[28]蔑：无也。

[29]糒：干粮。

[30]华阴县在关中，故称关华。

[31]厦：屋也。杜甫诗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

[32]《后汉书·郭伋传》：“伋拜颍川太守，召见辞谒。帝劳之曰：‘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，河润九里，冀京师并蒙福也。’”

[33]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：“贾捐之数短石显，杨兴曰：显鼎贵，上信用之。”注：“言方且欲贵矣。”

[34]《诗》：“挹彼注兹。”言汲彼以益此。

[35]罟：兔网。菟：与“兔”通。

[36] 鴞：与“梟”同。

[37] 退之：唐韩愈字。

[38] 此句谓漫题木偶以名号。

[39] 田文：战国齐孟尝君。无忌：战国魏信陵君。

[40] 元美：明王世贞字。天如：明张溥字。

[41] 缺：不满。缺望：不满所望而怨。

与戴枫仲^[1]书

大难初平，宜反己自治，以为善后之计。昔傅说之告高宗^[2]曰：“惟干戈省厥躬。”^[3]而夫子^[4]之系《易》也，曰：“山上有水，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”孟子曰：“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”《左传》载夫子之言曰：“臧武仲^[5]之智而不容于鲁，有由也，作不顺而施不怨也。”苟能省察此心，使克伐怨欲^[6]之情，不萌于中^[7]而顺事恕施，以至于“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^[8]，则可以入圣人之道矣。以向者横逆^[9]之来为他山之石^[10]，是张子^[11]所谓“玉女于成”^[12]者也。

至于臧否^[13]人物之论，甚足以招尤^[14]而损德。自顾其人，能如许子将，方可操汝南之月旦^[15]；然犹一郡而已，未敢及乎天下也。不务反己而好评人，此今之君子所以终身不可与适道，不为吾友愿之也。

^[1]戴枫仲：名廷斌，祁县人。家多藏书及法书名画。

^[2]傅说：殷贤相。高宗：殷之中兴王，盘庚弟，小乙子，名武丁。

^[3]语见《商书·说命》。谓干戈所以讨有罪，然必严于省躬者，方可以加人。

^[4]夫子：即孔子。

^[5]臧武仲：鲁大夫，名纥。

^[6]克：好胜人。伐：自夸伐其功。欲：谓贪欲。

^[7]中：谓心也。

^[8]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

^[9]横逆：谓以非理加于人。

^[10]他山之石：比喻借他人之言攻己之过。

^[11]张子：即张载，字子厚，世号横渠先生，著《正蒙》及《东铭》《西铭》。

^[12]《西铭》：“贫贱忧戚，庸玉汝于成也。”

^[13]臧：善也；臧否：评论其善与不善。

^[14]尤：怨。

^[15]许子：即许劭。

答李紫澜^[1]书

常叹有名不如无名，有位不如无位。前读大教，谬相推许，而不知弟此来关右^[2]，不干当事^[3]，不立坛宇^[4]，不招门徒，四方之人，或以为迂，或以为是。而同志之李君中孚^[5]，遂为上官逼迫^[6]，舁^[7]至近郊，至卧操白刃，誓欲自裁^[8]。关中诸君有以巨游故事言之当事，得为谢病^[9]放归；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，草泽^[10]有容身之地，真所谓威武不屈^[11]。然而名之为累，一至于斯，可以废然返矣。或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。”何欤？曰：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，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。当世之名，没则已焉，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，而何俗士之难寤欤？

城郭沟池以为固，甲兵以为防，米粟刍菱^[12]以为守，三代以来，王者之所不废。自宋太祖惩五季^[13]之乱，一举而尽撤之，于是风尘^[14]乍起，而天下无完邑矣。我不能守，贼亦不能据，而椎埋攻剽^[15]之徒乃尽保^[16]于山中。于是四皓之商颜^[17]，刘、阮之天姥^[18]，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经，高真^[19]之所托迹者，无不为戎藪盗区。故避世之难，未有甚于今日，推原其故，而艺祖^[20]、韩王^[21]有不得辞其咎者矣。读书论世而不及此，岂得为“开拓万古之心胸”^[22]者乎？

[1]李紫澜：名涛，号述斋。康熙乙卯解元，丙辰进士，累官至刑部侍郎。

[2]关右：犹言关西、关中，指函关以西之地。

[3]当事：犹言当局，谓居官者。

[4]坛宇：祭祀的坛场。此指学术门户。

[5]李中孚：即李颀。

[6]李中孚在康熙中，以隐逸真儒被荐，迫之出仕。

[7]舁（yú）共举。

[8]自裁：自杀。

[9]此句指以疾病请引退。

[10]草泽：在野之称。

[11]此处谓不为威力所屈服。

[12]莢：干刍；牛马喜食。莢叶，故饲畜之刍亦曰“莢”。

[13]五季：指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五代。前后凡五十余年。

[14]风尘：状兵乱之象。

[15]椎埋：谓用椎杀人而埋之。

[16]保：守也。

[17]四皓：指汉初四隐士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。隐居商山中。四人皆须眉皓白，故谓之“四皓”。商颜，即商山，在陕西商县东。

[18]刘：刘晨。阮：阮肇。汉时人。同入天台采药，溪边有二女子，忻然如旧相识。天姥：山名，在浙江新昌县东五十里，东接天台山。

[19]高：高人，谓高尚不仕之人。真：真人，谓修真得道之人。

[20]艺祖：即宋太祖。

[21]韩王：赵普封号。赵普，蓟人，字则平。初事宋太祖为书记，能以天下为己任。太宗时拜太师，历相两朝。卒谥忠献。

[22]宋陈亮上宋孝宗书有“推倒一时之豪杰，开拓万古之心胸”语。

答曾庭闻^[1]书

南徐^[2]一别，三十六年。足下高论王霸，屈迹泥涂^[3]，读严武^[4]、隗嚣^[5]之句，未尝不为之三叹。弟白首穷经，使天假之年，不过一伏生^[6]而已，何敢望骐骥之后尘，而希千里之步？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，而犹沦落不偶，况轻鄙如弟，率^[7]彼旷野，死于道涂，固其宜也，奚足辱君子勤勤^[8]之问乎？

宣尼^[9]有言：“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，而道加行。”^[10]今之人情则异乎是。即有敬叔之车，而季、孟^[11]之流不问杏坛^[12]之字。然一生所著之书，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来学者。《日知录》三十卷，已行其入，而尚未惬意。《音学五书》四十卷，今方付之剞劂^[13]。其梨枣^[14]之工，悉出于先人之所遗故国之余泽，而未尝取诸人也。

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”，君年未老，努力加餐！

[1]曾庭闻：名晔，江西宁都人，举人，著有《金石堂诗集》。

[2]南徐：古州名，即今江苏丹徒。

[3]泥涂：喻卑下。

[4]严武：唐华阴人，字季鹰。至德中为剑南节度使，破吐蕃七万众于当狗城，封郑国公。

[5]隗（wēi）嚣：后汉成纪人，字季孟。王莽末，据陇西，称西州上将军。光武西征，嚣奔西城而死。

[6]伏生：名胜，字子贱，汉济南人。文帝时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胜时年九十余，老不能行，使晁错往受之，得二十九篇。撰有《尚书大传》。

[7]率：循行。

[8]勤勤：殷勤貌。

[9]宣尼：谓孔子。汉平帝追谥孔子为“褒成宣尼公。”

[10]语见《孔子家语》。

[11]季：季孙氏；孟：孟孙氏。皆鲁公族。

[12]杏坛：在今山东曲阜圣庙殿前，为孔子讲授之所。

[13]剞劂：雕板。

[14]雕印书籍以梨木、枣木为上，故称书板曰“梨枣”。

复陈蔼公书

山史西来，得接赐札，并读《井记》。一门尽节，风教凛然，诚彤管^[1]之希闻，中垒^[2]所未记者矣。弟久客四方，年垂七十，形容枯槁，志业衰颓，方且逃名寂寞之乡，混迹渔樵之侣，不敢效百泉、二曲为讲学授徒之事，亦乌有所谓门墙者乎？若乃过汝南而交孟博^[3]，至高密而访康成^[4]，则当世之通人伟士，自结发以来奉为师友者，盖不乏人，而未敢存门户方隅之见也。《诗》曰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^[5]又曰：“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穀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是则君子所以持己于末流，接人于广坐^[6]者，必有不求异而亦不苟同者矣。辱承来教，实获我心^[7]，率^[8]此报谢。

[1]彤管：赤管笔，古代女史所执，以记功书过。

[2]刘向尝为中垒校尉，故世称刘中垒。

[3]孟博：后汉范滂字。少励清节，举孝廉光禄四行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建宁中，死于党锢。

[4]康成：郑玄字。

[5]晦：昏也。语见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。鸡不因天下之昏晦而不鸣，以喻君子不因世乱而变其节度。

[6]广坐：谓群众列席之所。

[7]实获我心：犹言正合我意。

[8]率：犹用也。

答子德^[1]书

接读来诗，弥增愧侧^[2]。名言在兹，不啻口出^[3]，古人有之。然使足下蒙朋党^[4]之讥，而老夫受虚名之祸，未必不由于此也。韩伯休不欲女子知名^[5]，足下乃欲播吾名于士大夫，其去昔贤之见，何其远乎？“人相忘于道术，鱼相忘于江湖。”^[6]若每作一诗，辄相推重，是昔人标榜之习，而大雅君子所弗为也。愿老弟自今以往，不复挂朽人于笔舌之间，则所以全之者大矣。

[1] 子德：即李因笃。

[2] 侧：同“仄”，不安。

[3] 《书·秦誓》：“不啻若是其口出。”

[4] 朋党：朋比为党。

[5] 《后汉书·韩康传》：“康字伯休，霸陵人。采药卖于长安市，口不二价，三十余年。时有女子从康买药，康守价不移。女子怒曰：‘公是韩伯休耶？’康曰：‘我本欲避名，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，何用药为？’遁入霸陵山中。”

[6] 《庄子》语。

与次耕书

于天空海阔之中，一旦为畜樊之雉，才华累之也。虽然，无变而度^[1]，无易而虑，古人于远别之时，而依风巢枝，勤勤致意，愿子之勿忘也。自今以往，当思中材^[2]而涉末流之戒，处钝守拙。孝标^[3]策事，无侈博闻；明远为文，常多累句^[4]。务令声名渐减，物缘渐疏，庶几免于今之世矣。若夫不登权门，不涉利路，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^[5]也。

[1]而：汝也。度：仪度。

[2]《汉书》：“中材苟容求全；下材怀危内顾。”

[3]孝标：梁刘峻字。

[4]明远：宋鲍照字。《宋书·临川王道规传》：“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。上好文章，自谓物莫及，照悟其旨，为文多鄙言累句，咸谓照才尽，实不然也。”

[5]灌灌：竭诚告诫之貌。

与李中孚书

先生已知盩厔^[1]之为危地，而必为是行，脱一旦有意外之警，居则不安，避则无地，有焚巢丧牛之凶，而无需沙出穴之利，先生将若之何？至云置死生于度外，鄙意未以为然。天下之事，有杀身以成仁^[2]者；有可以死，可以无死^[3]，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。子曰：“吾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圣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？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而不胶于一。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^[4]。”于是有受免死之周^[5]，食嗟来之谢^[6]，而古人不以为非也。使必斤斤^[7]焉避其小嫌，全其小节，他日事变之来，不能尽如吾料，苟执一不移，则为荀息之忠^[8]，尾生之信^[9]。不然，或至并其斤斤者而失之，非所望于通人矣。承惓惓相爱之切，故复为此忠告，别有札与宪尼，嘱其畧留先生也。

[1] 盩厔：县名，今作周至，属陕西。

[2] 《论语》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
[3] 《孟子》：“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丧勇。”

[4] 果：坚决。

[5] 周：与“赍”通，贍也，给也。

[6] 《礼》：“有饿者蒙袂辑屣，贸贸然来。黔敖左奉食，右执饮，曰：‘嗟！来食。’扬其目而视曰：‘余唯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。’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。”

[7] 斤斤：较量细事之貌。

[8] 荀息：春秋时晋大夫。献公卒，立奚齐而辅之；里克杀奚齐，又辅立卓子；卓子亦见杀，息遂死焉。

[9] 尾生：古之信士。尝与女子期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见《庄子》。

与三侄书

新正已移至华下，祠堂、书院之事，虽皆秦人^[1]为之，然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，水田四五十亩，为饗飧^[2]之计。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议，实与他省不同。黄精^[3]松花，山中所产；沙苑^[4]蒺藜^[5]，止隔一水^[6]，终日服饵，便可不肉不茗。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^[7]，虽足不出户，而能见天下之人，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^[8]，不过十里之遥。若志在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瓴^[9]之便。

今年三月，乘道涂之无虞，及筋力之未倦，出崤、函^[10]，观伊、雒^[11]，历嵩、少^[12]，亦有一二好学之士闻风愿交。但中土饥荒，不能久留，遂旋车而西矣。彼中经营方始，固不能久留于外也。

[1] 秦人：指陕西省人。

[2] 朝食曰“饗”；夕食曰“飧”。

[3] 黄精：多年生草。茎高一二尺，叶似百合，花淡绿色，实如豆，根为管状；根茎俱可入药。

[4] 沙苑：地名，在陕西大荔县南，产蒺藜。

[5] 《本草》：“蒺藜有二种：一杜蒺藜，开小黄花，结芒刺；一白蒺藜，出沙苑，结荚长寸许，子大如黍粒。”

[6] 一水：谓渭水。大荔：在渭水北，华阴在渭水南。

[7] 关：潼关，在华阴东；河：黄河，在华阴东北。绾：联贯；绾毂：谓华阴绾关河道口，若车毂之凑于辐。

[8] 山：谓华山，山之东有牛心谷，南通商洛，为险厄处。

[9] 瓴：屋瓦之仰盖者，亦曰瓦沟。建瓴：喻向下之势易。

[10] 崤：谓崤山，在河南永宁县北。函：即函谷关。

[11] 伊：伊水，出河南伊川县东南闷顿岭东北。流至偃师县入洛。雒：与“洛”通。洛水出陕西洛南县之秦岭东北，流至河南汜水县，入河。

[12] 嵩：嵩山，在河南登封北。少：少室山，在开封西。

与周籀书书

昔年过访尊公^[1]于江村寓舍中。其时以去国孤纵，相逢话旧，遇声子于郑郊^[2]，久谙家世；和渐离于燕市^[3]，窃附风流。雹散蓬飘，忽焉二纪^[4]。东西南北，音信阙如。为天涯^[5]独往之人，类日暮倒行^[6]之客。乃者^[7]发函伸纸，如见故人；问道论文，益征同志。信后生之可畏，知斯道之不亡。

至于鄙俗学而求六经，舍春华而食秋实^[8]，则为山覆篲^[9]，当加进往之功；祭海先河^[10]，尤务本原之学。老夫耄矣^[11]，何足咨询^[12]？而况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乎？重违来旨^[13]，辄布区区^[14]。

^[1]尊公：称人之父。

^[2]《左传》：“伍举奔郑，将遂奔晋，声子将如晋，遇之于郑郊，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。”

^[3]《史记·刺客传》：“荆轲至燕，爱击筑者高渐离，与饮于燕市。酒酣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相乐，已而相泣，旁若无人者。”

^[4]二纪：二十四年。

^[5]涯：边际；天涯：谓极远之地。

^[6]《史记》：“伍子胥曰：为我谢申包胥曰：吾曰暮途远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。”

^[7]乃者：犹言曩者，向者。

^[8]此句喻由华反朴。

^[9]篲：盛土之竹器。

^[10]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三王之祭川也，皆先河而后海。”河为海之本，故先祭河而后祭海，使人知务本。

^[11]八十、九十曰耄。

^[12]咨、询：皆问也。

^[13]来旨：谓来书之意旨。

^[14]此句谓陈微末之见。

与人书一

人之为学，不日进则日退。独学无友，则孤陋而难成；久处一方，则习染而不自觉。不幸而在穷僻之域，无车马之资，犹当博学审问，古人与稽^[1]，以求其是非之所在，庶几可得十之五六。若既不出户，又不读书，则是面墙^[2]之士，虽子盖^[3]、原宪^[4]之贤，终无济于天下。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夫以孔子之圣，犹须好学，今人可不勉乎？

[1]稽：合也，谓与古人相合。

[2]面墙：谓一无所见。

[3]子盖：春秋卫人。姓高名柴，子盖其字也。孔子弟子。性仁孝，足不履影，启蜚不杀；亲丧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。

[4]原宪：春秋鲁人，字子思，亦孔子弟子。性狷介，所居蓬枢瓮牖。孔子为鲁司寇，以宪为家邑宰。

与人书六

生平所见之友，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，十居七八。赤豹，君子也，久居江东，得无有陨获^[1]之叹乎？昔在泽州，得拙诗，深有所感，复书曰：“老则息矣，能无倦哉？”此言非也。夫子“归与！归与！”^[2]未尝一日忘天下也。故君子之学，死而后已。

[1] 陨获：困迫失志之貌。

[2] 《论语》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。”谓孔子虽有“归与归与”之言，而其心仍未忘天下。

与人书十

尝谓今人纂辑之书，正如今人之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，今人则买旧钱：名之曰废铜，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，既已粗恶，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，舂判碎散，不存于后，岂不两失之乎？承问《日知录》，又成几卷，盖期之以废铜；而某自别来一载，早夜诵读，反复寻究，仅得十余条。然庶几采山之铜也。

与人书十八

《宋史》言刘忠肃^[1]每戒子弟曰：“士当以器识^[2]为先，一命为文人，无足观矣。”仆自一读此言，便绝应酬文字，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。悬牌在室，以拒来请，人所共见，足下尚不知耶？抑将谓随俗为之，而无伤于器识耶？中孚为其先妣^[3]求传再三，终已辞之，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，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，则不作也。韩文公^[4]文起八代之衰^[5]，若但作《原道》《原毁》《争臣论》《平淮西碑》《张中丞传后序》诸篇，而一切铭状谢绝，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^[6]矣，今犹未敢许也。此非仆之言，当日刘又已讥之^[7]。

[1] 刘忠肃：名摯，字华老，宋永静东光人。嘉祐进士。累官至仆射，卒谥忠肃。

[2] 器：谓器度；识：谓识见。

[3] 先妣：称其已死之母。

[4] 韩文公：即韩愈。

[5] 八代：谓东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。

[6] 《唐书·韩愈传》赞：“唐兴，愈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；自愈没，其学盛行，学者仰之为泰山北斗。”

[7] 《唐书·韩愈传》：“刘又闻愈接天下士，步归之；后以事争语不下因持金数斤，曰：‘此谏墓中人得耳！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’愈不能止。”

与人书二十四

顷者东方友人书来，谓弟盖亦听人一荐，荐而不出，其名愈高。嗟乎，此所谓钓名者也！今夫妇人之失所天^[1]也，从一而终，之死靡慝^[2]，其心岂欲见知于人哉？然而义桓之里称于国人^[3]，怀清之台表于天子^[4]，何为其莫之知也？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^[5]焉，而力拒之，然后可以明节，则吾未之闻矣。

[1] 所天：妻称夫。

[2] 之：至也。慝：邪也。言贞妇誓死不别嫁也。

[3] 《汉书》：“刘长卿妻，鸾女。生一男，五岁；长卿卒，远嫌不归宁。男十五而夭，乃刑其耳自誓……沛相王吉上奏题其门曰‘行义桓嫠’。”

[4] 《汉书》：“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，用财自卫，人不敢犯。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。”

[5] 委禽：以为定聘之贽。

与人书二十五

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。徒以诗文而已，所谓雕虫篆刻^[1]，亦何益哉！某自五十以后，笃志经史，其于音学深有所得。今为《五书》^[2]，以继三百篇^[3]以来久绝之传；而别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，而未敢为今人道也。向时所传刻本，乃其余绪耳。

[1] 《法言》：“或问：‘吾子少而好赋？’曰：‘然，童子雕虫篆刻。’俄而曰：‘壮夫不为也。’”

[2] 《五书》：指《音学五书》。

[3] 《诗经》，共三百五篇，故称曰“三百篇”

答友人论学书

《大学》言心不言性，《中庸》言性不言心。来教单提心字而未竟其说，未敢漫为许可，以堕于上蔡^[1]、横浦^[2]、象山^[3]三家之学。窃以为圣人之道，下学上达^[4]之方，其行在孝弟忠信，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，其文在《诗》《书》《三礼》^[5]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。其用之身，在出处、辞受、取与；其施之天下，在政令、教化、刑法；其所著之书，皆以为拨乱反正^[6]，移风易俗，以驯^[7]致乎治平之用，而无益者不谈。一切诗、赋、铭、颂、赞、诔、序、记之文，皆谓之巧言而不以措笔。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，必归之有物有则^[8]，五行^[9]五事^[10]之常，而不人于空虚之论。仆之所以为学者如此，以质诸大方之家，未免以为浅近而不足观。虽然，亦可以弗畔^[11]矣夫。

杨子^[12]有云：“多闻则守之以约，多见则守之以卓。少闻则无约也，少见则无卓也。”此其语有所自来，不可以其出于子云而废之也。世之君子，苦博学明善之难，而乐夫一超^[13]顿悟^[14]之易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无人而不论学矣，能弗畔于道者谁乎？相去千里，不得一面，敢率其胸怀^[15]以报嘉讯。幸更有以教之！

[1]上蔡：即谢良佐，宋上蔡人，字显道，受业程伊川、程明道，世称上蔡先生。

[2]横浦：即张九成，宋钱塘人，字子韶，学于杨时。自号横浦居士。

[3]象山：即陆九渊，宋金溪人，字子静，学者称象山先生。

[4]下学：犹言下问；上达：言其所知上达于先圣王之道。

[5]《三礼》：指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。

[6]拨乱反正：治乱世使复正道。

[7]驯：犹“渐”也。

[8]物：事；则：法。

[9]五行：谓五种行为。

[10]五事：谓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。

[11]畔：离，背。

[12]杨子：即杨雄，子云其字。

[13]超：跃而过之。

[14]顿悟：顿时解悟。

[15]坦直无隐曲，曰“率”；率其胸怀：谓据臆直陈。

答徐甥公肃书

幼时侍先祖，自十三四岁读完《资治通鉴》后，即示之以邸报，泰昌^[1]以来颇窥崖略。然忧患之余，重以老耄，不谈此事已三十年，都不记忆。而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，悉为亡友借观^[2]。中郎被收^[3]，琴书俱尽。承吾甥来札惓惓^[4]勉以一代文献^[5]，衰朽讵^[6]足副此？既叨下问，观书柱史^[7]，无妨往还。正未知绛人甲子，郟子云师，可备赵孟、叔孙之对否耳^[8]？

夫史书之作，鉴往所以训今。忆昔庚辰、辛巳之间，国步陆危^[9]，方州瓦解^[10]，而老成硕彦，品节矫然。下多折檻之陈，上有转圜之听。思贾谊之言，每闻于谕旨；烹弘羊之论^[11]，屡见于封章^[12]。遗风善政，迄今可想，而昊天不吊^[13]，大命忽焉^[14]，山岳崩颓，江河日下，三风不儆，六逆^[15]弥臻。以今所睹国维^[16]人表^[17]，视昔十不得二三，而民穷财尽，又倍蓰而无算矣。身当史局，因事纳规，造膝之谏，沃^[18]心之告，有急于编摩者，固不待汗简^[19]奏功，然后为千秋金镜之献也^[20]。

关辅^[21]荒凉，非复十年以前风景，而鸡肋蚕丛^[22]，尚烦戎略^[23]；飞刍挽粟^[24]，岂顾民生！至有六旬老妇，七岁孤儿，挈米八升，赴营千里。于是强者鹿铤^[25]，弱者雉经^[26]，阖门而聚哭投河，并村而张旅抗令。此一方之隐忧，而庙堂之上^[27]或未之深悉也。吾以望七^[28]之龄，客居斯土，饮溲餐霞^[29]，足怡贞性，登严俯涧，将卜幽栖。恐鹤唳之重惊^[30]，即鱼潜^[31]之非乐，是以忘其出位^[32]，贡此狂言。请赋《祈招》之诗，以代表丘之祝^[33]。不忘百姓，敢自托于鲁儒；维此哲人^[34]，庶兴哀于《周雅》^[35]。当事君子，倘亦有闻而叹息者乎？东土饥荒，颇传行旅；江南水旱，亦察舆谣。涉青云以远游，驾四牡而靡聘^[36]，所望随时示以音问，不悉。

^[1]泰昌：明光宗年号。

^[2]亡友：指吴炎、潘柽章。

^[3]蔡邕：东汉陈留人，字伯喈，曾官中郎将，故以为称。董卓已诛，邕在司徒王允座言之而叹。允怒，收付廷

尉，士大夫多矜救之，不能得，遂死狱。

[4] 惓惓：怨至之貌。

[5] 文献：谓可征之典籍与贤人。

[6] 诘：疑问词，同“岂”。

[7] 柱史：即柱下史，周时官名，掌图书典籍。

[8] 郟子：郟国之君。昭子：叔孙婼，鲁大夫。

[9] 国步：犹言“国运”。陆：近边欲隐。

[10] 方州：地也，见《淮南·冥览》“背方州”注。瓦解：言州郡割裂如瓦之解散。

[11] 弘羊：即桑弘羊，汉洛阳贾人子。武帝时领大农丞，尽管天下盐铁，作平准法。昭帝时被诛。

[12] 封章：亦称“封事”。古时臣下上书君主，虑有宣泄，囊封以进，故曰“封章”。二句亦言君主之从谏与臣下之敢谏。

[13] 昊：元气盛大。吊：悯也。谓昊天不加怜悯也。

[14] 大命：天命。忽：绝也。天命终绝，言国亡也。

[15] 《左传》：“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闻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。”

[16] 《管子》：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。”

[17] 人表：谓其行为足为人之师表。

[18] 沃：灌溉。

[19] 汗简：谓书之史册。古时以火炙简令汗，取其青易书。

[20] 《唐书·张九龄传》：“千秋节公卿并献宝鉴，九龄上事鉴十章，号《千秋金鉴录》。原文已失传，今传之本乃后人伪造。

[21] 关辅：汉都关中，分近畿（jī）之地为三辅、六辅，故关中亦称关辅。

[22] 此句谓路途险峻。

[23] 戎略：犹言兵略。

[24] 《汉书·主父偃传》：“使天下飞刍挽粟。”注：“运载刍粟，令其疾至。”

[25] 铤：疾走貌。

[26] 缢死曰“雉经”。

[27] 庙堂：谓朝廷。

[28] 望七：将近七十。

[29] 灏：沆灏露气也。《列仙传》：“陵阳子，春食朝霞，夏食沆灏。”

[30] 啾：鸟鸣。

[31] 鱼潜：以喻隐居。

[32] 出位：言非其分位所当言。

[33] 《姓纂》：“齐桓公至麦丘，有老人祝寿，公封之麦丘，后因氏焉。”

[34] 《诗》：“其维哲人，告之话言。”

[35] 《周雅》：周诗《大雅》《小雅》。

[36] 《诗》：“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；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”

与杨雪臣

想年来素履^[1]康豫，盛德日新，而愚所深服先生者，在不刻文字，不与时名。至于朋友之中，观其后嗣，象贤^[2]食旧^[3]，颇复难之。郎君^[4]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场，此又今日教子者所当取法也。人苟遍读五经，略通史、鉴，天下之事，自可洞然，患在为声利所迷而不悟耳。

向者《日知录》之刻，谬承许可；比^[5]来学业稍进，亦多刊改，意在拨乱涤污，法古用夏^[6]，启多闻于来学，待一治^[7]于后王，自信其书之必传，而未敢以示人也。若《音学五书》，为一生之独得，亦足羽翼六经^[8]，非如近时拾沈之语^[9]，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^[10]之用，已刻之淮上矣。

平生志行，知己所详。惟念昔岁孤生^[11]，漂摇风雨^[12]；今兹亲串^[13]，崛起云霄^[14]。思归尼父之轅^[15]，恐近伯鸾之灶^[16]。且九州^[17]历其七，五岳^[18]登其四，未见君子^[19]，犹吾大夫^[20]，道之难行，已可知矣。尔乃徘徊渭川^[21]，留连仙掌^[22]，将营一亩以毕余年。然而雾市云岩，人烟断绝，春畦秋圃，虎迹纵横，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，向邻翁而乞火。视古人之柄山饮谷者，何其不侔哉！世既滔滔^[23]，天仍梦梦^[24]，未知此生尚得相见否？辄因便羽^[25]，附布区区。

[1]素履：平居守分之义。

[2]《书》：“殷王元子，惟稽古崇德象贤。”注：“谓子孙有象先王之贤者。”

[3]食旧：谓承守其先代之德泽。

[4]汉制，二千石以上，得任其子为郎，故谓人之子弟曰“郎君”。

[5]比：近也。

[6]《论语》：“行夏之时，承殷之辂。”

[7]《孟子》：“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”

[8]羽翼：犹言辅佐，谓足以为六经之辅。

[9]沈：汁也。拾沈之语：盖谓不切于用之空论。

[10]代人作文字曰“捉刀”。

[11]孤生：犹言孤单，孤微。

[12] 《诗·鸛鸣》：“予室翘翘，风雨所漂摇，予维音哢哢”。言处于忧患之中。

[13] 亲串：犹言亲戚。

[14] 崛起云霄：谓致身通显。

[15] 尼父：谓孔子。

[16] 语见《高士传》。

[17] 九州：中国古代之区划。有两说：《禹贡》曰兖、冀、青、徐、豫、荆、扬、雍、梁；《周礼》曰扬、荆、豫、青、兖、雍、幽、冀、并。

[18] 五岳：谓中岳嵩山、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南岳衡山、北岳恒山。

[19] 《论语》：“吾未见君子，得见有恒者斯可矣。”

[20] 《论语》：“崔子弑齐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，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”

[21] 渭川：即渭水。

[22] 仙掌：华山高峰名。

[23] 滔滔：乱貌。

[24] 梦梦：昏愦貌。

[25] 便羽：犹言“便雁”，谓便中之书信。

与潘次耕札

接手书，具感急难之诚，尤钦好学之笃。顾惟鄙劣，不足以裨助高深。故从游之示，未敢便诺。今以天下之大，而未有可与适道^[1]之人。如炎武者，使在宋、元之间，盖卑卑不足数。而当今之世，友今之人，则已似我者多，而过我者少。俗流失，世坏败，而至于无人如此，则平生一得之愚，亦安得不欲传之其人，而望后人之昌明其业者乎？

凡今之所以为学者，为利而已，科举是也。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，为名而已，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。君子之为学也，非利己而已也。有明道淑^[2]人之心，有拨乱反正之事，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，则思起而有以救之。不敢上援孔、孟，且六代^[3]之末犹有一文中子^[4]者，读圣人之书而惓惓以世之不治、民之无聊^[5]为亟^[6]。没身之后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贞观之治^[7]，而房、杜^[8]诸公皆出于文中子之门。虽其学未粹于程、朱，要岂今人之可望哉？

仰惟来旨^[9]，有不安于今人之为学者，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。惟愿刻意自厉，身处于宋、元以上之人与为师友，而无徇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，则可必其有成矣。

又

原一南归，言欲延次耕同坐。在次耕今日食贫居约，而获游于贵要之门，常人之情，鲜不愿者。然而世风日下，人情日谄，而彼之官弥贵，客弥多，便保^[10]者留，刚方者去，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，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^[11]。吾以六十四之舅氏，主于其家^[12]，见彼蝇营蚁附之流^[13]，骇人耳目，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，乃仅得自完而已。况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，以贫士而依庑下^[14]者乎？

夫子言：“吾死之后，则商也日益，赐也日损。”^[15]子贡之为人，不过与不若己者游，夫子尚有此言。今次耕之往，将与豪奴狎客，朝朝夕夕，不但不能读书为学，且必至于比匪^[16]之伤矣。孟子曰：“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，是未得饮食之正也^[17]，饥渴害之也。”今以百金之脩

脯^[18]而自侪于狎客豪奴，岂特饥渴之害而已乎？荀子曰：“白沙在泥，与之俱黑。”吾愿次耕学子夏氏之战胜而肥也^[19]。“吾驾不可回”，当以靖节^[20]之诗为子赠矣。

[1]《论语》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。”适道：谓进于道。

[2]淑：使之善也。

[3]六代：指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六朝。

[4]文中子：即王通，字仲淹，隋龙门人。幼笃学。西游长安，奏《太平十二策》；知谋不用，退居河汾教授，受业千数。卒后，门人溢曰“文中子”。著有《中说》《礼论》《续书》《续诗》《元经》《赞易》等书。

[5]无聊：愁苦之义。

[6]亟：急也。

[7]贞观：唐太宗年号。太宗之世，唐为极盛，世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
[8]房：房玄龄；杜：杜如晦。皆贞观时相。如晦长于断，而玄龄善谋，故世言良相，必称房杜。

[9]此句谓省察来书之意旨。

[10]《论语》：“友便佞。”朱注：“便佞，谓习于口语无闻见之实。”

[11]语见《孔子家语》。薰：香草；莸：臭草。喻君子小人之不能相合。

[12]主：以为东道主之义。

[13]如蝇之营逐，如蚁之缘附，谓趋炎附势之徒。

[14]庑：堂下廊。依庑下：谓受他人之覆庇。

[15]商：子夏。赐：子贡。语见《孔子家语》。

[16]比匪：谓亲比小人。《易》：“比之匪人。”

[17]正：正味。

[18]脩脯：皆肉之干者；古用以为贄，故称聘金曰“脩脯”。

[19]《淮南子》：“子夏见曾子，一臞一肥。曾子问其故；曰：‘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，入见先王之道又说之，两者心战，故臞。先王之道胜，故肥。’”

[20]陶渊明世称靖节先生。

下编

夸毗

“天之方憯^[1]，无为夸毗^[2]。”《释训》曰：“夸毗，体柔也。”《后汉书》崔骃传注：“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为进退。”天下惟体柔之人，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大祸。夏侯湛^[3]有云：“居位者，以善身为静，以寡交为慎，以弱断为重，以怯言为信。”《抵疑》白居易^[4]有云：“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，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，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，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。故朝寡敢言之士，庭鲜执咎^[5]之臣，自国及家，浸而成俗。故父训其子曰：‘无介直以立仇敌！’兄教其弟曰：‘无方正以贾^[6]悔尤。’”且“慎默积于中，则职事废于外，强毅果断之心屈，畏忌因循之性成。反谓率职而居正者，不达于时宜；当官而行法者，不通于事变。是以殿最^[7]之文，虽书而不实；黜陟^[8]之典，虽备而不行”。《长庆集策》罗点^[9]有云：“无所可否，则曰得体；与世浮沉，则曰有量；众皆默，己独言，则曰沽名；众皆浊，己独清，则曰立异。”《宋史·本传》观三子之言，其于末俗之敝，可谓恳切而详尽矣。

至于佞谄日炽，刚克消亡；朝多沓沓^[10]之流，士保容容^[11]之福。苟由其道，无变其俗，必将使一国之人，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^[12]而后已。然则丧乱之所从生，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？乐天作《胡旋女》诗曰：“天宝季年时，欲变臣妾人人学回转。”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，谓之“如脂如韦”^[13]；而孔子亦云：

“吾未见刚者”。^[14]

[1] 憯（qí）：怒也。

[2] 夸毗：卑身屈己。

[3] 夏侯湛：字孝若，晋谯国人。幼有盛才，文章宏富。泰始中，举贤良对策中第，拜郎中。累年不调，乃作《抵疑》以自广。

[4] 白居易：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唐下邳人，卒谥文。有《白氏长庆集》。

[5] 执咎：谓不避嫌怨。

[6]贾：买也。

[7]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“丞相御史课殿最之间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殿，课居后也；最，课居先也。”

[8]黜：贬退；陟：升进。

[9]罗点：字春伯，宋崇仁人，淳熙进士，卒谥文恭。

[10]沓沓：弛缓貌。

[11]容容：犹和同。

[12]壬：佞也。

[13]如韦：言其柔也。

[14]语见《论语》。

医师

古之时，庸医杀人。今之时，庸医不杀人，亦不活人，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，其病日深，而卒至于死。夫药有君臣，人有强弱。有君臣，则用有多少；有强弱，则剂有半倍。多则专，专则效速；倍则厚，厚则其力深。今之用药者，大抵杂泛而均停；既见之不明，而又治之不勇，病所以不能愈也。而世但以不杀人为贤，岂知古之上医，不能无失。《周礼》：“医师，岁终稽其医事，以制其食：十全为上；十失一，次之；十失二，次之；十失三，次之；十失四，为下。”是十失三四，古人犹用之。而淳于意^[1]之对孝文^[2]，尚谓“时时失之，臣意不能全也”。《易》曰：“裕^[3]父之盛^[4]，往见吝。”奈何独取夫裕蛊者？以为其人虽死，而不出于我之为！呜呼，此张禹^[5]之所以亡汉，李林甫^[6]之所以亡唐也！朱文公^[7]与刘子澄书，所论四君子汤^[8]，其意亦略似此。

《唐书》^[9]许胤宗^[10]言：“古之上医，惟是别脉；脉既精别，然后识病。夫病之与药，有正相当者，惟须单用一味，直攻彼病，药力既纯，病即立愈。”今人不能别脉，莫识病源，以情臆度，多安药味。譬之于猎，未知兔所，多发人马，空地遮围，冀有一人获之，术亦疏矣。假令一药偶然当病，他味相制，气势不行，所以难差，谅由于此。《后汉书》：“华佗^[11]精于方药，处齐^[12]不过数种。”夫师之六五，任九二则吉，参以三四则凶^[13]。是故官多则乱，将多则败，天下之事亦犹此矣。

^[1]淳于意：汉临淄人，为齐太仓长，世称仓公。精于医，决生死多验。

^[2]孝文：即汉文帝，高帝子，名恒，在位二十三年。

^[3]裕：宽也。

^[4]蛊：事业。

^[5]张禹：字子文，后汉河内轵人，成帝时为相。帝疑王氏，以问禹。禹以己老子孙弱，阿附王氏，不敢直言。朱云目为佞臣。

^[6]李林甫：唐宗室。柔佞狡黠，有权术。玄宗时，代张九龄为相，厚结宦官妃嫔，察帝动静，故奏对皆称旨。在朝十九年，专政自恣，遂酿安史之乱。

^[7]朱文公：朱熹，字元晦，后改仲晦，又有晦庵、晦翁、遁翁、紫阳、考亭、云谷老人、沧州病叟等号，卒谥文。

^[8]四君子汤：用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四种药品，故名。

[9]《唐书》，有新旧两种。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，五代后晋刘昫奉敕撰。宋仁宗时，命欧阳修、宋祁等重修，谓之《新唐书》，共二百二十五卷。

[10]许胤宗：唐义兴人，精于医。

[11]华佗：一名旉，字元化，后汉谯人。晓养生之术，精方药针灸，后为曹操所杀。

[12]齐：与“剂”同，方剂。

[13]详《易经·师卦》。

自视欷然

人之为学，不可自小，又不可自大。“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足以朝诸侯，有天下”^[1]，不敢自小也；“附之以韩、魏之家，如其自视欷然，则过人远矣”^[2]，不敢自大也。“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；思天下之民，匹夫、匹妇，有不被尧、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内之沟中”^[3]，则可谓不自小矣。“自耕、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”^[4]，则可谓不自大矣。故自小，小也；自大，亦小也。今之学者，非自小则自大，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而已。

[1] 语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谓伯夷、伊尹、孔子如为地方百里之国君，皆能使诸侯来朝，天下归心也。

[2] 语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。韩、魏，晋六卿之富者。欷然：不自足之貌。

[3] 《孟子·万章下》述伊尹语。

[4] 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述舜语。

法制

法制禁令，王者之所不废，而非所以为治也，其本在正人心、厚风俗而已。故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。”^[1]周公^[2]作《立政》^[3]之书曰：“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。”^[4]又曰：“庶狱庶慎，文王罔敢知于兹。”其丁宁^[5]后人之意，可谓至矣。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，无大小皆决于上，上至于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^[6]，不中呈不得休息，而秦遂以亡。太史公曰：“昔天下之纲尝密矣，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。”^[7]然则法禁之多，乃所以为趣亡之具，而愚暗之君犹以为未至也。杜子美^[8]诗曰：“舜举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！秦时任商鞅^[9]，法令如牛毛。”又曰：“君看灯烛张，转使飞蛾密。”其切中近朝之事乎！汉文帝诏“置三老^[10]孝弟力田常员，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”。夫三老之卑，而使之得率其意，此文景^[11]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醇厚，而上拟于成康^[12]之盛也。诸葛孔明^[13]开诚心，布公道，而上下之交，人无间言，以蕞尔^[14]之蜀，犹得小康。魏操^[15]、吴权^[16]任法术以御其臣，而篡逆相仍，略无宁岁。天下之事，固非法之所能防也。

叔向与^[17]子产^[18]书曰：“国将亡，必多制。”夫法制繁，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，而虽有贤者，不能自用，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。善乎杜元凯^[19]之解《左氏》也！曰：“法行则人从法，法败则法从人。”宣公十二年传解。

前人立法之初，不能详究事势，预为变通之地。后人承其已弊，拘于旧章，不能更革，而复立一法以救之，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，天下之事，日至于丛脞。其究也“眊而不行”，语出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师古曰：“眊，不明也。”上下相蒙，以为无失祖制而已。此莫甚于有明之世，如勾军、行钞二事，立法以救法，而终不善者也。

宋叶适^[20]言：“国家因唐、五代^[21]之极弊，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，一兵之籍，一财之源，一地之守，皆人主自为之也。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，遂废人而用法，废官而用吏，禁防纤悉，特与古异，而威柄最为不分。虽然，岂有是哉？故人才衰乏，外削中弱，以天下之大而畏人，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。”又曰：“今内外上下，一事之小，一

罪之微，皆先有法以待之，极一世之人，志虑之所周浹，忽得一智，自以为甚奇，而法固已备矣，是法之密也。然而人之才不获尽，人之志不获伸，昏然俯首，一听于法度，而事功日堕，风俗日坏，贫民愈无告，奸人愈得志，此下之所同患，而臣不敢诬也。”又曰：“万里之远，嗷呻动息，上皆知之，虽然，无所寄任，天下泛泛焉而已。百年之忧，一朝之患，皆上所独当，而群臣不与也。夫万里之远，皆上所制命，则下诚利矣。百年之忧，一朝之患，皆上所独当，而其害如之何？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，雠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。”陈亮^[22]上孝宗^[23]书曰：“五代之际，兵财之柄，倒持于下，艺祖^[24]皇帝束之于上，以定祸乱。后世不原其意，束之不己，故郡县空虚，而本末俱弱。”

洪武六年九月丁未，命有司庶务，更月报为季报，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。凡府州县，轻重狱囚，即依律断决，不须转发，果有违枉，从御史按察司纠劾。令出，天下便之。

[1] 语见《论语》。

[2] 周公：周文王子，名旦，相武王伐纣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摄政。

[3] 《立政》：《尚书》篇名。

[4] 此句言文王无所兼知，于毁誉众言及众刑狱众所当慎之事。

[5] 丁宁：再三告语。

[6] 呈：同程。

[7] 语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。

[8] 杜甫：字子美，唐襄阳人，审言之孙。善为诗歌。官至工部员外郎，后世称为杜工部。

[9] 商鞅：战国卫人。少好刑名之学，相秦孝公，定变法令。封于商，号商君。

[10] 三老：乡官掌教化者。汉制，十里一乡，乡有三老。

[11] 文景：指汉文帝、景帝。

[12] 成康：指周成王、康王。

[13] 诸葛亮：字孔明，三国蜀相。佐先主取荆州，定蜀州，遂与魏吴成鼎足之势。

[14] 蕞尔：小也。

[15] 魏操：即曹操，字孟德。汉末起兵讨董卓，迎献帝都许，为大将军，进位丞相，封魏王。追尊为魏武帝。

[16] 吴权：即孙权，三国吴开国之帝，谥大皇帝。

[17] 叔向：姬姓，羊舌氏，名腾，字叔向，春秋时晋人。

[18] 子产：名侨，春秋时郑人。

[19] 杜元凯：名预，晋杜陵人。作《春秋左传集解》。

[20] 叶适：字正则，宋永嘉人，学者称为水心先生。

[21]五代：指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

[22]陈亮：字同甫，宋永康人，才气浩迈。孝宗时，诣阙上书，极言时事。

[23]孝宗：名昚（shèn），继高宗之后。在位二十八年。

[24]艺祖：即宋太祖，姓赵，名匡胤，宋开国之帝。初仕周，为归德节度使，后受周禅，即帝位。收诸将之兵柄，削藩之权，在位十七年。

街道

古之王者，于国中之道路，则有条狼氏^[1]涤除道上之狼扈^[2]，而使之洁清；于郊外之道路，则有野庐氏^[3]达之四畿、合方氏^[4]达之天下，使之津梁相凑，不得陷绝。而又有遂师^[5]以“巡其道修”，候人^[6]以“掌其方之道治”^[7]，至于司险^[8]“掌九州之图，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，而达其道”^[9]路”。则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无不荡荡平平者矣。晋文^[10]之霸也，亦曰：“司空^[11]以时平易^[12]道路。”^[13]而“道路若塞，川无舟梁”，单子^[14]以卜陈灵^[15]之亡。自天街^[16]不正，王路倾危，涂潦遍于郊关，污秽钟于辇^[17]毂。《诗》曰^[18]：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。眷^[19]言顾之^[20]，潜焉出涕。”其斯之谓与！

《说苑》：“楚庄王伐陈，舍于有萧氏，谓路室之人曰：“巷其不善乎，何沟之不浚也？”以庄王之霸，而留意于一巷之沟，此以知其勤民也。

后唐明宗^[21]长兴元年正月，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，不许于天津桥^[22]来往。明制：“两京有街道官，车牛不许入城。”

[1] 条狼氏：《周礼》秋官之属。

[2] 狼扈：犹言“狼藉”，道上不洁之物。

[3] 野庐氏：《周礼》秋官之属。

[4] 合方氏：《周礼》夏官之属。

[5] 遂师：《周礼》地官之属。有修野道之职。

[6] 候人：《周礼》夏官之属。

[7] 道治：治道也。

[8] 司险：《周礼》夏官之属。

[9] 《周礼》郑氏注：“达道路者，山林之阻，则开凿之，川泽之阻，则桥梁之。”

[10] 晋文：春秋时五霸之一，名重耳。

[11] 司空：官名，掌道路者。

[12] 平易：治也。

[13] 《左传》郑子产语。

[14]单子：名朝，谥襄公，周王卿士。

[15]陈灵：春秋时陈君。名平国，陈恭公之子。事见《国语·周语》。周定王六年，单子如楚，假道于陈。八年，陈灵公为夏征舒所杀。九年，楚灭陈。

[16]天街：犹言“天衢”，京师辇毂之道。

[17]辇：天子车。

[18]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。

[19]眷：反顾。

[20]潜：涕流貌。

[21]唐明宗：名嗣源，克用养子，在位八年。

[22]天津桥：在河南洛阳西南。隋炀帝迁都，以洛水贯都，有天汉之象，因建此桥。今曰上浮桥。

官树

《周礼·野庐氏》：“比^[1]国郊及野之道路，宿息^[2]，井树。”《国语》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：“列树以表道，立鄙食以守路。”《释名》曰：“古者列树以表道，道有夹沟，以通水潦。”古人于官道之旁，必皆种树以记里至，以荫行旅。是以南土之棠，召伯^[3]所茇^[4]；道周之杜，君子来游。固已宣美风谣，流恩后嗣。子路^[5]治蒲，树木甚茂；子产相郑，桃李垂街。下至隋唐之代，而官槐官柳，亦多见之诗篇，犹是人存政举^[6]之效。近代政废法弛，任人斫^[7]伐，周道如砥，若彼濯濯^[8]，而官无勿翦^[9]之思，民鲜侯甸^[10]之芘^[11]矣。

《续汉百官志》：“将作大匠^[12]掌修作宗庙、路寝、宫室、陵园土木之功，并树桐梓之类，列于道侧。”是昔人固有专职。《三辅黄图》^[13]“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。”《后周书^[14]·韦孝宽^[15]传》：“为雍州刺史。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^[16]，经雨颓毁，每须修之。自孝宽临州，乃勒部内当堠处，植槐树代之，既免修复，行旅又得芘荫。周文帝^[17]后问知之，曰：‘岂得一州独尔，当今天下同之。’于是今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，十里种三树，百里种五树焉。”唐王维^[18]诗云：“槐柳阴阴到潞关。”《册府元龟》^[19]：“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，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。郑审^[20]有《奉使巡简两京路种果树毕事人奏》诗。代宗永泰二年正月，种城内六街树。”《中朝故事》^[21]曰：“天街两畔槐木，俗号为槐街，曲江畔多柳，亦号为柳街，以其成行排立也。”韦应物诗云：“垂杨十二衢，隐映金张^[22]室。”《旧唐书·吴凑传》：“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。凑曰：‘榆非九衢之玩，命易之以槐。’及槐阴成而凑卒，人指树而怀之。”《周礼·朝士》注曰：“槐之言怀也，怀来人于此。”《淮南子》注同。然则今日之官，其无可怀之政也久矣。

[1]比：《周礼》郑氏注：“犹校也。”

[2]宿息：郑氏注：“庐之属：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。”

[3]召伯：姬姓，名奭，作周上公，食采于召，后封于燕。

[4]茇：车舍。

[5]子路：姓仲，名由，孔子弟子。

[6]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其人存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。”

[7]斫：以刃击之。

[8]濯濯：无草木之貌。《孟子》：“是以若彼濯濯也。”

[9]翦：去也。《诗·甘棠》篇：“勿翦勿伐。”召伯教明于南国，后人思其政，不忍翦伐其树。

[10]《诗·桑柔》篇：“其下侯甸。”谓阴均。

[11]茈：同“庇”。

[12]将作大匠：官名。秦有将作少府，掌治宫室，汉景帝时更名将作大匠。后汉光武时省，章帝时复置。

[13]《三辅黄图》：记汉代三辅古迹之书不著撰人名氏，凡六卷。

[14]《周书》：唐令狐德棻撰。

[15]韦孝宽：名叔裕，以字行。杜陵人。先仕西魏，为骠骑大将军。入周，拜大司空。

[16]塚：封土为坛，以记里也。

[17]周文帝：姓宇文，名泰。仕于后魏。其子觉篡位为北周，追尊为太祖文皇帝。

[18]王维：字摩诘，唐太原人，工诗，善书画。

[19]《册府元龟》：宋真宗景德二年敕王钦若、杨亿等编。

[20]郑审：唐荥阳人，乾元中为袁州刺史，工诗善书。

[21]《中朝故事》：南唐尉迟偃撰，记唐宣、懿、昭、哀四朝旧闻。

[22]金张：指金日磾、张安世，皆汉宣帝时权贵，氏族甚盛，后世因以金张称贵族。

人聚

太史公言：“汉文帝时，人民乐业，因其欲，然能不扰乱，故百姓遂安，自六七十翁，亦未尝至市井。”《史记·律书》“刘宠^[1]为会稽太守，狗不夜吠，民不见吏，庞眉皓发之老，未尝识郡朝。”《后汉书·循吏传》史之所称，其遗风犹可想见。唐自开元全盛之日，姚宋^[2]作相，海内升平。元稹^[3]诗云：“戍烟生不见，村竖老犹纯。”此唐之所以盛也。至大历以后，四方多事，赋役繁兴，而小民奔走，官府日不暇给。元结^[4]作《时化》之篇，谓“人民为征赋所伤，州里化为锅邸”，此唐之所以衰也。宋熙宁中行新法，苏轼^[5]在杭州作诗曰：“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。”衰敝之政，自古一辙。予少时，见山野之氓，有白首不见官长，安于畎亩，不至城中者。洎于末造，役繁讼多，终岁之功，半在官府。而小民有“家有二顷田，头枕衙门眠”之谚。见《曹县志》已而山有负嵎^[6]，林多伏莽^[7]，遂舍其田园，徙于城郭。又一变而求名之士，诉枉之人，悉至京师，辇毂之间^[8]，易于郊垆^[9]之路矣。锥刀之末^[10]，将尽争之。五十年来，风俗遂至于此。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，必在制民之产，使之甘其食，美其服，而后教化可行，风俗可善乎！

人聚于乡而治，聚于城而乱。聚于乡，则土地辟、田野治，欲民之无恒心，不可得也。聚于城，则徭役繁，狱讼多，欲民之有恒心，不可得也。

昔在神宗^[11]之世，一人无为，四海少事。郡县之人，其至京师者，大抵通籍之官^[12]；其仆从亦不过三四。下此即一二举贡，与白粮解户而已。盖几于古之所谓“道路罕行，市朝生草”。《盐铁论》^[13]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，干请公卿，而各挟一艺，未至多人，衣食所须，其求易给。自东事^[14]即兴，广行召募，杂流之士，哆^[15]口谈兵，九门之中，填堦^[16]溢巷。至于封章自荐，投匭^[17]告密，甚者内结貂珥^[18]，上窥颦笑，而人主之威福，且有不行者矣。《诗》曰：“我生之初尚无，我生之后，逢此百罹。”兴言及此，每辄为之流涕。

欲清辇毂之道，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。

[1]刘宠：字祖荣，东汉牟平人。以明经举孝廉，迁会稽太守。

[2]姚宋：指姚崇、宋璟，均唐玄宗时名相。

[3]元稹：字微之，唐河南人。善为诗，与白居易齐名。

[4]元结：字次山，举天宝进士。晚拜道州刺史，进授容管经略使。

[5]苏轼：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宋眉山人。工诗文。卒谥文忠。

[6]嶠：山曲。此处借作盗贼之负固者解。

[7]伏莽：言潜伏兵戎于林莽之中。此谓盗贼之潜匿者。

[8]辇：天子所乘之车。辇毂（gǔ）之间：谓京师。

[9]垆：林外。

[10]锥刀之末：言微利。

[11]神宗：明帝名翊钩，年号万历，在位四十八年。

[12]通籍之官：言新进之官。

[13]《盐铁论》：汉桓宽撰。

[14]东事：谓清兵寇边。万历四十四年清太祖称帝，建元天命。四十六年，陷抚顺；熹宗天启元年，又取沈阳，边疆多事。

[15]哆：张口。

[16]馘：与“达”同，九达之道。

[17]匭：匣也。昔时常有设匭于通衢，许民投书其中，秘密告发他人罪恶者。

[18]汉中常侍冠，饰金珰右貂。后中常侍用宦者，故谓宦者曰貂珰。

水利

欧阳永叔^[1]作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，凡一渠之开，一堰之立，无不记之其县之下，实兼河渠一志，亦可谓详而有体矣。盖唐时为令者，犹得以用一方之财，兴期月之役。而《志》之所书，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；岂非太平之世，吏治修而民隐达，故常以百里之官，而创千年之利，至于河朔^[2]用兵之后，则以催科^[3]为急，而农功水道，有不暇讲求者欤？然自大历以至咸通，犹皆书之不绝于册；而今之为吏，则数十年无闻也已。水日干而土日积，山泽之气不通，又焉得而无水旱乎？

崇祯时，有辅臣徐光启^[4]作书，特详于水利之学；而给事中魏呈润^[5]亦言：“《传》曰：‘雨者水气所化。’水利修，亦致雨之术也。”夫子之称禹也，曰：“尽力乎沟洫。”^[6]而禹自言亦曰：“浚畎洫，距川。”^[7]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。自干时著于齐人^[8]，枯济征于王莽，古之通津巨渎，今日多为细流，而中原之田，夏旱秋潦，年年告病矣。

龙门县^[9]，今之河津也。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，贞观十年筑。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埭渠，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，溉田良沃，亩收十石。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，亦恕所凿。有龙门仓，开元二年置，所以贮渠田之人，转般^[10]至京，山省关东之漕者也。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所谓：“河移徙，渠不利田者，不能偿种。”而唐人之行，竟以获利。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，存乎其人而已。谓后人之事，必不能过前人者，不亦诬乎？

唐姜师度^[11]为同州刺史，开元八年十月诏曰：“昔史起^[12]溉漳之策，郑白^[13]凿泾之利，自兹厥后，声尘缺然。同州刺史姜师度，识洞于微，智形未兆；匪躬^[14]之节，所怀必罄；奉公之道，知无不为。顷职大农^[15]，首开沟洫，岁功犹昧，物议纷如。缘其忠款可嘉，委任仍旧，暂停九列^[16]之重，假以六条^[17]之察；白藏^[18]过半，绩用斯多。食乃人天^[19]，农为政本，朕故兹巡省，不憚祁寒，将申劝恤之怀，特冒风霜之弊。今原田弥望，畎洫连属；由来榛棘之所，遍为秔^[20]稻之川；仓庾^[21]有京坻^[22]之饶，关辅致亩金之润。本营此地，欲利平人。

缘百姓未开，恐三农虚弃^[23]，所以官为开发，冀令递相教诱。功既成矣，思与共之。其屯田内，先有百姓注籍之地，比来召人作主，亦量准顷亩割还。其官屯熟田，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，自办功力能营种者，准数给付余地，且依前官取。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赐帛三百匹。”《侧府元龟》本传：“师度既好沟洫，所在必发众穿凿，虽时有不利，而成功亦多。”读此诏书，然后知“无欲速，未见小利”二吉，为建功立事之本。

孙叔敖决期思^[24]之水而灌雩娄之野，庄^[25]知其可以为令尹也。《淮南子》魏襄王与群臣饮酒，王为群臣祝曰：“今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？”文侯时西门豹为邺史起进曰：“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，邺独二百亩，是田恶也。漳水在其旁，西门豹不知用，是不智也；知而不兴，是不仁也。仁智，豹未之尽，何足法也。”于是以史起为邺令，引漳水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。《史记》。按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：“元初二年正月，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，为支渠，以溉民田。”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。为人君者，有率作兴事之勤，有授方任能之略，不患无叔敖、史起之臣矣。

《汉书》：“召信臣^[26]为南阳太守，为民作水约束，刻石立于田畔，以防纷争。”《晋书》：“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，修召信臣遗迹，分疆刻石，使有定分，公私同利。”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。

洪武末，遣国子生人才，分诣天下郡县，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。二十八年奏：“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，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，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。”此圣祖勤民之效。

[1] 阳永叔：即欧阳修。

[2] 河朔：黄河以北之地。

[3] 催科：催索租税。

[4] 徐光启：字子先，号玄扈，明上海人。崇祯初，以礼部尚书入阁参机务。精究西洋艺术，译著之书甚多。

[5] 魏呈润：字中严，龙溪人。崇祯进士。疏陈兵屯之策及北方水政，帝皆嘉纳。

[6] 见《论语》。洫：田间水道。

[7] 见《书·益稷》。畎：田中沟。浚：沟之大者。距：至也。谓浚沟浚之水以达于川。

[8] 干时：春秋时齐地名。《左传》注：“时水支流旱则竭涸，故曰‘干时’。”

[9] 龙门县：唐置，1914年改称龙关县，1960年改赤城县，今属河北省。

[10]般：“搬”之本字，运也。

[11]姜师度：魏人。擢明经，官终至将作大匠。喜渠漕，所就皆为后世利。

[12]史起：战国时人。仕魏襄王为邺令，引漳水，灌邻田，以富河内，民歌颂之。

[13]郑：郑国；白：白公。郑国，战国韩人，凿泾水，自中山西抵瓠口，为渠三百余里，关中遂成沃野。白公：汉武帝时人。太始二年，为赵中大夫，奏穿渠引泾水，首起谷口尾入栝阳，因名白渠。

[14]匪躬：谓不顾自身之利害。

[15]大农：即大司农。

[16]九列：九卿之位。

[17]六条：汉法，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官：一豪强怙势；二侵渔百姓；三刑赏猥滥；四阿私蔽贤；五子弟请托；六骫法纳赇。

[18]白藏：谓秋收。《尔雅》：“秋为白藏。”注：“气白而收藏。”

[19]食乃人天：即人以食为天。

[20]稭：同“粳”，谓稻之不黏而晚熟者。

[21]庾：谓仓之无屋者。

[22]京坻：绵长高大之丘陵；以喻堆积之丰富。

[23]三农：指原农、隰农、平地农。

[24]期思：春秋楚邑，西汉四直县，治今河南淮滨县东南。

[25]庄：楚庄王，春秋时五霸之一。

[26]召信臣：字翁卿。寿昌人。以明经甲科，累迁南阳太守，为民兴利，教化大行，号曰“召父”。

周末风俗

《春秋》终于敬王^[1]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^[2]。又十四年，为贞定王^[3]元年癸酉之岁，鲁哀公^[4]出奔^[5]，二年卒于有山氏^[6]；《左传》以是终焉。又六十五年，威烈王^[7]二十三年戊寅之岁，初命晋大夫魏斯^[8]、赵籍^[9]、韩虔^[10]为诸侯。又一十七年，安王^[11]十六年乙未之岁，初命齐大夫田和^[12]为诸侯。又五十二年，显王^[13]三十五年丁亥之岁，六国^[14]以次称王，苏秦^[15]为从^[16]长。自此之后，事乃可得而纪。自《左传》之终以至此，凡一百三十三年^[17]，史文阙轶，考古者为之茫昧^[18]。如春秋时，犹尊礼重信，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。春秋时犹宗周王，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^[19]。春秋时犹严祭祀，重聘享，而七国则无其事矣。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，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。春秋时犹宴会赋诗，而七国则不闻矣。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，而七国则无有矣。邦无定交，士无定主，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。史之阙文，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。不待始皇之并天下，而文武^[20]之道尽矣。李康^[21]《运命论》云：“文薄之弊，渐于灵景^[22]，齐诈之伪，成于七国^[23]。驯至西汉，此风未改。故刘向^[24]谓其“承千岁之衰周，继暴秦之余弊，贪饕险坡，不闲义理”。观夫史之所录，无非功名势利之人，笔札喉舌之辈。而如董生^[25]之言正谊明道者^[26]，不一二见也。盖自春秋之后，至东京^[27]而其风俗稍复乎古。吾是以知光武、章、明^[28]果有变齐至鲁^[29]之功，而惜其未纯乎道也。自斯以降，则宋庆历、元祐之间为优矣。嗟乎！论世而不考其风俗，无以明人主之功。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，亦《春秋》之意也。

[1] 敬王：名匄，周景王之子，在位四十四年。

[2] 时在鲁哀公十四年。

[3] 贞定王：名介，元王之子，在位二十八年。

[4] 鲁哀公：名蒋，定公之子，周敬王二十八年即位。

[5] 哀公欲以越伐三桓（鲁之三大夫，仲孙、叔孙、季孙，皆桓公之族）。为三桓所逐。

[6] 有山氏：鲁大夫。

[7] 威烈王：名午，考王子。在位二十四年。

[8] 魏斯：谥文侯。

[9]赵籍：谥烈侯。

[10]韩虔：谥景侯。

[11]安王：名骄，威烈王子。在位二十六年。

[12]田和：即田太公。

[13]显王：名扁，安王子，在位四十八年。

[14]六国：指齐、秦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。

[15]苏秦：战国洛阳人，说燕赵，合六国（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）之从。

[16]从：同“纵”，战国时南北相合以抗秦谓之“合从”。

[17]公元前467至前334年。

[18]孝公：名渠梁，献公子。

[19]事在孝公二十年，即显王二十七年。

[20]文武：周文王名昌；子武王名发，灭商为天子。

[21]李康：字萧远，魏中山人。

[22]灵景：周灵王名泄心，在位二十七年；子景王名贵，在位二十五年。

[23]七国：指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秦。

[24]刘向：字子政，汉之宗室。

[25]董生：汉广川人。长于经术，为汉大儒。

[26]“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计其功。”董仲舒语。

[27]后汉都洛阳，在长安之东，故称其都为东京。又以之代东汉之称。

[28]光武：名秀，灭王莽，中兴汉室，在位三十三年。子庄嗣位，是为明帝，在位十八年。子烜嗣位，是为章帝，在位十三年。

[29]“齐一变，至于鲁”，《论语》孔子语。

两汉风俗

汉自孝武^[1]表章六经^[2]之后，师儒虽盛，而大义未明，故新莽^[3]居摄，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。光武有鉴于此，故尊崇节义，敦励名实，所举用者，莫非经明行修之人，而风俗为之一变。至其末造，朝政昏浊，国事日非，而党锢^[4]之流，独行之辈，依仁蹈义，舍命不渝。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^[5]三代以下，风俗之美，无尚于东京者。故范曄^[6]之论，以为“桓、灵^[7]之间，君道秕^[8]僻；朝纲日陵，国隙屡启，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审其崩离。而权强之臣，息其窥盗之谋；豪俊之夫，屈于鄙生之议”。《儒林传论》^[9]“所以倾而未颓，决而未溃，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”。《左雄传论》^[10]可谓知言者矣。使后代之主，循而弗革，即流风至今，亦何不可？而孟德^[11]既有冀州，崇奖趺弛^[12]之士。观其下令再三，至于求负污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，十五年春令，十九年十二月令，意皆同。于是权诈迭进，奸逆萌生，故董昭^[13]太和之疏，已谓“当今年少，不复以学问为本，专更以交游为业。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，乃以趋势求利为先”。至正始之际，而一二浮诞之徒，骋其智识，蔑周、孔之书，习老、庄之教，风俗又为之一变。夫以经术之治，节义之防，光武、明、章数世为之而未足；毁方败常之俗，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。后之人君，将树之风声，纳之轨物，以善俗而作人，不可不察乎此矣。

光武躬行俭约，以化臣下，讲论经义，常至夜分。一时功臣如邓禹^[14]，有子十三人，各使守一艺，闺门修整，可为世法。贵戚如樊重^[15]，三世共财，子孙朝夕礼敬，常若公家。以故东汉之世，虽人才之凋傥^[16]不及西京，而士风家法，似有过于前代。

东京之末，节义衰而文章盛，自蔡邕^[17]始。其仕董卓^[18]，无守；卓死惊叹，无识。观其集中，滥作碑颂，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。宋袁淑^[19]《吊古文》：“伯喈衔文而求人。”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，故后人为立佳传。嗟乎！士君子处衰季之朝，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，视伯喈之为人，其戒之哉！

^[1]孝武：即汉武帝，名彻，景帝子，在位五十四年。尊崇儒术，表章六经。

[2]六经：即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

[3]新莽：汉孝元皇后之侄，字巨君。弑平帝，立孺子婴，莽摄政，号假皇帝。寻篡汉位，国号新。在位十五年，后为刘秀所灭。

[4]党锢：东汉桓帝时，宦官势盛。士大夫李膺等疾之，捕杀其党。宦官乃言李膺等与太学游士为朋党，诽谤朝廷。辞连二百余人，禁锢终身。故称“党锢”。灵帝时，李膺等复起用，谋诛宦官。李膺等百余人皆被杀。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。

[5]《诗·风雨篇》语。

[6]范晔：字蔚宗，南北朝宋之顺阳人，著《后汉书》。

[7]汉桓帝，名志，章帝子，在位二十一年。灵帝，名宏，亦章帝子，继桓帝后为帝，在位二十一年。

[8]秕：子实不饱满，比喻政化之恶。

[9]《后汉书》卷一百九。

[10]《后汉书》卷九十一。左雄，字伯豪，南郡人。

[11]孟德：曹操字。

[12]趺弛：不自检束。

[13]董昭：字公仁，魏定陶人。

[14]邓禹：字仲华，新野人，封高密侯，卒谥元。

[15]樊重：字君云，南阳人。子宏：为光武之舅。

[16]倜傥：不羁。

[17]蔡邕：东汉陈留人，字伯喈。董卓为司空，辟为祭酒。后卓被诛，邕在王允座，言之而叹，允即收付廷尉治罪，后死狱中。

[18]董卓：字仲颖，临洮人。灵帝时拜前将军。帝崩，将兵入朝，废少帝，立献帝，弑何太后。王允诱卓将吕布杀之。

[19]袁淑：字阳源，南朝宋人。

正始

魏明帝^[1]殂，少帝^[2]史^[3]称齐王即位，改元正始，凡九年。其十年，则太傅司马懿^[4]杀大将军曹爽^[5]，而魏之大权移矣。三国鼎立，至此垂三十年，一时名士风流，盛于洛下^[6]。乃其弃经典而尚老、庄，蔑礼法而崇放达，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，即此诸贤为之倡也。自此以后，竞祖祖述。如《晋书》^[7]言：王敦^[8]见卫轡^[9]谓长史谢鲲^[10]曰：“不意永嘉之末，复闻正始之音。”沙门^[11]支遁^[12]，以清谈著名于时，莫不崇敬，以为造微之功，足参诸正始。《宋书》^[13]言：羊玄保^[14]二子，太祖^[15]赐名，曰咸，曰粲。谓玄保曰：“欲令卿二子有林下^[16]正始余风。”王微^[17]与何偃^[18]书曰：“卿少陶玄风，淹雅修畅，自是正始中人。”《南齐书》^[19]言，袁粲^[20]言于帝^[21]曰：“臣观张绪^[22]，有正始遣风。”《南史》^[23]言何尚之^[24]谓王球^[25]正始之风尚在。其为后人企慕如此。然而《晋书·儒林传序》云：“摈阙里^[26]之典经，习正始之余论；指礼法为流俗，目纵诞以清高。”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，笃论未忘乎学者。是以讲明六艺^[27]，郑玄^[28]、王肃^[29]为集汉之终；演说老、庄，王弼^[30]、何晏^[31]为开晋之始。干宝^[32]《晋纪论》曰：“风俗淫僻，耻尚失所。学者以庄、老为宗而黜六经，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，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节信，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。”以至国亡于上，教沦于下，羌戎互僭，君臣屡易，非林下诸贤之咎，而谁咎哉！

有亡国，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？曰：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；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魏晋人之清谈，何以亡天下？是孟子所谓杨墨^[33]之言，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。昔者嵇绍^[34]之父康^[35]被杀于晋文王^[36]，至武帝^[37]革命之时，而山涛^[38]荐之人仕。绍时屏居私门，欲辞不就。涛谓之曰：“为君思之久矣。天地四时，犹有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？”一时传诵，以为名言。而不知其败义伤教，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。夫绍之于晋，非其君也；忘其父而事其非君，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，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。而荡阴之死，何足以赎其罪乎？且其入仕之初，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，而可树其忠名，以盖于晚也。自正始以来，而大义之不明，遍于

天下。如山涛者，既为邪说之魁，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。夫邪正之说，不容两立。使谓绍为忠，则必谓王裒^[39]为不忠而后可也。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^[40]、石勒^[41]，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？是故知保天下，然后知保其国。保国者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。

[1]魏明帝：名叡，文帝子，在位十三年。

[2]少帝：名芳，武帝子任城王彰之子，明帝以为子，在位十四年。

[3]史：谓《三国志》。

[4]司马懿：字仲达，三国魏温县人。

[5]曹爽：字少伯，曹真子。明帝崩，与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少主。封武安侯。为司马懿所杀。

[6]洛下：魏都洛阳，亦称洛下。

[7]《晋书》：唐房乔等撰。

[8]王敦：字处仲，晋元帝时为镇东大将军，据武昌反，帝以敦为丞相。明帝时又反。旋病死。

[9]卫玠：字叔宝，安邑人。丰神秀异，有璧人之目，好言玄理，为时推重。

[10]谢鲲：字幼舆，陈国人。任达不拘。尝挑邻女，被投梭折齿。

[11]沙门：僧也。

[12]支遁：字道林，陈留人，世称支公。

[13]《宋书》：梁沈约撰。

[14]羊玄保：南朝宋太山人。

[15]太祖：指宋文帝，名义隆，武帝子，在位三十年。

[16]晋时，阮籍、嵇康、山涛、刘伶、阮咸、向秀、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，肆意酣畅，时称竹林七贤。后世因谓放达者为有林下风致。

[17]王微：字景玄，宋琅邪人。

[18]何偃：字仲弘，庐江人。

[19]《南齐书》：梁萧子显撰。

[20]袁粲：字君倩，南朝宋陈郡人，初名愨孙。废帝时秉政，后为萧道成杀于石头城。

[21]帝：指宋明帝。

[22]张绪：南齐吴郡人，字思曼。

[23]《南史》：唐李延寿撰，纪南朝宋齐梁陈事。

[24]何尚之：字彦德，偃之父。

[25]王球：字倩玉，宋琅邪人。

[26]阙里：指孔子故里。

[27]六艺：即六经。

[28]郑玄：字康成，东汉高密人，师事马融，著书凡百余万言。今存者有《毛诗笺》《周礼礼记》《仪礼注》。

[29]王肃：字子雍，王朗子，三国魏东海人。善贾逵马融之学，不好郑氏。采会同异，为《尚书》《诗》《论语》《礼》《左氏传》之解。

[30]王弼：字辅嗣，三国魏山阳人，注《易》及《老子》。

[31]何晏：字平叔，何进孙，三国魏宛人。好老庄言，与夏侯玄等竞为清谈，士大夫效之，遂成一时之风气。

[32]干宝：字令叔，晋新蔡人，著《晋纪》三十卷，时称良史。

[33]杨墨：指杨朱、墨翟。

[34]嵇绍：字延祖，晋谯国人。十岁而孤，事母孝谨，累迁散骑常侍。惠帝败于荡阴，百官左右皆奔散，惟绍俨然端冕，以身卫帝。兵交御辇，飞箭雨集，遂被害。

[35]嵇康：字叔夜，魏人。有奇才俊辩。为司马昭所杀。

[36]晋文王：即司马昭，字子上，懿次子，兄师没，嗣为大将军，专国政，封晋王，赐天子礼乐。卒，谥文王。武帝受禅，追尊为文皇帝。

[37]武帝：姓司马，名炎，字安世，昭长子。嗣父昭为晋王，受魏禅，即帝位。在位二十五年。

[38]山涛：字巨源，晋怀人，与阮籍、嵇康等称“竹林七贤”。

[39]王裒：字伟元，晋营陵人，博学多能。父仪为司马昭所杀，终生不向西坐，示不臣晋。

[40]刘聪：匈奴人冒顿之后，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，约为兄弟，故其子孙遂冒称刘氏。至刘渊自称汉王。旋称帝，刘聪为刘渊第四子，字玄明，杀兄和自立。攻陷洛阳，执晋怀帝。與群臣宴，使怀帝青衣行酒，寻鸩杀之。愍帝即位于长安，刘聪遣刘曜等陷之，帝出降，在位九年。谥昭武皇帝。

[41]石勒：字世龙，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。初为盗，后归刘渊。晋太兴中，叛前赵称王。旋杀刘曜称帝，史称后赵。十六国中，最为强盛。在位十五年。谥明帝。

宋世风俗

《宋史》^[1]言：“士大夫忠义之气，至于五季^[2]，变化殆尽。宋之初兴，范质^[3]、王溥^[4]犹有余憾……艺祖首褒韩通^[5]，次表卫融^[6]，以示意向……真^[7]、仁^[8]之世，田锡^[9]、王禹偁^[10]、范仲淹^[11]、欧阳修^[12]、唐介^[13]诸贤，以直言谏论倡于朝。于是中外缙绅，知以名节相高，廉耻相尚，尽去五季之陋。故靖康之变^[14]，志士投袂，起而勤王，临难不屈，所在有之。及宋之亡，忠节相望。”^[15]呜呼！观哀^[16]、平^[17]之可以变而为东京，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，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。《剥》上九之言硕果^[18]也，阳穷于上，则复生于下矣^[19]。

人君御物之方，莫大乎抑浮止竞。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，虽所用或非其人，而风俗醇厚，好尚端方。论世之士，谓之君子道长。及神宗^[20]朝，荆公^[21]秉政，骤奖趋媚之徒，深锄异己之辈。邓馆^[22]、李定^[23]、舒亶^[24]、蹇序辰^[25]、王子韶^[26]诸奸，一时擢用，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。钻者，取必入之义。班固答窦戏：“商鞅挟三术^[27]以钻孝公。”《邓綰传》：以颂王安石得官，谓其乡人曰：“笑骂从汝好，官须我为之。”干进之流，乘机抵隙。驯至绍圣、崇宁，而党祸大起，国事日非。膏肓之疾，遂不可治。后之人，但言其农田、水利、青苗、保甲诸法为百姓害，而不知其移人心、变士习为朝廷之害。其害于百姓者，可以一旦而更，而其害于朝廷者，历数十百年，滔滔之势，一往而不可反矣。李应中谓：“自王安石用事，陷溺人心，至今不自知觉，人趋利而不知义，则主势日孤。”此可谓知言者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毋教揉^[28]升木，如涂涂附。”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，岂非荆公教揉之效哉！

《苏轼传》：熙宁初，安石创行新法。轼上书言：“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……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……仁祖^[29]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序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考其成功则曰未至。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；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余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，故升遐^[30]之日，天下归仁。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

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，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，跬步可图，俾常调之人，举生非望。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巧进之士益多，惟陛下哀之救之！”当时论新法者多矣，未有若此之深切者。根本之言，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。

《东轩笔录》^[31]：“王荆公秉政，更新天下之务，而宿望旧人，议论不协。荆公遂选用新进，待以不次。故一时政事，不日皆举，而两禁台阁，内外要权，莫非新进之士也。

《石林燕语》^[32]：“故事，在京职事官，绝少用选人者。熙宁初，稍欲革去资格之弊，始诏迁举到可试用人，并令崇文院校书，以备询访差使。候二年取旨，或除馆职，或升资任，或只与合人差遣。时邢尚书恕^[33]，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。胡右丞愈知谏院，犹以为太遽，因请，虽选人而未历外官与虽历任而不满者，皆不得选举。乃特诏邢恕与堂除近地，试衔知县。近岁不复用此例，自始登第直为禁从矣。”及出知江宁府，吕惠卿^[34]骤得政柄，有射羿^[35]之意。而一时之士，见其得君，谓可以倾夺荆公，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。寻荆公再召，邓绾反攻惠卿，惠卿自知不安，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。上封惠卿所言，以示荆公。故荆公表有云：‘忠不足以取信，故事事欲其自明；义不足以胜奸，故人人与之立敌。’盖谓是也。既而惠卿出亳州，荆公复相。承党人之后，平日肘腋尽去，而在者已不可信，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。当日唯与其子雾^[36]机谋，而雾又死。知道之难行也，于是慨然复求罢去，遂以使相再镇金陵，未期纳节。久之，得会灵观使。”其发明荆公情事，至为切当。子曰：“君子易事而难说也。”^[37]而《大戴礼》言：“有人焉，容色辞气，其入人甚愉；进退周旋，其与人甚巧；其就人甚速，其叛人甚易。”^[38]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，不惟变士习，蠢民生而已，亦不享其利。苏辙疏吕惠卿，比之吕布^[39]、刘牢之^[40]。书曰：“其后嗣王，罔克有终，相亦罔终。”为大臣者，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！

《东轩笔录》又曰：“王荆公在中书，作《新经义》以授学者，故太学诸生，几及三千人。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，处以上中下三舍，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，朝廷将以不次升擢。于是轻薄书生，矫饰言行，坐作虚誉，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。”

苏子瞻《易传》兑卦解曰：“六三、上六，皆兑之小人，以说为事者，均也。六三履非其位，而处于二阳之间，以求说为兑者，故曰‘来兑’，言初与二不招而自来也。其心易知，其为害浅，故二阳皆吉，而六三凶。上六超然于外，不累于物，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，故曰‘引兑’，言九五引之而后至也。其心难知，其为害深，故九五‘孚于剥’。虽然，其心盖不知而贤之，非说其小人之实也。使知其实，则去之矣，故有厉而不凶。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，何也？曰，难进者君子之事也。使上六引而不兑，则其道光矣。”此论盖为神宗用王安石而发。孟子曰：“好名之人，能让千乘之国；苟非其人，箪食豆羹见于色。”荆公当日处卑官，力辞其所不必辞，既显宜辞而不复^[41]辞，矫情干誉之私，固有识之者矣。夫子之论观人也，曰：“察其所安。”^[42]又曰：“色取仁而行达，居之不疑；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^[43]是则欺世盗名之徒，古今一也，人君可不察哉！陆游《岁暮感怀诗》：“在昔祖宗时，风俗极粹美。人材兼南北，议论忘彼此。谁令各植党，更仆而迭起？中更金源祸，此风犹未已。倘筑太平基，请自厚俗始。”

[1] 《宋史》：元脱脱等奉敕撰，共四百九十六卷。

[2] 五季：即五代。

[3] 范质：字文溥，宗城人。历官后唐后周，宋太祖时，封鲁国公，性卞急，以廉介自持。

[4] 王溥：字齐物，祁人。曾仕后周。性宽厚，好汲引后进。

[5] 韩通：字仲达，后周太原人。有勇力，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。宋太祖篡位以不屈死。太祖下诏褒之。

[6] 卫融：博兴人。为北汉中书侍郎。宋太祖伐北汉，融被擒，将戮之，融大呼死得其所。太祖以为忠，释之。

[7] 真：即真宗，名恒，太宗子，在位二十五年。

[8] 仁：即仁宗，名祯，真宗子，在位四十一年。

[9] 田锡：字表圣，洪雅人。官谏议大夫，遇事敢言，不避权贵。

[10] 王禹偁：字元之，钜野人。官右拾遗，遇事敢言，以直躬行道为己任。

[11] 范仲淹：字希文，吴县人，谥文正。立朝崇尚气节，风气为之一变。

[12] 欧阳修：字永叔，谥文忠，庐陵人。能文章，正直敢言。

[13] 唐介：字子方，江陵人。仁宗时，官殿中侍御史，以劾宰相文彦博被贬，直声动天下，士大夫称真御史。

[14] 宋钦宗，名桓，徽宗子，在位二年，年号靖康。金陷汴京，虏钦宗及徽宗北去。

[15] 语见《忠义传叙》。

[16] 汉哀帝：名欣，元帝庶孙，定陶恭王子，在位六年。

[17] 汉平帝，名衎，哀帝子，在位五年，为王莽所弑。

[18] 《易·剥卦》：“上九，硕果不食。”

[19] 《易·序卦》：“剥穷上反下，故受之以复。”

[20]神宗：名頊，英宗子，在位十八年。

[21]王安石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临川人。神宗时为相，封荆国公。谋改革政治，兴农田，水利，均输，保甲，免役，市易，保马，方田诸法，号为新法。物议沸腾，时名臣皆罢斥，新法卒无效。

[22]邓绾：字文约，双流人，以媚王安石得官。人有笑且骂者，绾曰：“笑骂从汝好，官自我为之。”

[23]李定：字奋深，扬州人。助安石行新法。以劾苏轼怨谤，为公论所恶。

[24]舒亶：字信道，慈溪人。为王安石所擢用，举劾多私，倚摭善类，朝野侧目。

[25]蹇序辰：字授之，双流人。哲宗朝，官中书舍人，同修国史。请类编元祐章牒，由是缙绅之祸，无一得脱者。

[26]王子韶：字圣美，太原人。熙宁初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，子韶为“衙内钻”，指其交结要人子弟，如刀钻之利。

[27]三术：谓帝道，王道，霸道也。

[28]獠：猿属。

[29]仁祖：即仁宗。

[30]升遐：逝世。

[31]《东轩笔录》：宋魏泰撰。

[32]《石林燕语》：宋叶梦得撰，凡十卷。

[33]邢恕：字和叔，阳武人。天性反覆，先后依附章惇及蔡京。

[34]吕惠卿：字吉甫，晋江人。初附安石。后安石去位，遂加以倾害。

[35]《孟子》：“逢蒙学射于羿，尽羿之道。思天下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”

[36]王雱：字元泽。性敏甚，未冠已著书数万言。

[37]见《论语》。

[38]语见《文王官人》篇。

[39]吕布：字奉先，后汉九原人。初事丁原，原见杀，继事董卓，誓为父子。后与王允共杀卓。

[40]刘牢之：字道坚，晋彭城人。败苻坚，平孙恩，威名甚盛。晋廷命讨桓玄，遣子敬宣降玄。既敬宣劝牢之袭玄，犹豫不决，其下多散走，自缢死。

[41]见《太甲》篇。

[42]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：“先是馆阁之命屡下，安石屡辞，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，恨不识其面。朝廷每欲俾以美官，惟患其不就也。明年，同修起居注。辞之……上章至八九乃受。遂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刑狱，自是不复辞官矣。”

[43]见《论语》。

名教

司马迁作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，谓“自廊庙朝廷屿穴之士，无不归于富厚。等而下之，至于吏士舞文弄法，刻章伪书，不避刀锯之诛者，没于赂遗”。而仲长敖^[1]核性赋，谓保^[2]虫三百，人最为劣。爪牙皮毛，不足自卫，唯赖诈伪，迭相嚼啮。等而下之，至于台隶童竖，唯盗唯窃。乃以今观之，则无官不赂遗，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；无守不盗窃，而人人皆童竖之为矣。自其束发读书之时，所以劝之者，不过所谓千钟粟、黄金屋，而一旦服官，即求其所大欲。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，遂成风流^[3]，不可复制。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？曰：唯名可以胜之。名之所在，上之所庸^[4]，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。名之所去，上之所摈，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。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，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。《南史》有云：“汉世士务修身，故忠孝成俗，至于乘轩服冕，非此莫由。晋宋以来，风衰义缺。”^[5]故昔人之言，曰名教，曰名节，曰功名，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，而犹使之以名为利。虽非纯王之风，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。

《旧唐书》：薛谦光^[6]为左补阙，上疏言：“臣窃窥古之取士，实异于今。先观名行之源，考其乡邑之誉。崇礼让以励己，显节义以标信，以敦朴为先最，以雕虫为后科。故人崇劝让之风，士去轻浮之行。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，行难进易退之规，众议已定其高下，郡将难诬其曲直。故计贡之贤愚，即州将之荣辱；假有秽行之彰露，亦乡人之厚颜。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，干木^[7]隐而西河美。故名胜于利，则小人之道消；利胜于名，则贪暴之风扇……自七国之季，虽杂纵横，而汉代求才，犹征百行。是以礼节之士，敏德自修，闾里推高，然后为府寺所辟……今之举人，有乖事实。乡议决小人之笔，行修无长者之论，策第喧竞于州府，祈恩不胜于拜伏。或明制^[8]才出，试遣搜敷^[9]，驱驰府寺之门，出人王公之第。上启陈诗，唯希效唾之泽；摩顶至足，冀荷提携之恩。故俗号举人，皆称觅举。觅者，自求之称也……夫徇己之心切，则至公之理乖；贪仕之性彰，则廉洁之风薄。是知府命虽高，异叔度^[10]勤勤之让；黄门已贵，无秦嘉^[11]耿耿之辞。纵不能挹己推贤，亦不肯待于三命。故选司补置，喧然于礼闱^[12]；州贡宾王，争讼于阶闼。谤议纷合，浸以成风。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，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。

自非上智，焉能不移；在于中人，理由习俗。若重谨厚之士，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；若开趋竞之门，则徼倖者皆戚施^[13]而附会。附会则百姓罹其弊，修名则兆庶蒙其福。风化之渐，靡不由兹。”嗟乎，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！

汉人以名为治，故人材盛；今人以法为治，故人材衰。

宋范文正上晏元献^[14]书曰：“夫名教不崇，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，桀纣不足畏。为人臣者谓八元^[15]不足尚，四凶^[16]不足耻。天下岂复有善人乎？人不爱名，则圣人之权去矣。”

今日所以变化人心，荡涤污俗者，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。天下之士，有能笃信好学，至老不倦，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，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，而听其出处，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。庶司之官，有能洁己爱民，以礼告老，而家无儋石^[17]之储者，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，以为子孙世业，而除其租赋，复其丁徭。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。岂待茵川再遣，方收牧豕之儒；公孙弘^[18]优孟^[19]陈言，始录负薪之胤。孙叔敖而扶风之子，特赐黄金，尹翁归^[20]涿郡之贤，常颁羊酒，韩福^[21]遂使名高处士，德表具僚，当时怀稽古之荣，没世仰遗清之泽。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，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？以名为治，必自此涂始矣。

汉平帝元始中诏曰：“汉兴以来，股肱在位，身行俭约，轻财重义，未有若公孙弘者也。位在宰相封侯，而为布被脱粟之饭；奉^[22]禄以给故人宾客，无有所余，可谓减于制度应劭^[23]曰：“礼贵有常尊，衣服有品。”而率下笃俗者也。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……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^[24]为适^[25]者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”

《魏志》：嘉平六年，朝廷追思清节之士，诏赐故司空徐邈^[26]、征东将军胡质^[27]、卫尉田豫^[28]家谷二千斛、帛三十束，布告天下。后魏宣武帝^[29]延昌四年诏曰：“故处士李溢^[30]屡辞征辟，志守冲素，儒隐之操，深可嘉美。可远傍惠康，近准率晏，谥曰贞静处士，并表其门闾，以旌高节。《唐六典》^[31]：若蕴德丘园，声实明著，虽无官爵，亦赐谥曰先生。”存者赐之以先生之号，歿者则加之以谥。如杨播隐居不仕，至德中赐号元靖先生是也。《宋史》同。以余所见，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^[32]言，赠举人归子慕^[33]、朱陞宣^[34]为翰林院待诏。

《唐书》：“牛僧孺^[35]……隋仆射奇章公弘^[36]之裔。幼孤，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，依以为生。”则知隋之赐田，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。若金帛之颁，廩禄之惠，则早已化为尘土矣。国朝正统中，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濙^[37]，其子孙亦至今守之。故窃以为奖廉之典，莫善于此。

[1] 仲长敖：唐人，有集二卷。

[2] 保：赤体。

[3] 风流：犹言风气。

[4] 庸：用。

[5] 见《孝义传论》。

[6] 薛谦光：薛登，义兴人，本名谦光，以与太子同名，赐名登。

[7] 干木：姓段，战国魏人，游西河，师事卜子夏。魏文侯往见，段干木逾垣避之。段干姓，木名。

[8] 制：避武后讳，由“诏”改“制”。武后，武墨：唐高宗之后。高宗崩，临朝称制。废中宗立睿宗，改国号周。溢则天皇后，在位二十一年。

[9] 敬：《集韵》通作“易”。

[10] 叔度：黄宪，字叔度，东汉汝南人。初举孝廉，又辟公府。友人劝其仕，宪亦不拒之。暂到京师而还，竟无所就。

[11] 秦嘉：字士会，东汉陇西人，为郡上计掾，妻徐淑，寝疾还家，不获面别，赠以诗，嘉亦以诗答之。

[12] 唐称礼部为礼闱。

[13] 戚施：有丑疾之人，背曲而不能仰者；以状趋奉之丑态。

[14] 晏元献：即晏殊，字同叔，宋临川人，卒谥元献。

[15] 《左传》：“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：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垂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，天下谓之八元。”

[16] 舜流四凶族，即浑敦、穷奇、檮杌、饕餮也。

[17] 儻：同“担”。《通雅》：“《汉书》一石为石，再石为儻，言人担之也。”

[18] 公孙弘：字季，汉菑川人。少时，家贫，牧豕海上。武帝即位，招贤良文学之士，弘以贤良为博士。使匈奴还报，不合帝意，免归。旋有诏征文学，菑川国复推上弘，拜为博士。

[19] 优孟：优者倡优也，孟其字。春秋楚人。楚相孙叔敖尝善待之。敖死，其子穷困负薪。孟为言于楚庄王，乃封其子。

[20] 尹翁归：字子兄，汉河东人，徙杜陵。守右扶风，卒后，家无余财。天子贤之，诏赐其子黄金百斤。

[21] 韩福：涿郡人，以德行征至京师。诏长吏以时存问，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，酒二斛。

[22] 奉：同“俸”。

[23] 应劭：字仲远，后汉南顿人。唐颜师古注《汉书》多引其注。

[24] 见：同“现”。

[25] 适：同“嫡”。

[26]徐邈：字景山，蓟人。

[27]胡质：字文德，寿春人。

[28]田豫：字国让，渔阳人。

[29]宣武帝：姓元，名恪，孝文帝次子，在位十六年。

[30]李谧：涿郡人，字永和。

[31]《唐六典》：唐玄宗撰，共三十卷。

[32]祁彪佳：字宏吉，山阴人。

[33]归子慕：字季思，昆山人，有光子。学者称清远先生。

[34]朱陞宣：未详。

[35]牛僧孺：字思黯。宁宗时与李宗闵对策，条指失政，以方正敢言进身。后与宗闵相结，怀私昵党，排斥所憎，权震天下。时称牛李。

[36]奇章公弘：鸛觚人，字里仁。封奇章郡公。

[37]胡茨：字源洁，武进人。建文进士，历礼部尚书，加少傅，谥忠安。

廉耻

《五代史^[1]·冯道^[2]传论》曰：“‘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’^[3]善乎管生^[4]之能言也！礼义治人之大法，廉耻立人之大节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，亦无所不至。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，无所不为，则天下其有不乱，国家其有不亡者乎？”然而四者之中，耻尤为要。故夫子之论士曰：“行己有耻。”^[5]孟子曰：“人不可以无耻，无耻之耻，无耻矣。”^[6]又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，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”所以然者，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，其原皆生于无耻也。故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。吾观三代以下，世衰道微，弃礼义，捐廉耻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，鸡鸣不已于风雨，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。顷读《颜氏家训》^[7]，有云：“齐朝一士夫，尝谓吾曰：‘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疏。教其鲜卑语，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。’吾时俯而不答。异哉此人之教子也，若由此业自致卿相，亦不愿汝曹为之。”嗟乎！之推^[8]不得已而仕于乱世，犹为此言，尚有《小宛》诗人之意。彼阉然媚于世者，能无愧哉？

罗仲素^[9]曰：“教化者朝廷之先务，廉耻者士人之美节，风俗者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，则士人有廉耻；士人有廉耻，则天下有风俗。”

古人治军之道，未有不本于廉耻者。《吴子》^[10]曰：

“凡制国治军，必教之以礼，励之以义，使有耻也。”夫人有耻，在大足以战，在小足以守矣。《尉繚子》^[11]言：“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，则可以死易生。”而太公对武王，将有三胜：一曰礼将，二曰力将，三曰止欲将^[12]。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，而《兔置》^[13]之武夫，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。岂有淫刍豢，窃牛马，而为暴于百姓者哉？《后汉书》：“张奂^[14]为安定属国都尉。羌豪帅感奂恩德，上马二十匹，先零^[15]酋长又遗金^[16]八枚。奂并受之，而召主簿于诸羌前，以酒酹^[17]地曰：‘使马如羊，不以入厩，使金如粟，不以人怀。’悉以金马还之。羌性贪而贵吏清，前有八都尉，率好财货，为所患苦。及奂，正身洁己，

威化大行。”呜呼！自古以来，边事之败，有不始于贪求者哉？吾于辽东之事有感。

杜子美诗：“安得廉颇^[18]将，三军同晏眠。”一本作“廉耻将”。诗人之意，未必及此，然吾观《唐书》，言：“王佖^[19]为武灵节度使，先是吐蕃^[20]欲成乌兰桥，每于河堧^[21]先贮材木，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，委于河流，终莫能成。蕃人知佖贪而无谋，先厚遗之，然后并役成桥，仍筑月城守之。自是朔方御寇不暇，至今为患。”由佖之黷货也。故贪夫为帅，而边城晚开。得此意者，郢书燕说^[22]，或可以治国乎。见《韩非子》。

[1] 《五代史》：有新旧两种。《旧五代史》，宋太宗时薛居正撰。仁宗时，欧阳修重加修定，为《新五代史》。此指《新五代史》。

[2] 冯道：字可道，后周景威人。历事后唐、石晋、后汉、后周朝，自号长乐老，作《长乐者叙》，陈己官爵以为荣。

[3] 语见《管子》。

[4] 管仲：名夷吾，春秋时齐桓公之贤相，相桓公成霸业。

[5] 见《论语》。

[6] 语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，“无耻之耻，无耻矣”，谓人能以无耻之为耻，则终身无复有耻辱之累。

[7] 《颜氏家训》：隋颜之推撰，述立身治家之法以训子孙者。

[8] 之推：字介，临沂人。初仕梁，后奔北齐。齐亡仕周。隋开皇中，太子召为学士。

[9] 罗从彦，字仲素。宋南剑人。学者称豫章先生。

[10] 《吴子》：周吴起撰。古兵书。

[11] 《尉缭子》：亦兵书。

[12] 语见《六韬》。

[13] 《诗经》篇名。中有“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”语，诗序以为“兔置，后妃之化也”。

[14] 张奂：字然明，敦煌人。

[15] 零：读如连，汉时羌族。

[16] 鍪：《后汉书》注引郭璞注《山海经》云：“金食器名，未详形制。”

[17] 以酒沃地曰酌（lěi）。

[18] 廉颇：战国时赵之良将。

[19] 王秘：李晟之甥。

[20] 吐蕃：唐时羌族，据有今之西藏。

[21] 堧：水滨地。亦作堧。

[22] 郢书燕说：典出《韩非子》：“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，夜书，火不明。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，而过书举烛。举

烛非书意也。燕相受书而说之，曰：举烛者，尚明也；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。燕相白王，大说。国以治。治则治矣，非书意也。”

俭约

国奢示之以俭^[1]，君子之行，宰相之事也。汉汝南许劭^[2]为郡功曹，同郡袁绍^[3]，公族豪侠，去濮阳令归，车徒甚盛。人郡界，乃谢曰：“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？”遂以单车归家。晋蔡充^[4]号学，有雅尚，体貌尊严，为人所惮。高平刘整，车服奢丽。尝语人曰：“纱縠吾服其常耳，遇蔡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。”北齐李德林^[5]父亡，时正严冬，单衰徒跣，自驾灵舆，反葬博陵。崔谏休假还乡，将赴吊，从者数十骑，稍稍减留。比至德林门，才余五骑。云：“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。”李僧伽^[6]修整驾业，不应辟命。尚书袁叔德^[7]来候僧伽，先减仆从，然后入门。曰：“见此贤令，吾羞对轩冕。”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，是以居官而化一邦，在朝廷而化天下。

魏武帝时，毛玠^[8]为东曹掾，典选举，以俭率人，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，虽贵宠之臣，舆服不敢过度。唐大历末，元载^[9]伏诛，拜杨绾^[10]为相。绾质性贞廉，车服俭朴，居庙堂未数日，人心自化。御史中丞崔宽^[11]，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，家富于财。有别墅在皇城之南，池馆台榭，当时第一。宽即日潜遣毁撤。中书令郭子仪^[12]，在邠州行营，闻绾拜相，坐中音乐，减散五分之四。京兆尹黎幹^[13]，每出入驱从百余，亦即日减损，惟留十骑而已。李师古^[14]跋扈，惮杜黄裳^[15]为相，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，毡车子一乘。使者到门未敢送，伺候累日，有绿舆自宅出，从婢二人，青衣褴褛，言是相公夫人。使者遽归告师古，师古折其谋，终身不敢改节。此则禁郑人之泰侈，奚必于三年^[16]？变洛邑之矜夸，无烦乎三纪。修之身，行之家，示之乡党而已，道岂远乎哉？

[1] 《礼》：“国奢，示之以俭；国俭，示之以礼。”

[2] 许劭：字子将，平舆人。少峻名节，好核论乡党人物，每月辄更其品题，故汝南俗有“月旦评”。

[3] 袁绍：字本初。高祖父安，为汉司徒；自安以下，四世居之公位。尝与何进谋诛宦官，后又起兵讨董卓。

[4] 蔡充：《晋书》作克，字子尼。陈留人。

[5] 李德林：字公辅，博林人。

[6] 李僧伽：为博陵望族，兄为仆射。

[7]袁聿修，字叔德，陈郡人，北齐时为尚书郎。

[8]毛玠：字孝先，平丘人。

[9]元载：字公辅，岐山人。代宗时官中书侍郎，大历十三年，以贪渎赐死。

[10]杨绾：字公权，华阴人。卒谥文简。

[11]崔宽：卫州人。以深结元载为御史中丞。在蜀甚奢侈。后朱泚反，卢杞诬宁附泚，缢杀之。

[12]郭子仪：字子仪，华州人。以平安史之乱，封汾阳王。卒谥忠武。

[13]黎幹：戎州人。代宗时，为京兆尹，甚贪暴。德宗时赐死。

[14]李师古：高丽人，继其父纳为平卢节度使。

[15]杜黄裳：字遵素，万年人，相德宗，削平藩镇。

[16]郑子产为政，大人之忠俭者从而與之，泰侈者因而毙之。从政一年，人欲杀之，及三年，众大悦服。

大臣

《记》曰：“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。”^[1]故欲正君而序百官，必自大臣始。然而王阳^[2]黄金之论，时人既怪其奢；公孙^[3]布被之名，直士复讥其诈。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，惟观之于终，斯得之矣。

“季文子^[4]卒，大夫入敛。公在位，宰庀^[5]家器为葬备，无衣帛之妾，无食粟之马，无藏金玉，无重器备，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。相三君^[6]矣，而无私积，可不谓忠乎？”^[7]诸葛亮自表后主曰：“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五十顷，子孙衣食，悉仰于家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无别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”及卒，如其所言。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，而左氏称之为忠，孔明以为无负者，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，必自其贪于货赂也。夫居尊席腆，润屋华身，亦人之常分尔。岂知高后^[8]降之弗祥，民人生其怨诅，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？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，关于政化之隆污，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。

杜黄裳元和之名相，而以富厚蒙讥^[9]。卢怀慎^[10]开元之庸臣，而以清贫见奖。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，此卜相之要言。

[1] 语见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[2] 王吉，字子阳，汉琅邪人，世称王阳。宣帝时官谏大夫。子崇，平帝时为大司空。自吉至崇世名清廉，皆好车马衣服。其自奉养极为鲜明，而亡金银锦绣之物。及迁徙去处，所载不过囊衣，不蓄积余财。去住家居，亦布衣疏食。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。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。

[3] 公孙：即公孙弘。弘为御史大夫，为布被，食一肉脱粟饭。汲黯，尝谓武帝曰：“弘位在三公，奉禄甚多，然为布被，此诈也。”

[4] 季文子：鲁大夫季孙氏，名行父，卒于鲁襄公五年，即周灵王四年。

[5] 庀：具也。

[6] 三君：谓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。

[7] 语见《左传·襄公五年》。

[8] 高后：谓天也。

[9] 《旧唐书》称裳为宰相，除授不分流品，或官以贿迁，时论惜之。歿后，贿赂事发。御史奏黄裳纳郾宁节度使

高崇文钱四万五千缗，按故吏吴凭及黄裳子载，辞服。

[\[10\]](#)卢怀慎：滑州人。《唐书》称其清俭不营产，虽贵而妻子犹寒饥。及治丧，家无留储。

除贪

汉时赃罪被劾，或死狱中，或道自杀。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，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。睿宗^[1]太极元年四月制：官典主司枉法，赃一匹已上，并先决一百^[2]。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：“大辟罪已下，已发觉未发觉，已结正未结正，系囚见徒，罪无轻重，咸赦除之。官典犯赃，不在此限。”然犹有左降遐方，谪官蛮徼者。而卢怀慎重以为言，谓：“屈法惠奸，非正本塞源之术。”^[3]是知乱政同位，商后作其丕刑；贪以败官，《夏书》训之必杀^[4]。三代之王，罔不由此道者矣。

宋初，郡县吏承五季之习，黷货厉民，故尤严贪墨之罪。开宝三（四）年，董（王）^[5]元吉守英州，受赃七十余万，帝以岭表初平，欲惩掎克^[6]之吏，特诏弃市。而南郊大赦^[7]，十恶^[8]故劫杀，及官吏受赃者不原。史言：“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，而不赦犯赃其一也。”^[9]天圣以后，士大夫皆知饬簠簋^[10]而厉廉隅，盖上有以勤之矣。《石林燕语》：“熙宁中，苏子容^[11]判审刑院，知金州张仲宣坐枉赃法，论当死。故事，命官以赃论死，皆贷命杖脊，黥配海岛。子容言：‘古者刑不上大夫，可杀则杀。仲宣五品官，今杖而黥之，得无辱多士乎？’乃诏免黥杖，止流岭外。自是途为例。”然惩贪之法，亦渐以宽矣。于文定^[12]慎行谓：“本朝姑息之政，甚于宋世。败军之将，可以不死；赃吏巨万，仅得罢官。而小小刑名，反有凝脂^[13]之密，是轻重胥失之矣。”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，宣德中，改为运砖纳米赎罪，浸至于宽，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。宣德中，都御史刘观^[14]坐受赃数千金论斩。上曰：“刑不上大夫。观虽不善，朕终不忍加刑。”命遣戍辽东。正统初，遂多特旨曲宥。呜呼！法不立，诛不必，而欲为吏者之母贪，不可得也。人主既委其太阿^[15]之柄，而其所谓大臣者，皆刀笔筐篋之徒，毛举细故，以当天下之务，吏治何由而善哉？

《北梦琐言》：“后唐明宗^[16]尤恶墨吏。邓州留后陶玘，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，税外科配^[17]，贬岚州司马。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赦^[18]，长流绥州。亳州刺史李邺，以赃秽赐自尽。汴州仓吏犯赃，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，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，王建立奏之，希免死。上

曰：‘王法无私，岂可徇亲？’”^[19]“供奉官丁延徽，巧事权贵，监仓犯赃，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。上曰：‘食我厚禄，盗我仓储，苏秦复生，说我不得。’并戮之。”^[20]以是在五代中，号为小康之世。

《册府元龟》载：天成^[21]四年十二月，蔡州西平县令李商，为百姓告陈不公，大理寺断止赎铜。敕旨：“李商招愆，俱在案款，大理定罪，备引格条。然亦事有所未图，理有所未尽。古之立法，意在惜人。况自列承，溥天无事，人皆知禁，刑遂从轻。丧乱以来，廉耻者少。朕一临寰海，四换星灰^[22]，常宣无外之风，每革从前之弊，惟期不滥，皆守无私。李商不务养民，专谋润己。初闻告不公之事件，决彼状头^[23]，又为夺有主之庄田，捽其本户。国家给州县篆印，只为行遣公文，而乃将印历下乡，从人户取物。据兹行事，何以当官？宜夺历任官，杖杀。”^[24]读此敕文，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。

《金史》：“大定十二年，咸平尹石抹阿没刺以赃死于狱。上谓其不尸诸市，己为厚幸。贫穷而为盗贼，盖不得已；三品职官，以赃至死，愚亦甚矣。其诸子皆可除名。”^[25]夫以赃吏而辄及其子，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。然贫人败类，其子必无廉清。则世宗^[26]之诏，亦未为过。《汉书》言：“李固、杜乔，朋心合力，致主文宣。”^[27]而孝桓^[28]即位之诏有曰：“赃吏子孙，不得详举。”^[29]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？

《元史》：“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，敕中外官吏赃罪，轻者决杖，重者处死。”^[30]

有庸吏之贪，有才吏之贪。《唐书·牛僧孺传》：“穆宗初，为御史中丞。宿州刺史李直臣，坐赃当死。中贵人为之申理。帝曰：‘直臣有才，朕欲贷而用之。’僧孺曰：‘彼不才者，持禄取容耳。天子制法，所以束缚有才者。安禄山、朱泚以才过人，故乱天下。’帝是其言，乃止。”^[31]今之贪纵者，大抵皆才吏也。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，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。

《后汉书》称：“袁安为河南尹，政号严明，然未尝以赃罪鞫人。”^[32]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。乃余所见，数十年来，姑息之政，至于纲解纽弛，皆此言贻之敝矣。嗟乎！范文正有言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^[33]朱子谓：“近世流俗，惑于阴德之论，多以纵舍有罪为仁。”^[34]此犹人主之以行赦为仁也。孙叔敖断两头蛇，而位至楚

相，亦岂非阴德之报邪？

唐《柳氏家法》：“居官不奏祥瑞，不度僧道，不贷赃吏法。”^[35]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。宋包拯戒子孙：“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，死不得葬大莹。”^[36]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。

[1]睿宗：名旦，唐高宗子。武后废中宗，立为帝，不使预政。其第七年（690），武后改唐为周，立旦为皇嗣。武后崩，中宗复位，中宗为韦后所弑睿宗复即位。在位三年，传位于太子隆基。

[2]见《旧唐书》卷七《睿宗纪》。

[3]见《旧唐书》卷九八《卢怀慎传》。

[4]《左传》昭公十四年，叔向谓贪以败官为墨。《夏书》曰昏墨贼杀。

[5]《宋史》卷二〇〇《刑法志》载：“开宝四年，冬十月庚午，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。”《续资治通鉴》谓：“坐知英州月余多受赃私故也”。此处作“三年”及“董元吉”均误。

[6]掊克：聚敛民财。

[7]王隐《晋书》：“咸宁二年十二月，帝乃设坛受命南郊，幸太极殿前，大赦天下。”

[8]旧刑律有十恶，犯者不赦：一谋反，二谋大逆，三谋叛，四恶逆，五不道，六大不敬，七不孝，八不睦，九不义，十内乱。

[9]见《宋史·循吏传》叙。

[10]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：“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不廉，曰簠簋不飭。”师古注：“簠簋所以盛饭也。方曰簠，圆曰簋。”

[11]苏颂，字子容，泉州人。

[12]于文定：字可远，更字无垢，卒谥文定，明东河人。

[13]《诗》：“肤如凝脂。”谓柔滑也，无严密之意。疑当作“凝网”。汉崔寔文：“凝网重罚。”

[14]刘观：雄县人。宣宗时，为左都御史，出视河道，以受赃被劾。

[15]太阿：剑名。古语，太阿倒持，受人以柄。

[16]后唐明宗：名嗣源，李克用养子，在位八年。

[17]科配：犹今言“摊派”，谓临时加增之租税，按户口或田亩，断令各纳若干者。

[18]告敕：亦称“诰敕”，“诰命”，官吏受封之词。

[19]以上见《北梦琐言》卷十八。

[20]丁延徽事见卷十九。

[21]后唐明宗年号，凡四年。

[22]星一年一周天；葭莩之灰古以占候，如冬至节律中黄钟之宫，则黄钟管之葭灰飞动。四换星灰，即谓经四年也。

[23]状头：谓讼状列首名之人。

[24]见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五四明罚门。

[25]《金史》卷四五《刑法志》。

[26]世宗：名褒，金太祖孙，在位二十九年。

[27]语出《后汉书》卷九三《李杜传》赞。李固：字子坚，汉中人。顺帝时对策为议郎。冲帝即位，以固为太尉。梁冀杀质帝，固与杜乔等议拥清河王蒜，冀恶之，策免固，立桓帝。卒为冀所杀。杜乔：字叔荣，河内人。亦以忤梁冀被杀。文宣指汉文帝、宣帝。

[28]孝桓：名志，章帝子，在位二十一年。

[29]见《后汉书》卷七《桓帝纪》。阎若璩曰：“按桓即位于闰六月庚寅。先三日丁亥，李固策免；杜乔为太尉，在次年之六月。诏乃即位后四十四日丙戌下，于李杜皆不相涉。”

[30]见《元史》卷十二《世祖纪》。

[31]见《新唐书》卷一七四。

[32]见《后汉书》七五。袁安：字邵公，汝南人。章帝时为司徒。

[33]范仲淹取班簿，视不才监司，一笔勾之。富弼曰：“范十二丈一笔勾去，焉知一家哭矣。”仲淹曰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参见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七。

[34]见《朱文公集》卷四五《答廖子晦》。“仁”，原作“能”。

[35]柳公绰，字仲郢，孙璧，珙；弟公权，公谅，理家甚严，子弟克奉诚训。当世言家法者，世称柳氏。见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五《柳公绰传》。

[36]见《宋史》卷三一六。包拯：字希仁，合肥人。仁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，历知开封府，迁右司郎中，立朝刚毅，人皆惮之。

贵廉

汉元帝时，贡禹^[1]上言：“孝文皇帝时，贵廉洁，贱贪污，贾人赞婚，及吏坐赃者，皆禁锢不得为吏。赏善罚恶，不阿亲戚。罪白者伏其诛，疑者以与民，师古曰：‘罪疑从轻也。’亡赎罪之法。亡，无同。故令行禁止，海内大化，天下断狱四百，与刑错^[2]亡异。武帝始临天下，尊贤用士，辟地广境数千里。自见功大威行，遂从奢^[3]欲。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吏。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^[4]者众。郡国^[5]恐伏其诛，则择便巧史书，习于计簿，能欺上府者，以为右职。师古曰：‘上府谓所属之府。右职，高职也。’奸轨不胜，则取勇猛能操切^[6]百姓（者）^[7]，以奇暴威服下者，使居大位。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，欺谩^[8]而善书者尊于朝，悖^[9]逆而勇猛者贵于官。故俗皆曰：‘何以孝弟为？财多而光荣。何以礼义为？史书而仕宦。何以谨慎为？勇猛而临官。’故黥、劓而髡、钳者，犹复攘臂为政于世。行虽犬彘，家富势足，目指气使，是为贤耳。师古曰：‘动目以指物，出气以使人。’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，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。兄劝其弟，父勉其子，俗之败坏，乃至于是。察其所以然者，皆以犯法得赎罪，求士不得真贤，相、守崇财利。师古曰：‘相，诸侯相也；守，郡守也。’诛不行之所致也。今欲兴至治，致太平，宜除赎罪之法；相、守选举不以实，及有赃者，辄行其诛，亡但免官，则争尽力为善。贵孝弟，贱贾人，进真贤，举实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^[10]

呜呼！今日之变，有甚于此。自神宗以来，黥货之风，日甚一日，国维不张，而人心大坏，数十年于此矣。《书》曰：“不肩好货，敢恭生生^[11]；鞫人谋人之保居，叙钦。”^[12]必如是而后可以立太平之本。

“禹又欲今近臣自诸曹侍中^[13]以上，家亡得私贩卖，与民争利。犯者辄免官削爵，不得仕宦。”^[14]此议今亦可行。自万历以后，天下水利碾础，场渡市集，无不属之豪绅，相沿以为常事矣。

^[1]贡禹：字少翁，琅邪人。元帝称其有伯夷之廉，史鱼之直。累官至御史大夫。

^[2]刑错：刑废而不用也。

^[3]从：读为“纵”。奢：读为“嗜”。

[4]命：名也；亡命：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。

[5]汉高祖分天下为国与郡二种：郡，为天子直辖；国，以封同姓及异姓之王。

[6]操：持也；切：刻也；操切：期法令之必行而不体恤民情也。

[7]者：依刘放说删。

[8]谩：诈也。

[9]悖：乱也。

[10]《汉书》卷七二《贡禹传》。

[11]肩：任。敢：进取。恭：读为共，给也。生生：犹生息，谓贷钱于人以取息也。谓不任用贪货盘剥之人。

[12]《尚书·盘庚》篇。鞠：养也。钦：兴也。谓能谋养人，使万民安居乐业者，则以其爵等登用之也。

[13]汉置尚书四人，为四曹；诸曹：诸尚书也。侍中：禁中分掌乘舆服物之官。

[14]《汉书》卷七二《贡禹传》。

著书之难

子书自《孟》《荀》之外，如《老》《庄》《管》《商》《申》《韩》，皆自成一家言。至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则不能自成，故取诸子之言，汇而为书，此子书之一变也。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，必不能多，大抵如《吕览》^[1]《淮南》之类耳。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，后世之所不可无，而后为之，庶乎其传也与？

宋人书如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，马贵与《文献通考》^[2]，皆以一生精力成之，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。而其中小有舛漏，尚亦不免。若后人书，愈多而愈舛漏，愈速而愈不传。所以然者，其视成书太易，而急于求名故也。

伊川先生^[3]晚年作《易传》成，门人请授。先生曰：“更俟学有所进。子^[4]不云乎，忘身之老也，不知年数之不足也；俛焉日有孳孳^[5]，毙而后已。”

^[1]《吕览》：即《吕氏春秋》。

^[2]马贵与：名端临，贵与其字也，宋末元初人。博极群书。《文献通考》，凡二十四门，三百四十八卷。所述事迹，上承唐杜佑《通典》，下迄宋宁宗。明王圻为之续，后人颇病其体例杂驳。清乾隆时，诏廷臣别续之，成书二百五十二卷；旋又撰《皇朝文献通考》二百六十六卷，与前二书合称“三通考”。

^[3]伊川先生：即程颐。

^[4]子：谓孔子。语见《礼记》。

^[5]俛：与“勉”通。孳孳：勤勉不息貌。

直言

张子有云：“民吾同胞。今日之民，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。救民以事，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；救民以言，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。”^[1]

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^[2]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，即许庶人之议矣。故盘庚之诰曰：“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，而国有大疑，卜诸庶民之从逆。”^[3]子产不毁乡校^[4]，汉文止辇受言^[5]，皆以此也。唐之中世，此意犹存。鲁山令元德秀^[6]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茆，玄宗为之感动^[7]。白居易为周至尉，作乐府及诗百余篇，规讽时事，流闻禁中，宪宗召入翰林^[8]。亦近于陈列国之风，听舆人之诵^[9]者矣。

诗之为教，虽主于温柔敦厚，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。如曰：“赫赫师尹，不平谓何。”^[10]如曰：“赫赫宗周^[11]，褒姒^[12]灭之。”如曰：“皇父卿士，番维司徒，家伯冢宰，仲允膳夫，聚子内史，蹶维趣马，楛惟师氏，艳妻煽方处。”^[13]如曰：“伊谁云从，维暴之云。”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，古人不以为嫌也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余以兰为可恃兮，羌^[14]无实而容长。”^[15]王逸^[16]《章句》：“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。”“椒专佞以慢慝^[17]兮。”《章句》：“谓楚大夫子椒。”洪兴祖补注《古今人表》^[18]，有令尹子椒。如杜甫《丽人行》：“赐名大国虢与秦^[19]，慎莫近前丞相嗔。”近于《十月之交》诗人之义矣。

孔稚珪^[20]《北山移文》，明斥周颙^[21]，刘孝标《广绝交论》^[22]，阴饥到溉^[23]。宗楚客^[24]规魏元忠^[25]，有十失之书；韩退之讽阳城，作《争臣》之论^[26]。此皆古人风俗之厚。

^[1]见《西铭》。张子：名载，北宋人，世称“横渠先生”。

^[2]见《论语》。

^[3]见《尚书·洪范》。伏：隐也。小人：谓庶民。言庶民之所欲箴规于上者，无或敢隐匿之。

^[4]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：“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。然明谓子产曰：‘毁乡校何如？’子产曰：‘何为！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；其所善者吾则行之，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，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。’”

^[5]见《汉书》卷四九《袁盎传》。

[6]元德秀：字紫芝，唐河南人。家贫，求为鲁山令，岁满去职。天宝中卒。天下高其行，称曰“元鲁山”。

[7]见《新唐书》卷一九四。

[8]见《旧唐书》卷一六六。

[9]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：“楚师背鄙而舍，晋侯患之；听与人之诵曰：‘原田每每，舍其旧而新是谋。’公疑焉。”

[10]语见《诗·小雅·节南山》。赫赫：显盛貌。师尹：太师尹氏也。谓何：犹云何也。

[11]语见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。周武王都镐，称镐京为“宗周”，言王畿之地为天下所宗。

[12]周幽王之宠妃。生子伯服。王废申后及太子宜咎，而立褒姒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申侯与犬戎攻周，杀之。

[13]语见《诗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。皇父、家伯、仲允，皆字。番、棨、颀、柄，皆氏。趣马、师氏，亦皆官名。趣马：掌马政；师氏：掌司朝得失之事。艳妻：指褒姒。煽：炽也。

[14]羌：楚人语词，犹“乃”也。

[15]此句谓但外貌长好，而内无诚信之实。

[16]王逸：字叔师，后汉宜阳人，著有《楚辞章句》十七卷。

[17]滔：淫也。

[18]洪兴祖：字广善，宋丹阳人，著《楚辞补注》十七卷。

[19]杨贵妃有姊三人，皆丰硕修整，工于谨浪。天宝中，封大姨为韩国夫人，三姨为虢国夫人，八姨为秦国夫人，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费。

[20]孔稚珪：字德璋，南齐山阴人。风韵清疏，不乐世务，仕至都官尚书。

[21]周颙：字彦伦，音辞辨丽，工隶书，兼善《老》《易》，长于佛理。

[22]刘孝标：南朝梁人，名峻，性好学，闻人有异书，辄往借之，人谓之书淫，著《广绝交论》，大意言因五交而生三衅，慨世情浇薄。又有《山栖志》《类苑》《世说新语注》。卒谥元靖先生。

[23]到溉：字茂灌。梁彭城人。与弟洽俱知名，时人比之二陆。性率俭，不好声色，所莅以清白自修。仕至御史中丞、吏部尚书。

[24]宗楚客：字叔敖，唐蒲州人。武后其从姑。登进士第，垂拱中位至宰相；韦后时，与纪处讷为党，世号宗、纪。韦后败，伏诛。

[25]魏元忠：初名真宰，唐宋城人。好兵术，跌宕少检。中宗在东宫时，元忠为检校左庶子，时二张势倾朝廷，元忠尝奏曰：“臣不能徇忠，使小人在君侧。”易之等恨怒，因谮元忠下狱。中宗复位，拜中书令。后宗楚客致其罪，贬务川尉。卒谥“贞”。

[26]文载《韩集》卷十四。阳城：字亢宗，唐北平人。为谏议大夫，尝疏留陆贽；帝欲相裴延龄，又尝哭于庭，力沮之。

文人之多

唐宋以下，何文人之多也！固有不识经术，不通古今，而自命为文人者矣。韩文公《符读书城南》诗曰：“文章岂不贵，经训乃菌菑^[1]。潢潦^[2]无根源，朝满夕已除。人不通古今，马牛而襟裾。行身陷不义，况望多名誉。”而宋刘挚^[3]之训子孙，每曰：“士当以器识为先，一号为文人，无足观矣。”^[4]然则以文人名于世，焉足重哉？此扬子云所谓“摭我华而不食我实”^[5]者也。黄鲁直言：“数十年来，先生君子，但用文章提奖后生，故华而不实。”^[6]本朝嘉靖以来，亦有此风。而陆文裕深^[7]所记刘文靖健^[8]告吉士之言，空同李梦阳^[9]大以为不平矣。见《停驂录》^[10]

《宋史》言：“欧阳永叔与学者言，未尝及文章，惟谈吏事。谓文章止于润身，政事可以及物。”^[11]

[1] 菑：田垦一年曰首。菑：熟田。

[2] 潢：小池；潦：路上流水。

[3] 刘挚：字莘老，东光人。嘉祐中，擢甲科，累官尚书右仆射。性峭直，勇于去恶。绍兴初，追谥忠肃。有《忠肃集》。

[4] 见《宋史》卷三四〇。

[5] 《法言·问明》。

[6] 《黄文节公全集·与洪氏四甥书》。

[7] 陆深，字子渊，号山，明上海人。文裕其谥也。登弘治进士，累官至詹事府詹事卒。著书《停驂录》外，有《南巡曰录》等二十余种。

[8] 刘健，字希贤，明洛阳人。孝宗时，进文渊阁大学士，代徐溥为首辅。学问深粹，以身任天下之重。卒谥文靖。

[9] 李梦阳：字献吉，明庆阳人。弘治进士，官至江西提学副使。工诗古文，才力富健，以复古自命，著有《空同集》。

[10] 《停驂录》李宪副条。

[11] 《宋史》卷三一九《欧阳修传》。

文人摹仿之病

近代文章之病，全在摹仿。即使逼肖古人，已非极诣，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？且古人作文，时有利钝。梁简文^[1]《与湘东王书》^[2]云：“今人有效谢康乐^[3]、裴鸿胪^[4]文者。学谢则不屈其精华，但得其冗长；师裴则蔑弃其所长，惟得其所短。”宋苏子瞻^[5]云：“今人学杜甫诗，得其粗俗而已。”叶水心^[6]言：庆历、嘉祐以来，天下以杜甫为师，始终唐人之学，谓之江西宗派。金之诗云：“少陵^[7]自有连城璧，争奈微之^[8]识砭砭。”夫文章一道，犹儒者之末事，乃欲如陆士衡^[9]所谓“谢朝华于已披，启夕秀于未振”者，今且未见其人。进此而窥著述之林，益难之矣。

效《楚辞》者，必不如《楚辞》；效《七发》者，必不如《七发》。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，既恐失之，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^[10]。

洪氏^[11]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枚乘作《七发》，创意造端，丽辞腴旨，上薄骚些^[12]，故为可喜。其后继之者，如傅毅《七激》，张衡《七辩》，崔駰《七依》，马融《七广》，曹植《七启》，王粲《七释》，张协《七命》之类，规仿太切，了无新意。傅玄又集之以为《七林》，使人读未终篇，往往弃之几格。柳子厚《晋问》乃用其体，而超然别立机杼，激越清壮，汉晋诸文士之弊，于是一洗矣。东方朔《答客难》，自是文中杰出。扬雄拟之为《解嘲》，尚有驰骋自得之妙。至于崔驱《达旨》，班固《宾戏》，张衡《应间》，皆章摹句写，其病与《七林》同。及韩退之《进学解》出，于是一洗矣。”^[13]其言甚当。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。若其意，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围之外也。

如扬雄拟《易》而作《太玄》，王莽依《周书》而作《大诰》，皆心劳而日拙者矣。《世说》：“王隐论扬雄《太玄》虽妙，非益也。古人谓之屋下架屋。”^[14]

《曲礼》之训：“毋剿说，毋雷同。”此古人立言之本。

[1]梁简文：即梁简文帝。幼而聪睿，识悟过人，读书十行俱下，著书甚多。

[2]书见《梁书》卷四九《庾肩吾传》。湘东王即梁元帝。幼眇一目，性不好声色。简文帝为侯景所杀，帝命王僧辩平侯景，遂即位于江陵。在位三年，为魏人所杀。著有《汉书注》等四百三十卷。

[3]谢康乐：即谢灵运。

[4]裴鸿胪：名子野，字几原。梁武帝时累官至鸿胪卿。著有《宋略·众僧传》等书。

[5]苏子瞻：即苏轼。

[6]叶水心：即叶适。

[7]杜甫自称少陵野老。

[8]微之：元稹字。

[9]陆士衡：即陆机。

[10]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子独不闻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？未得国能，又失其故行矣。”

[11]洪氏：即宋洪迈。

[12]《楚辞》语尾多用“些”字，故曰骚些；《骚》即《离骚》。

[13]《容斋随笔》卷七七《七发》条。

[14]《世说》卷上之下：“庾仲初作《扬都赋》成，庾亮曰：‘三《二京》，四《三都》。’谢太傅曰：‘此是屋下架屋。’”

文章繁简

韩文公作《樊宗师墓铭》曰：“维古于辞必已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贼。后皆指前公相袭，从汉迄今用一律。”此极中今人之病。若宗师之文^[1]，则惩时人之失，而又失之者也。如《绛守居图池记》，以“东西”二字平常，而改为“甲辛”，殆类吴人之呼庚癸^[2]者矣。作书须注，此自秦汉以前可耳。若今日作书，而非注不可解，则是求简而得繁，两失之矣。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^[3]胡赞宗修《安庆府志》，书正德中刘七事，大书曰：“七年闰五月，贼七来寇江境。”而分注于贼七之下曰“姓刘氏”举以示人，无不笑之。不知近日之学为秦汉文者，皆“贼七”之类也。

辞主乎达，不论其繁与简也。繁简之论兴，而文亡矣。《史记》之繁处，必胜于《汉书》之简处。《容斋随笔》论《卫青传》封三校尉语^[4]。《史记》胜《汉书》处，正不独此。《新唐书》之简也，不简于事，而简于文，其所以病也。

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，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^[5]，此不须重见，而意已明。“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则必厌酒肉后反。其妻问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‘良人出，则必厌酒肉而后反，问其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显者来。吾将眴良人之所之也。’”^[6]“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‘始舍之，圉圉焉，少则洋洋焉，悠然而逝。’子产曰：‘得其所哉？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，曰：

‘孰谓子产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！’”^[7]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。此《孟子》文章之妙。使人《新唐书》，于齐人则必曰：“其妻疑而眴之。”于子产，则必曰：“校人出而笑之。”两言而已矣。是故辞主乎达，不主乎简。刘器之^[8]曰：“《新唐书》叙事，好简略其辞，故其事多郁而不明。此作史之病也。且文章岂有繁简邪？昔人之论，谓‘如风行水上，自然成文’，若不出于自然，而有意于繁简，则失之矣。”当日《进新唐书表》云：“其事则增于前，其文则省于旧。”《新唐书》所以不及古人者，其病正在此两句也。

《黄氏日钞》言：“苏子由《古史》^[9]改《史记》，多有不当。如《樗里子传》，《史记》曰：‘母韩女也，樗里子滑稽多智。’《古史》曰：‘母韩女也，滑稽多智。’似以母为滑稽矣。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？《甘茂传》，《史记》曰：‘甘茂者，下蔡人也。事下蔡史举，学百家之说。’《古史》曰：‘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。’似史举自学百家矣。然则事之一字，其可省乎？”^[10]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。字而可省，太史公省之久矣。

[1] 宗师为文，不肯蹈袭前人，一言一句皆戛戛独造，时号“涩体”。

[2] 《左传》：“若登山以呼曰‘庚癸’乎，则诺。”注：“庚，西方，主谷；癸，北方，主水。”

[3] 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[4] 《容斋随笔》卷一《文章繁简有常》条。

[5] 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

[6] 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。眈：窥视。

[7] 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。

[8] 刘器之，即刘安世，金祁阳人，善画。

[9] 凡六十卷。所述上起伏羲，下迄秦始皇帝，凡本纪七，世家十六，列传三十七。

[10] 《黄氏日钞》卷五一。

文人求古之病

《后周书·柳蚪传》：“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，蚪以为时有今古，非文有今古。”^[1]此至当之论。夫今之不能为二汉，犹二汉之不能为《尚书》《左氏》，乃剿取《史》《汉》中文法以为古，甚者猎其一二字句，用之于文，殊为不称。元阿鲁图^[2]《进宋史表》曰：“且辞之繁简以事，而文之今古以时。”盖用柳蚪之语^[3]。

以今日之地为不古，而借古地名；以今日之官为不古，而借古官名；舍今日恒用之字，而借古字之通用者，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。

《唐书》：“郑余庆^[4]奏议，类用古语，如‘仰给县官马万蹄’，有司不晓何等语，人訾其不适时。”^[5]

宋陆务观《跋前汉通用古字韵》^[6]曰：“古人读书多，故作文时，偶用一二古字，初不以为工，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。近时乃或钞掇《史》《汉》中字入文辞中，自谓工妙，不知有笑之者。偶见此书，为之太息，书以为后生戒。”^[7]

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曰：“凡书官衔，俱当从实。如廉访使、总管之类，若改之曰监司、太守，是乱其官制，久远莫可考矣。”^[8]

何孟春^[9]《余冬序录》曰：“今人称人姓，必易以世望^[10]；称官，必用前代职名；称府州县，必用前代郡邑名，欲以为异。不知文字间著此，何益于工拙？此不惟于理无取，且于事复有碍矣。李姓者称陇西公，杜曰京兆，王曰琅邪，郑曰荥阳，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，可乎？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间孙光宪辈始。

《北梦琐言》称冯涓^[11]为长乐公^[12]，《冷斋夜话》^[13]称陶谷^[14]为五柳公^[15]，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，尤是可鄙。官职郡邑之建置，代有沿革，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，后将何所考焉？此所谓‘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’者也。”^[16]

于慎行^[17]《笔麈》曰：“《史》《汉》文字之佳，本自有在，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。今人慕其文之雅，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，此应为古人笑也。《史》《汉》之文，如欲复古，何不以三代^[18]官名施于当日，而但记其实邪？文之雅俗，固不在此，徒混淆失实，无以示远，大家不为也。予素不工文辞，无以模拟。至于名义之微，则不敢苟。寻常小作，或有迁就，金石之文，断不敢于官名地名，以古易今。前辈名家，亦多如此。”^[19]

[1] 见《后周书》卷三八。

[2] 阿儿刺博尔术四世孙。至元中袭封广平王，拜中书右丞相，为治识大体。

[3] 《欧阳圭斋文集》卷十三。

[4] 郑余庆：字居业，唐荥阳人。由翰林学士，累官检校司徒，封荥阳县公。善属文，每奏对，多傅经义。

[5] 《新唐书》卷一六五。

[6] “韵”下应有“编”字。

[7] 《渭南文集》卷二八。

[8] 《辍耕录》卷五《碑志书法》。

[9] 何孟春：字子元，明郴州人，师李东阳，学问该博。尝巡抚云南，讨平十八寨叛蛮，卒谥文简。所著《余冬序录》外，有《何文简疏议》《何燕泉诗》《家语注》。

[10] 世望：犹言“门望”，谓其世盛著，为众所仰望者。

[11] 冯涓：字信之，前蜀东阳人。王建掠蜀，以为翰林学士，御史大夫。有文集。

[12] 长乐公：后周冯道历事四朝，自号“长乐老”，故因以为称。

[13] 《冷斋夜话》：宋释惠洪撰，凡十卷。

[14] 陶谷：字秀实，宋新平人，历仕晋、汉、周、宋，为人隽辨弘博，然奔竞务进。开宝中卒。

[15] 五柳公：晋陶渊明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。

[16] 《余冬序录》卷四六《考古》。

[17] 于慎行：字可远，明东阿人，更字无垢。登隆庆进士，累迁礼部尚书、太子少保，卒谥文定。所著《笔麈》外，有《谷城山馆诗文集》。

[18] 三代：夏、商、周。

[19] 《笔麈》卷八《诗文》。

诗体代降^[1]

《三百篇》之不能不降而《楚辞》，《楚辞》之不能不降而汉魏，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，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，势也。用一代之体，则必似一代之文，而后为合格。

诗文之所以代变，有不得不变者。一代之文，沿袭已久，不容人人皆道此语。今且千数百年矣。而犹取古人之陈言，一一而摹仿之，以是为诗可乎？故不似，则失其所以为诗；似，则失其所以为我。李、杜^[2]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，以其未尝不似，而未尝似也。知此者，可与言诗也已矣。

^[1]陈垣《日知录校注》：“只可谓代异，无所谓升降。”

^[2]李：李白；杜：杜甫。

酒禁

先王之于酒也，礼以先之，刑以后之^[1]。《周书·酒诰》：“厥或告曰：群饮^[2]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。”此刑乱国用重典也。《周官^[3]·萍氏》^[4]：“凡酒^[5]谨酒^[6]。”而《司隸》^[7]：“禁以属^[8]游饮食于市者。若不可禁，则搏而戮之。”^[9]此刑平国用中典也。一献之礼，宾主百拜，终日饮酒，而不得醉焉，则未及乎刑，而坊^[10]之以礼也。故成康^[11]以下，天子无甘酒之失，卿士无酣歌之愆。至于幽王，而“天不湏尔”^[12]之诗始作，其教严矣。汉兴，萧何^[13]造律，三人以上，无故群饮酒，罚金四两。曹参^[14]代之，自谓遵其约束，乃园中闻吏醉歌呼，而亦取酒张饮，与相应和；是并其画一之法而亡之也。坊民以礼，鄭侯既阙之于前；纠民以刑，平阳复失之于后，弘羊踵此，从而榷酤^[15]夫亦开之有其渐乎！

武帝天汉三年，初榷酒酤。昭帝始元六年，用贤良文学^[16]之议罢之，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，升四钱^[17]，遂以为利国之一孔^[18]。而酒禁之弛，实滥觞^[19]于此。《困学纪闻》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^[20]。然史之所载，自孝宣^[21]已后，有时而禁，有时而开。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，诏天下州县，各量定酤酒户，随月纳税；除此之外，不问官私，一切禁断。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，意在榷钱，而不在酒矣。宋仁宗乾兴初，言者以天下酒课，月比岁增，无有艺极，非古禁群饮节用之意。孝宗淳熙中，李焘^[22]奏谓：“设法劝饮以敛民财。”^[23]周辉《杂志》^[24]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羨，此榷酤之弊也。至今代则既不榷缙^[25]，而亦无禁令，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，比于饔飧之不可阙；若水之流，滔滔皆是，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。

邴原^[26]之游学，未尝饮酒，大禹之疏仪狄^[27]也；诸葛亮之治蜀，路无醉人，武王之化妹邦也^[28]。

《旧唐书·杨惠元传》：“充神策京西兵马使，镇奉天。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。帝御望春楼赐宴，诸将列坐。酒至神策，将士皆不饮。帝使问之，惠元时为都将，对曰：‘臣初发奉天，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：斯役也，将策大勋，建大名，凯旋之日，当共为欢；苟未

戎捷，无以饮酒。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。’既发，有司供饩于道路，唯惠元一军瓶罍不发。上称叹久之，降玺书慰劳。及田悦叛，诏惠元领禁兵三千，与诸将讨伐，御河^[29]夺三桥，皆惠元之功也。”^[30]能以众整如此，即治国何难哉？沈括《笔谈》言：“太宗朝禁卒买鱼肉及酒人营门者有罪。”^[31]

魏文成帝^[32]大安四年，酿、酤、饮者皆斩。金海陵^[33]正隆五年，朝官饮酒者死。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，造酒者本身配役，财产、女子没官。可谓用重典者矣。然立法太过，故不久而弛也。水为地险，酒为人险。故《易·爻》之言酒者，无非《坎卦》。而萍氏掌国之水禁，水与酒同官。黄鲁直^[34]作《黄彝字说》云：“酒善溺人，故六彝皆以舟为足。”徐尚书石麒^[35]有云：“《传》曰：‘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故多死焉。’酒之祸烈于火，而其亲人甚于水；有以夫，世尽妖于酒而不觉也。”读是言者，可以知保生之道。《萤雪说丛》言：“顷年陈公大卿生平好饮。一日席上与同僚谈，举知命者不立乎严墙之下问之，其人曰：‘酒亦严墙也。’陈因是有闻，遂终身不饮。”^[36]顷者米醪不足而烟酒兴焉，则真变而为火矣。

[1] 此句谓以礼节之于先，以刑禁之于后。

[2] 其有告汝曰：有人群聚饮酒者。

[3] 《周礼》亦称《周官》。

[4] 萍氏：《周礼》秋官之属，掌国之水禁。

[5] 几：察也。查察酤酒之过多及非时者。

[6] 谨酒：使民戒慎于酒。

[7] 鹵：古“暴”字。司鹵：《周礼》地官之属，掌禁暴乱者。

[8] 属：犹群也。

[9] 戮：谓扑辱之。

[10] 坊：与“防”通。

[11] 周成王：武王子，名诵，在位三十七年。康王：成王子，名钊，在位二十六年。

[12] 湎：沉于酒。

[13] 萧何：沛人，佐汉高祖定天下，封郑侯，为开国名相。

[14] 曹参：沛人。与萧何同起，封平阳侯。代何为相，一遵何约束。百姓歌之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较若画一；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靖，民以宁一。”

[15] 榷：官造物专买曰“榷”。榷酤：由公家专利酤酒。

[16] 贤良文学：一种科举名称。汉文帝诏举贤良方正文学才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。

[17]升四钱：谓每酒一升，价四钱也。

[18]孔：犹“端”也。

[19]滥觞：事之发端。

[20]《困学纪闻》卷四《萍氏几酒》条。

[21]孝宣：汉宣帝。

[22]李焘：字仁甫，宋丹棱人。登绍兴时进士，以名节学术知名海内，累官吏部侍郎。著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易学》等数百卷。

[23]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六六《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神道碑》。

[24]《清波杂志》卷六。

[25]缙：钱贯也，因亦为钱之称。

[26]邴原：字根矩，后汉朱虚人。与管宁俱以操尚称。孔融举原有道，历迁五官将长史，闭门自守，非公事不出。

[27]仪狄：古之善为酒者。相传仪狄进酒于禹，禹饮而甘之，曰：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”遂疏仪狄。

[28]妹邦：地名，殷纣所都处，在今河南淇县北。

[29]“御河”上原有“战”字，不能省。

[30]《旧唐书》卷一四四，《新唐书》卷一五六已改易。

[31]《梦溪笔谈》卷二五。

[32]魏文成帝：北朝后魏第四帝。

[33]金海陵：即金废帝。

[34]黄庭坚，字鲁直，自号山谷道人。宋分宁人。文章天成，与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，俱游苏轼门，称四学士。而庭坚尤长于诗，世号“苏黄”。又善行草书。

[35]徐石麒：字实摩，明嘉兴人。天启进士。福王时，召拜吏部尚书。嘉兴城陷，自缢，殉国。

[36]《萤雪丛说》卷下。

赌博

万历之末，太平无事，士大夫无所用心，间有相从赌博者。至天启中，始行马吊^[1]之戏。而今之朝士，若江南、山东，几于无人不为此；有如韦昭^[2]论所云“穷日尽明，继以月昏烛，人事旷而不修，宾旅阙而不接”者，吁！可异也。考之《汉书》，安丘侯张拾，^[3]侯黄遂，樊侯蔡辟方，并坐搏掩，免为城旦^[3]。《货殖传》：“掘冢博掩，犯奸成富。”王符《潜夫论》^[4]以游博持掩为事。师古^[5]曰：“搏，或作博，六博也。掩，意钱^[6]之属也。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：“能挽满、弹棋、恻五、六传、蹴鞠，意钱之戏。”皆戏而赌取财物。”《宋书·王景文传》：“为右卫将军，坐与奉朝请^[7]毛法因扑戏^[8]，得钱百二十万，白衣领职。”^[9]《刘康祖传》：“为员外郎十年，再坐樗蒲戏免。”^[10]《南史·王质传》：“为司徒左长史，坐招聚博徒免官。”^[11]《金史·刑志》：“大定八年，制品官犯赌博法：赃不满五十贯者，其法杖听赎；再犯者杖之。上曰：‘杖者所以罚小人也。既为职官，当先廉耻；既无廉耻，故以小人之罚罚之。’”^[12]今律犯赌博者，文官革职为民，武官革职随舍，余食粮差操，亦此意也。但百人之中，未有一人坐罪者，上下相容，而法不行故也。晋陶侃^[13]勤于吏职，终日敛膝危坐，阃外多事，千绪万端，罔有遗漏。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，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，悉投于江；将吏则加鞭扑。卒成中兴之业，为晋名臣。唐宋璟为殿中侍御史，同列有博于台中者，将责名品而黜之，博者惶恐自匿；后为开元贤相。而史言文宗^[14]切于求理，每至刺史面辞，必殷勤戒敕曰：“无嗜博！无饮酒！”内外闻之，莫不悚息。然则勤吏事而纠风愆，乃救时之首务矣。

《唐书》言：“杨国忠以善樗蒲，得人供奉。常后出，专主蒲簿，计算钩画，分铢不误。帝悦曰：‘度支郎^[15]才也。’”^[16]卒用之而败。玄宗末年荒佚，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，此亦国家之妖孽也。今之士大夫，不慕姚崇、宋璟，而学杨国忠，亦终必亡而已矣。

《山堂考索》^[17]：“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，上封者言：‘进士萧玄之本名琉，尝因赌博抵杖刑；今易名赴举登第。’诏有司召玄之诘

问，引伏，夺其敕，赎铜四十斤遣之。”^[18]宋制之严如此。今之进士，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。

《晋中兴书》^[19]载陶士行^[20]言：“樗蒲，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。”^[21]近日士大夫多为之，安得不胥天下而为外国乎？

《辽史》：“穆宗^[22]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，与群臣为叶格戏。”^[23]解曰：“宋钱僖公家有叶子揭格之戏。”按应历十九年，为宋太祖之开宝二年。是契丹先有此戏，不知其所自来。而其年二月己卯即为小哥等所弑。君臣为谑，其祸乃不旋踵。此不祥之物，而今士大夫终日执之，其能免于效尤之咎乎？《宋史·太宗纪》：“淳化二年闰月己丑，诏犯蒲博者斩。”^[24]《元史·世祖纪》：“至元十二年，禁民间赌博，犯者流之北地。”^[25]刑乱国用重典，固当如此。

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？曰：君子勤礼；小人尽力。

^[1]马吊：赌具之一种。略与纸牌相似。共四十页。

^[2]韦昭：字弘嗣，三国吴云阳人。孙皓时，为侍中，领国史，以持正为皓所杀。著《博弈论》，为时所称。并注《国语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书。

^[3]秦汉时徒刑。昼伺寇，夜筑城，故谓之“城旦”。

^[4]王符：东汉临泾人。为人耿介，志意蕴积，隐居著书，以讥当时之得失；不欲章其名，号曰《潜夫论》。

^[5]师古：即颜师古，字籀，唐万年人，官至秘书监，弘文馆学士。为太子注《汉书》。

^[6]意钱：亦称“摊钱”，压钱戏。

^[7]朝清：官名，谓奉朝会请召。

^[8]蒲：音蒲；蒲戏：即樗蒲戏，古博戏，犹后世之掷色子。

^[9]见《后汉书》卷六四。白衣领职，谓革职留任。

^[10]《宋史》卷五〇。

^[11]《南史》卷二三。

^[12]《金史》卷四五。

^[13]陶侃：字士行，晋寻阳人。明帝时，拜征西大将军，都督荆襄军事，平苏峻之乱。其忠顺勤劳，人比之诸葛孔明。

^[14]文宗：名昂，唐第十四帝。穆宗子，在位十三年。

^[15]度支郎：掌财政之官。

^[16]见《新唐书》卷二〇六，而《旧唐书》卷一〇六无。

^[17]《山堂考索》：宋章如愚撰。前集六十六卷，后集六十五卷，续集五十二卷，别集二十五卷。博采诸家，衷以己意，考辨精核，为南宋类书之佳者。

[18] 《山堂考索后集》卷三七士门贡举类。

[19] 《晋中兴书》：何法盛撰。

[20] 陶士行：即陶侃。

[21] 《世说新语·政事篇》注引。

[22] 穆宗：名璟，小字述律，即辽第四帝。

[23] 《辽史》卷七。

[24] 《宋史》卷五。

[25] 《元史》卷八。

方音

五方之语，虽各不同，然使友天下之士，而操一乡之音，亦君子之所不取也。故仲由之嘑^[1]，夫子病之；缺舌之人，孟子所斥^[2]。而《宋书》谓高祖“虽累叶江南，楚言未变，雅道风流，无闻焉尔。”^[3]又谓长沙王道怜“素无才能，言音甚楚，举止施为，多诸鄙拙”^[4]。《世说》言：“刘真长^[5]见王丞相^[6]；既出，人问见王公云何？答曰：‘未见他异，惟闻作吴语耳！’又言：‘王大将军^[7]年少时，旧有田舍名，语音亦楚。’又言：‘支道林^[8]入东，见王子猷^[9]兄弟还，人问见诸王何如？’答曰：‘见一群白项鸟，但闻唤哑哑声。’”^[10]《北史》谓丹阳王刘昶^[11]：“呵骂童仆，音杂夷夏，虽在公坐，诸王每侮弄之。”^[12]夫以创业之君，中兴之相，不免时人之议，而况于士大夫乎？北齐杨愔^[13]称裴献之^[14]曰：“河东士族，京官不少，惟此家兄弟，全无乡音。”^[15]其所贱可知矣。至于著书作文，尤忌俚俗。《公羊》多齐言，《淮南》多楚语；若《易传》《论语》，何尝有一字哉！若乃讲经授学，弥重文言。是以孙详、蒋显曾习《周官》，而音乖楚夏，左思《魏都赋》：“盖音有楚夏者，士风之乖也。”^[16]则学徒不至；《梁书·儒林传》陆倕云：李业兴^[17]学问深博，而旧音不改，则为梁人所笑。《北史·本传》邳下人士，音辞鄙陋，风操蚩拙^[18]，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。《家训》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，盖必自其发言始也。

《金史·国语解序》曰：“今文《尚书》^[19]辞多奇涩，盖亦当世之方音也。”

《荀子》每言“案”，《楚辞》每言“羌”，皆方音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张华^[20]论韵，谓士衡^[21]多楚，可谓衔灵均^[22]之声余，失黄钟^[23]之正响也。”^[24]

[1] 嘑：语言粗俗。

[2] 缺：鸟名，伯劳也；缺舌：谓其语若鸟鸣之不可通。《孟子》：“今也南蛮缺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。”

[3] 《宋书》卷五二《传论》。

[4] 《宋书》卷五一。

[5]刘真长：名俊，晋相人。为人清远有标格，雅善言理，官至丹阳尹。

[6]王丞相：即王导。字弘茂，少有风鉴，识量清远。元帝为琅琊王时，导知天下将乱，劝王收贤俊与共事。及即位，参与机务，朝野倾心，号称“仲父”。历辅明帝、成帝。晋之中兴，导功为多。

[7]王大将军：即王敦，字处仲，导之从兄。尚武帝女襄城公主。元帝时为征南大将军。

[8]支道林：名遁，晋僧，陈留人，善草隶。

[9]王子猷：名徽之。羲之子。性卓犖不羁，仕至黄门侍郎。

[10]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。

[11]刘昶：宋文帝第九子，后归魏，三尚公主，封丹阳王。

[12]《北史》卷二九。

[13]杨愔：字遵严，北齐人。早著声誉，风标鉴裁为朝野所称。天保初，封开封王。

[14]裴谡之：字士平。为许昌太守，清廉为民所爱。

[15]《北齐书》卷三五。

[16]《文选》卷六。

[17]李业兴：后魏长子人。博涉百家，尤长算历。孝庄帝时，以造历，封长子伯。

[18]蚩：与“媼”通，丑也。

[19]《尚书》有今文、古文之别。汉初伏生所传二十八篇，学者递相授受，写以汉隶，故谓之“今文尚书”。

[20]张华：字茂先，晋方城人。学问优博，时人比之子产。位至右光禄大夫，封广武侯。著有《博物志》。

[21]士衡：陆机字。机有异才，文章冠世。晋太康末，与弟云俱入洛，张华见之曰：“伐吴之功，利获二俊。”后遇害。有《陆平原集》。

[22]灵均：屈原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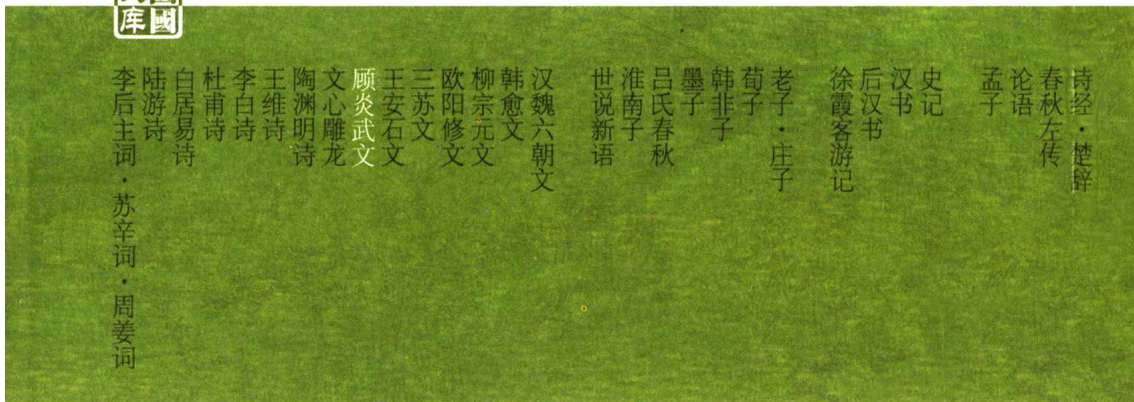
[23]黄钟：十二律之一。

[24]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。

丛书策划 韩敏 赖洁玉
责任编辑 刘丹 程可嘉
装帧设计 宋硕昌 钟梦瑶

本文库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
冯天瑜 总序



ISBN 978-7-5403-3455-0



9 787540 334550 >

定价：16.80元